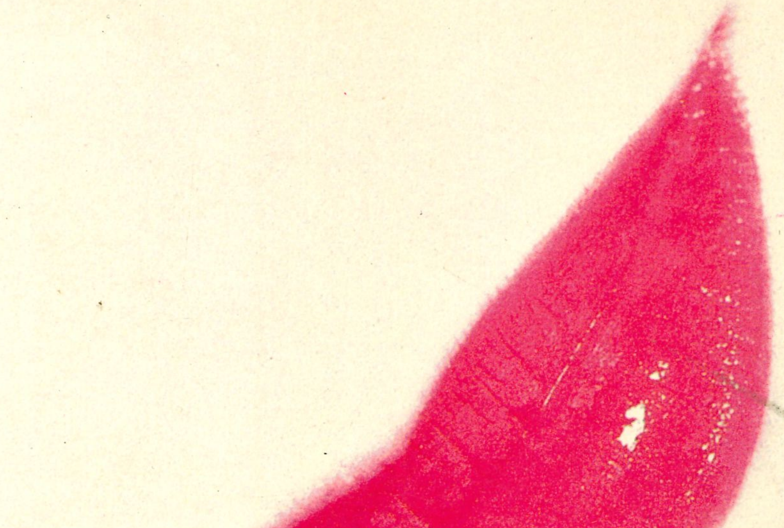
# 非常任務

JOHN GARDNER著・張時譯



007情報員的最新故事

詹姆士・龐德——〇〇七號情報員，英俊瀟灑、風度翩翩，嗜愛名車名酒、美女美食，吸用定製菸捲、穿戴昂貴服飾，是賭桌上冷靜驃悍的贏家、也是脂粉陣中無往不利的玩家，而在無數驚險刺激的危機中，他更是一個凶猛狠毒的煞星，每以超人的勇氣、毅力、和機智化險爲夷、屢建奇功，不但贏得『先斬後奏』的特權，更成爲本世紀最受讀者和觀衆熱愛的偶像。

約翰・卡納——繼『格殺勿論』（皇冠當代名著精選四十八）後，這位歐美家喻戶曉的偵探小說名家，今年五月再度推出了這本〇〇七號情報員的最新故事，蟬連全美金榜前茅已二十周。

非常任務——從那件劫機案開始，龐德和這位聰明性感的女郎，捲入一連串無比驚險刺激的生死行動中，那個妖艷撩人的法國少婦究竟扮演着什麼角色？而那些政治陰謀漩渦又將……

# 非常任務

JOHN GARDNER著・張時譯



007情報員的最新故事

皇冠叢書

非常任務

當代名著精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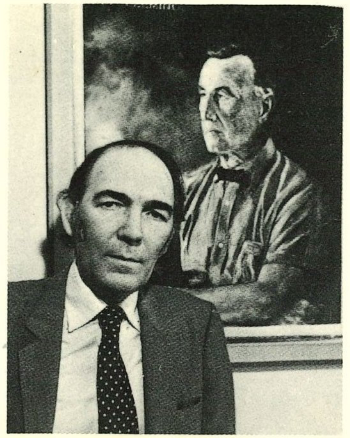
103


非常任務

JOHN GARDNER著・張時譯




NT$90.00



本書原著者
約翰・卡納
（背後是易安・佛萊明的畫像）

約翰・卡納的暢銷名著

格殺勿論

非常任務

HK$15.00

當代名著精選103

# 非常任務

# FOR SPECIAL SERVICES

John Gardner

張時譯

# 作者序

詹姆士·龐德的延續故事第一册──『格殺勿論』（皇冠名著精選四十八種）出版時，我必須對原書版權公司──吉德羅出版公司──致最大謝意，因爲他們邀請我追隨伊安·佛萊明的足跡，把龐德先生帶進八〇年代。我特別要感謝鄧尼斯·佐斯、彼得·傑生史密斯，和約翰·派金生對我的忍耐與信賴。

我必須特別向普特南出版公司的彼得·以色列致意，還有我的私人經理德斯蒙·伊略特，他們給我極有價值的協助與支持。我也想表示個人對紳寶公司和瑞典北歐紳寶的謝意，他們付了許多時間與精神，忍耐與熱誠，爲我證實詹姆士·龐德的車子實在存在。我特別也要提

及對我多方幫助的約翰·史墨頓、史帝夫·安德烈西亞、費爾·郝爾、約翰·愛德華、伊安·阿柯克、彼得·塞爾茲和漢斯·桑吉斯特。

當我爲『**格殺勿論**』的完成而致謝時，我發現我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名字——他是個學識豐富的人，他私人所研究出的一份汽車清單，使我得讓龐德先生坐進紳寶車；他是東尼·史奈爾。

伊安·佛萊明是個十分偉大的藝人，他一向企圖——也讓所有作家有所遵循——使每個關節都能接合得天衣無縫。NORAD指揮總部的確存在于科羅拉多州的謝央山——而我對這個傑出的防衞基地實在無法作詳細描述。所以本書必須作若干發明。所有提及的人造衞星都存在，我也了解目前已有一種粒子光束武器的競賽正在進行之中。

在人造衞星中，唯一的例外是我創造了很重要的一個，天狼。不過，在本書出版時，即使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承認它存在於太空軌道上，但我堅決相信這種性能的武器是眞實而且存在。



# 主要人物表

**詹姆士·龐德**——英國〇〇七號情報員。

**李安妮**（綽號『**可愛**』）——英國情報局職員。

**恩斯特·布洛菲**——幽靈黨前故領袖。

**畢馬克**——巨富企業家。

**妮娜·畢馬克**——畢馬克之妻。

**陸華特**——畢馬克合夥人。

**馬　沙**——畢馬克之殺手。

**林飛力**——龐德老友，因公傷殘。

**林雪南**——林飛力之女。

# 目錄


第一章　三個紅零……一三
第二章　九十秒鐘……一五
第三章　沼澤古屋……二三
第四章　枕上細思……三一
第五章　故人之女……三七
第六章　版畫珍品……四七
第七章　强迫邀請……五五
第八章　死亡通知……六五





第九章　好戲登場……七五
第十章　直驅虎穴……八三
第十一章　畢氏莊園……九七
第十二章　導遊觀光……一一三
第十三章　精心傑作……一三五
第十四章　長脚毒蟻……一四九
第十五章　驚險賽車……一六一
第十六章　投懷送抱……一七九
第十七章　太空之狼……一九三
第十八章　閃電戰術……二〇五
第十九章　四星上將……二一七
第二十章　深山基地……二二七
第二十一章　廬山面目……二四五
第二十二章　薄禮哂納……二五七
跋……二六一

# 第一章　三個紅零

在比利時和丹麥邊境的瑪斯垂，是歐洲航空控制中心，當飛機離開奧斯亭海岸幾哩後，即將英航第十二班次的消息傳到西特萊頓的倫敦控制中心。

紀法蘭上班不到十分鐘，就接到了航機的消息，他指示波音七四七巨無霸高度由二萬九千呎降到二萬呎。它只是雷達網上許多飛機中的一架——一點綠光，附有它的相關號碼；十二，再就是飛機的高度與方向。

一切都很正常。飛機自新加坡到巴哈林，現在是最後一程了。紀法蘭機械地開始指示希斯洛機場的來航控制台，說飛鳥十二已經進來。

他的眼睛望着巨大的雷達網。飛鳥十二開始下降，螢光幕上的高度穩定下降。『飛鳥十二轉向二一〇；向量……』他說了一半停了下來，只聽見希斯洛機場在含糊地問他飛機的消息。可是現在他在

螢光幕上看到的景象令他反胃。十二號指示燈上以戲劇性的突然——以波音雷達收發機的說法是『呱呱叫』——閃了又熄。

現在螢光幕上穩定的十二號綠燈邊，三個紅色的零字在不斷閃爍。

三個紅『零』便是國際通用表示刼機的『呱呱叫』信號。

紀法蘭以鎭靜的聲音叫喚飛機。『飛鳥十二，你已進入二一〇。你能證實「呱呱叫」嗎？』

即使機上有什麼不安，這些話只像是例行通話。可是沒有反應。

三十秒過去了，紀法蘭又再問一遍。

還是沒有回答。

六十秒鐘。

毫無動靜。

然後離『呱呱叫』後九十五秒鐘，螢光幕上的三個紅『零』消失了，取代的又是正常的綠色十二。紀法蘭在耳機中聽見機長的聲音，和一聲慰釋的嘆息。『飛鳥十二證實呱呱叫。緊急事件已經過去。請通知希斯洛。我們需要救護車和醫生。機上有幾個死者，至少有一個重傷。再說一遍，緊急事件已過。我們可以照指示飛行嗎？』

機長應當加說一句，『緊急已過。感謝龐德中校。』



# 第二章　九十秒鐘

早先，詹姆士・龐德正輕鬆悠閒地坐在英航十二班次飛機二等艙右舷走廊座位上。

事實上，龐德一點也不輕鬆悠閒。在他昏眊眼神與仰臥姿態後面，心神十分集中，身體保持緊張狀態——像是壓緊的彈簧。

任何人只要仔細打量，便能看出他藍眼後的緊張。詹姆士・龐德從新加坡登上飛機，他便準備應付麻煩——在巴哈林出發時，他便已知道山雨欲來風滿樓。在巴哈林運上來巨量金磚。機上的四個航空特勤人員，他們分開散坐在頭等艙二等艙和三等艙中。

自新加坡起飛的十二航次班機是龐德第三次的長途飛行，他在這幾週來被派作反刼機的保鑣。這個責任由航空特勤人員分担；而最近在十幾個國家的班機上刼機率增加得十分驚人。

任何恐怖組織都否認是他們幹的，可是航空公司的旅客越來越少。卽使有許多政府的航空公司，用大衆傳播力量安慰一般航空旅客，但是恐懼却像野火般越傳越廣。

最近幾個刧機事件更加殘暴無道。經常有旅客和機員死亡。那幾乎成了正常作業。有些被刧的飛機被迫飛去歐洲山區危險而遙遠的隱蔽機場。有一次，有架波音七四七被迫在瑞士阿爾卑斯山一個險峻山谷的臨時跑道上着陸。結果是一場大空難，刧機者在內的旅客屍體全都無法辨認。

也有些事件，飛機成功着陸，戰利品被刧機者用小飛機帶走後，其餘用炸藥或放火燬掉。每次事件，只要稍有輕微的干擾，或有不合作，便會帶來死亡——連機員、旅客，甚至兒童都無法倖存。

到目前爲止，最惡劣的一次是刧掠易取的珠寶，總數值兩百萬鎊。他們拿到裝珠寶的鐵盒子後，刧機者下令降低高度，然後用降落傘離機。 乘客輕鬆地噓口氣時， 飛機在空中被遙控系統在空中爆炸。

其中以美國航空公司和英航公司損失最嚴重，所以六個星期前這件慘劇發生後，兩國政府在所有可能的目標上都安排有祕密保護人員。

龐德的上兩次飛行一路平安無事。這次他的第六感覺得可能會出事。

第一，在新加坡登機時，他發現四個可疑的人。這四個人穿扮時髦，拿着商人慣用的手提箱，坐在二等艙裏，兩個坐在中央區的左邊，正好在龐德左邊；另外兩個在他們前面五排的地方。他們都有軍人的外表，他們靜靜地坐着，儘量不引人注目。



到了巴哈林，麻煩運上飛機——大約二十億元的黃金、現鈔與鑽石——同時有三個男人一個女人上了飛機。他們身上有暴力的氣味——黑髮的女孩漂亮、冷硬得像石頭；三個男人健壯而且有受過軍人訓練的嚴謹擧止。

龐德站起身隨意散步了一會兒，查清了他們的座位。他們和可疑的商人一樣，三三兩兩的坐在後面的三等艙裏。

龐德和三個航空特勤人員當然身有武裝，龐德還帶了一對新的飛刀，那是用賽克—費爾班的指揮匕首改進而來的，平衡而且銳利易使。一把綁在他左手臂的內側，另一把則帶鞘，橫放在腰背之間。他也有飛行緊急文件時專用的可靠左輪。

子彈是小小圓滑的點三八彈頭，而火藥用到最少量。子彈是散彈射擊——致命距離只有幾呎，因爲它的速度很快消失，而且子彈散裂不會打穿機身或飛機的金屬表面。

特勤人員帶有同樣的裝備，也受過嚴格訓練。可是龐德不喜歡在飛機上用任何種左輪。機身太小，在窗邊較近地方開槍會引起嚴重失壓狀況。他希望只用小刀，只有在對方太近他身，比如在兩呎左右，才不得不使用手槍。

當七四七機有點傾斜，龐德知道飛機已在準備開始下降。也許現在的位置是在比利時海岸附近，他望向前後左右，謹愼地等待着。

一個雕像般的金髮空中小姐，正在分飲料罐頭給前面幾排的兩個商人。他望了女孩的臉一下，立

刻知道出了事。她在旅途中一直掛着的微笑不見了，她的腰彎得很低，正對男人在耳語。

龐德立刻望向左邊那兩個穿着整齊的男人。當他注意空中小姐的短短時間裏，那兩個人不見了。

龐德轉頭看見其中一個拿着好像是一個啤酒罐，站在他後面廊道二等艙的門口。

這時空中小姐走向副艙去。

當龐德開始行動時，大亂開始了。

後面的人拉開啤酒罐的拉環，扔在廊道中間。當它滾動時，濃烟由裏面冒出來。

前面兩個人已經離座而起，龐德看見空中小姐又回到走道上，這次她手上拿着什麼東西。他望見在那一頭的第四個商人，也把一個烟罐扔在地上，並且向飛機鼻端跑過去。

龐德起立轉身，他最近的目標——他後面走廊上的男人——遲疑了一瞬時間。龐德的右手已經握着刀子擺出戰鬥的姿勢。刼機者不知道被什麼打中，他只感到一陣劇痛，很驚訝地發現龐德的小刀已經插在他心臟下方。

客艙裏充滿烟霧與驚叫。龐德大聲喊叫乘客坐住不要動。他聽見三等艙裏的特勤人員也一樣叫喊，前面頭等艙和所謂『閣樓套房』裏都有人在叫。然後兩聲巨響，那是保鏢的左輪射擊聲音，接着是普通武器的吼聲。

龐德在濃烟中閉住氣走向二等艙前方。他在那裏發現可以由右邊前行，登上通『閣樓』和駕駛室



的旋轉梯。至少還有三個——或者四個——刼機者在場。

到了廊道上，他知道刼機者只可能剩下三個。空中小姐手上還抓住一把十一號英格倫輕機槍在烟霧密佈中仰躺在地上，胸部已經被特勤人員的左輪在近距離內打開了花。

他仍然閉住氣拿着小刀跨過屍體，不理會艙內旅客的驚叫聲與咳嗽聲。在嘈雜聲中，頭上傳來高聲的呼叫——『桔色一號……桔色一號』——這是一個特勤人員所發出的，表示攻擊正在駕駛艙或是其附近在進行。

在螺旋梯下面，龐德又躲開另一個身體，那是肩部受傷而且昏迷的特勤人員。他登上兩級旋梯，看見一個商人彎腰舉起輕機槍。

龐德手臂後舉，刀光一閃，尖銳的刀鋒像支大注射針筒刺入商人後頸。刼機者連喊都喊不出來，血自血管中急冒出來。

龐德彎着腰像隻貓一樣向上攀登，依着屍體望向飛機的上方區域。

駕駛艙的門已經打開。門裏站着一個拿輕機槍的商人，正對駕駛員發號施令，而另一個掩護他的人拿着輕機槍在門口向外看。英格倫機槍每分鐘可以發一千兩百發子彈，會造成極大傷害。上面廊道後方離刼機者六呎左右，一個特勤人員蹲在地上，左輪槍貼在身邊。

龐德望向特勤員，兩人互相交換信號；這一隊人曾經在希爾福附近的二十二航空特勤營區，一同工作了一星期。他們對手勢的學習與溝通已經很嫻熟。在短短時間內，他們已明瞭各自該怎麼辦。

龐德由狹窄螺旋梯上擠過暴斃的人，他的手伸向背後取刀。他深吸一口氣，對特勤員點點頭，特勤員立刻向前跳進，一邊開槍射擊。

把風的刼機人被龐德驚動，把輕機槍揮向旋梯，這時特勤員兩顆左輪子彈已經射進他的喉嚨。衝力沒有使他上聳或旋轉，他只是向前傾倒，還沒倒地便已經死去。

他倒下去時，駕駛艙中的刼機者急轉回身。龐德揮動手臂，小刀飛射刺入刼機者的胸膛。機槍掉在地上。龐德和特勤員一起向刼機者衝撲過去，立卽摸他身上隱藏的武器和手榴彈。受傷的人張口急喘，手抓向小刀，眼睛滾動，染血的口中發出嘓嘓的聲音。

『好了，』龐德向機長高喊，心中希望這件事眞正結束。自從第一顆烟彈爆發到現在剛好九十秒鐘。

『我去下面查看，』他對跪在傷者身邊的特勤員叫道。

到了主艙中，煙已經快散光了，龐德高興地咧嘴對一個面孔蒼白的高級空中小姐笑笑。『讓他們鎭靜下來，』他對她說。『沒事了。』他拍拍她的臂膀，然後叫她不要接近二等艙前面通道。

他自人羣中走過，堅決命令每個乘客就座。他用件大衣蓋着死去空中小姐的屍體。

另外兩個特勤員正站在機尾，檢查恐怖份子可能遺留的東西或行動。龐德走到機尾後，對自己笑笑。由巴哈林上機的三個魁梧男子和一個女子本來他認爲可疑，此刻他們蒼白而且顫抖得比別的旅客更厲害。



他又登上螺旋梯，擴音器傳出安靜的聲音，報告說卽將在倫敦希斯洛機場登陸，並且因爲『意外的不愉快事件』感到抱歉。

特勤員看見龐德走進『閣樓』時，搖搖頭。龐德第二把小刀刺中的刼機者正躺在兩張椅子上，上面蓋着塑膠布。『不行，』他說，『只維持了幾分鐘。』

龐德問那人神志恢復清醒沒有。

『最後，想說話。』

『哦?』

『聽不清楚，也許是我不懂。』

龐德要他努力回想。

『嗯……嗯，他似乎想說什麽話，很不清楚，像是幽靈什麽的。他一邊在咳血，最後好像是這麽個字。』

龐德一語不發，他坐下去準備著陸。當七四七怒吼着降落時，他一直沉思刼機者的最後一句話。不，他想，太遙遠，在他說來是早已過去的事。『幽靈』。『幽……靈……黨』。少了個『黨』字。這麽久時間了，還可能嗎?

不，他又閉上眼睛想。以往長久血腥的行動又浮上心頭。創始人恩斯特·布洛菲，千眞萬確的已經死了。幽靈黨組織也隨布洛菲的死飛灰煙滅了。

然而，誰又敢說呢？原組織曾經勢力十分廣大，遍及全球，他的手指幾乎觸及每個犯罪集團以及大多數警察局、安全組織、特工組織，他的觸角佈滿所有文明國家。

『幽靈』……幽……靈……黨。幽靈黨曾是他的死對頭，全名是『反間、恐怖、復仇、强奪特別行動黨』。幽靈黨是英文每字的字頭：『SPECTRE』。是否新的幽靈黨東山再起？就像在火中燃燒的殘肢鳳凰，又飛進一九八〇年代的天空？

七四七的引擎停火了。信號叫乘客們下機。

是，詹姆士·龐德認爲那是十分可能的事。



# 第三章　沼澤古屋

那是一幢腐舊破敗的房子，座落在沼澤中央唯一的堅實土地上。周圍環繞着細細溪流，滙合聚集後消失在蒸氣濛濛的綠色沼澤中。

離這裏最近的市鎭在六哩外，很少人居住在這塊巨大的水澤邊緣。市鎭在密西西比下流附近，遠離潮濕的河岸和那棟老屋。

很老的人說，那是一個瘋狂的英國人在一八二〇年代裏建造的，用來作爲馴服沼澤的宮殿。但是他的計劃進行得並不順利。問題是一個女人——也有人說不止一個女人——以及死亡、熱病、疾病和暴力。房子裏鬧鬼。裏面有無法解釋的聲音，邪惡也在保護它；毒蛇、巨蟒，以及別處沼澤所沒有的蟲豸圍繞着它。有人說巨蛇長三四十呎，就在屋子周圍爬行，據最近它的一家商店老闆戴阿康說，『但是牠們似乎一點也不去打擾老高。』

老高又聾又啞，孩子們看見他就逃，大人也不喜歡他。但是就像老高和大蛇一樣，老高也一點不會去麻煩戴阿康。

啞巴每星期出來一次，先坐沼澤平底船，再走五哩路到戴阿康雜貨店拿出一張買貨清單，他拿了貨品，又走五哩路放進平底船，在沼澤中消失了。

屋裏還有個女人。人們常常看見她，老高到戴阿康店裏買貨的清單便是她寫的。她一定是巫婆之類的女人，否則不會住在這麼個鬧鬼的地方。

那裏有聚會的時候，人們更特別小心不去接近，有聚會的時候大家都會知道；戴阿康會對他們說。由老高的清單上可以看得出來。聚會那天，因爲屋中需要的貨品很多，老高必須來回跑兩趟。到黃昏時分，大家都避得遠遠的。那邊有許多聲音——汽車、多幾部沼澤平底船——還有，他們說，屋裏燈火通明，有時還有音樂，一年前有一天，年輕的杜南自誇天不怕地不怕，他在上流兩哩的地方乘上他自己的平底船，打算偷偷進去拍幾張照片。

以後再也沒有人見到杜南了，但是他的平底船却出現了，全成了碎片，像是什麼大野獸或是大蛇破壞的。

這個星期又有一次聚會。

除了老高和女人——人們叫她阿蒂，她會答應——和每月的常客，誰也不知道房屋內部堅固得像是用岩石雕造成的。屋外古舊腐敗的木板只是裏面眞正內部的掩飾；裏面則是石頭、磚頭、玻璃、鋼



鐵，更別提有相當多的財富。

這個月有十一個人來，英國倫敦兩個，紐約兩個，一個德國人，一個瑞典人；兩個法國人，一個來自洛杉磯，一個每月都來自埃及開羅的大個子；和首領。首領叫做布洛非，雖然他在外界用的是不同的名字。

他們吃的晚餐十分豐盛可口。喝完酒和咖啡，全體移到屋後方的會議室。

長長的房間佈置成柔和的淺綠色，相配的厚厚帷幕掩住巨大的落地窗，它望向沼澤的另一方。人們集會的時間，窗帘已經放下來，壁燈開亮，唯一的佈置是四幅畫——兩幅傑克生．波洛克，一幅米羅和一幅克蘭。克蘭的畫是最近一次刼機時偷來的。因爲布洛非非常喜歡它，所以沒有出賣把它送到這裏來。

發亮的橡木桌佔據了中央大部份空間。它排了十一個人的座位，桌上有飲料、筆、紙、吸墨紙和煙灰缸。

布洛非坐在桌頭主位，其他人沿着桌子一一坐下。他們等首領坐下後才就座。

『本日的議程很短，』布洛非開始說話。『只有三項：預算；最近英國航空公司第十二班次的挫敗；以及稱爲「狩獵」的行動。好，阿哈德先生，先談預算，請。』

埃及開羅來的紳士站了起來，他高大黝黑有漂亮的外表，柔和的聲音，以前曾經逮過不少婦女。

『我很高興宣佈，』他說，『即使我們所渴望的英航十二次班機事件沒有成功，我們在瑞士、倫敦和

紐約的存款分別有四億美元、五千萬英鎊和九億美元。根據我們計算，足夠支付目前的開支，如果依照目前預算計劃的行動——一如我們領袖所預測的——能成功的話，我們的存款在一年之內將加倍。正如我們所約定的，利潤扣除了我們的投資與費用之外，將平均分配。』他十分瀟灑地笑笑，然後悠閒地坐下去。

布洛菲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很好。』帶有粗糙的口吻說，『可是十二班次飛機是件不可原諒的失敗。特別是你這方面作了這麼詳盡的計畫，崔本先生。』布洛菲輕蔑地盯了德國代表一眼。『你知道，崔先生，在其他相同的情況下，幽靈黨其他理事會的人付出過最後代價。』

崔本粉紅而矮胖，在西德地下社會是鼎鼎有名的大亨，覺得臉上沒有一點血色。

『不過，』布洛菲繼續說，『我們另有代罪羔羊。也許你還不知道，崔先生，我們終於抓到了你的龍池先生。』

『啊？』崔本摸摸頭說，他也一直在找龍池先生。而他手下的好手都找不到他。

『是，我們已經找到他了。』布洛菲笑着說，雙手拍了一下，發出手鎗射出的聲響。『已經找到他了，我想他應該追隨他的朋友。』窗子的大窗帘無聲地滑開。同時，房中的燈光也轉暗了下來。窗外却一片明亮如晝。『一種紅外光設備，』布洛菲解釋道，『使這幢房屋的保護者不會被光亮所嚇住。啊，你的龍池先生來了。』

一個穿着又亂又縐又骯髒的禿頂懼容的男人，立刻被帶到窗外的一塊平地上來。他雙手後綁，腳



上加了鍊條，使他在老高掌握下難以行動。他眼睛狂亂地四望，有如要在四旁找一條生路出去。他顯然恐怖欲絕。

老高帶着那人走向一根鐵柱，它離厚玻璃窗戶只有幾呎遠，使室內的觀察者能夠看見龍池的雙腕綁着一根細繩。老高把繩索拴在柱子上，轉身向窗戶笑了笑，後退不見了。

老高一離去，窗戶那邊發出沉悶的重響，俘虜龍池被罩在一個有鐵柵的籠子中，它附在一個厚重的鐵架中。籠子鐵柵有三面，上面是像冰球球門般的小方頂，前面開口處幾乎抵達水澤旁邊，它離窗口大約有九呎遠。

『他怎麼啦？』一個美國人問。那是洛杉磯來的白髮長者馬斯克。

『他是英航十二班次上的後援。他沒有幫助他的同伴。』崔本說。

『馬先生，』布洛菲舉起一手。『龍池已經對我們說了詳細經過。別人怎麼死的，什麼人殺死了他們。啊，一個保鏢注意到龍池先生。我一向希望看巨蟒是怎麼把人生吞下去的。』

幽靈黨理事會就站在落地窗內看着恐怖的奇觀。紅外線使他們像在白晝下觀看。他們也聽見當蟒蛇由水邊高高野草中蜿蜒爬出來，對現行的犯人嘶叫的聲音。

蟒蛇十分碩大，至少長三十呎，有肨肥結實的身體和寬大的三角頭。被拴在鐵柱上的龍池開始拉扯掙扎，想脫身逃走，可是巨蟒忽然前撲，把身體圍繞着龍池。

這動物速度十分驚人，像攀藤般纏着犯人。似乎只是幾秒鐘間的事，牠的頭已經和受害人相平——

——兩個糾纏在一起有如是一場荒謬的死亡之舞。蛇頭抬到龍池面前時，他的叫聲更痛苦，蛇的下巴憤怒地開合不停。巨蟒和犯人的眼睛互望了幾秒鐘，觀衆看見大蛇的纏捲在收縮。

然後龍池癱瘓了，人獸全倒在地上。窗外的一個觀察者在沉重地喘氣。巨蟒迅速地解開圈子，打量着牠的晚餐。嘴巴向繩索伸過去把它拉斷，然後爬向身體的腳部。

『眞了不起，』布洛菲正站在窗邊。『看，蛇把他的鞋子推掉。』

巨蛇在身體邊爬行，使牠的頭與腳齊平，把雙腳推併在一起，然後張開難以置信的大口咬着兩個腳踝。

牠一共花了差不多一小時，然而人們目不轉睛像被催眠了似的。巨蟒一節一節的吞噬下去，中間休息一下，又努力一次，直到龍池的身體完全不見。然後大蛇靜靜地躺在地上，這頓晚餐使牠筋疲力竭，牠的長長身體已經和平常不同，觀察者可以清楚地看着被吞的人在牠身中鼓了起來。

『對我們是個有趣的教訓。』布洛菲的手又拍了一聲，窗帘又慢慢合起，燈光又亮。大家又本能地坐回桌後，有些臉色蒼白，且還在顫抖。

德國人崔本——他和龍池非常熟悉——最受影響。『你說……』他開口，但是顫抖不能成聲。『你說龍池說……龍池說……』

『是。』布洛菲點點頭。『他說過。他全唱了出來。大明星也不會唱得更好聽。顯然英航十二班機上有人在等待我們。我們必須查明是否有所洩漏，或者是現在高貴的貨品都有保護。』



『計劃實施得極其準確。女孩做得好極了，她按照計劃把煙彈和武器運上班機。攻擊的時間精確到讀秒，這點毫無懷疑。龍池却找藉口不參加。他說被困在機尾。英航十二班次上似乎有五個保鑣。由龍池的敍述，他們是英國航空特勤局的。』布洛菲停了一下，朝每個人一一看過去。然後：『只除了一個。』

桌周圍的人等待着，房內一片緊張的氣氛。

『我們是組織的份子，』布洛菲說，『爲了重組團體，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我們冬眠過一陣時間，現在全世界都要看見我們醒來。特別是我們要對付一個大敵，他在我光輝傑出的前任時，也是眼中之刺。龍先生——上帝佑他安息——指出飛機上四個保鑣是便衣的航空特勤員。他也指出了第五個人——我必須說，此人給我們最大傷害。我親自詢問過龍池。先生們，我們的老敵人詹姆士·龐德正在飛機上。』

周圍的臉孔都僵硬起來；大家都轉向布洛菲。

終於馬斯克開口了。『要我弄個合同對付他嗎?從前，當你的——』

首領打斷了他的話。『以前也試過。不，不能找人，不可以派專家去倫敦。我自己要和龐德先生算賬。我設計了個對付他的辦法——如果你們願意，可以稱之爲誘惑。如果成功了，我看不出有失敗的可能，我們不久便樂於看見龐德先生到大西洋這邊來做客。我要對付他，一如剛才的巨蟒對付龍池。』

布洛菲停了下來，看看大家對這問題是否已有了徹底的瞭解。

『不久，』布洛菲又說下去，『我們將完全實施一項計劃，一如我們所同意的保密計劃——目前，稱它爲「狩獵」。』

首領笑了笑。『可譏嘲的事，對吧？談起「狩獵」，那是來自基督教的詩「天空狩獵」。』又是聲輕笑。『天空狩獵，啊？獵物是：狼。好，我們的目標是美國的大威脅，太空狼羣。它們已繞著地球旋轉，等待着把獵物撕成粉碎，而它的中央，正是龐德先生。這次，幽靈黨將把詹姆士·龐德先生自地球表面上消滅。』

布洛菲面前是同意的嗡嗡聲音。布洛菲看了眼小小的金手錶，又說話了。『事實上，我的餌已經放出去了，不久我們便能見到詹姆士·龐德的面。美妙的是，他不知道他會遇見什麼人，以及他的前途爲他作了什麼樣的安排。』



# 第四章　枕上細思

詹姆士·龐德愛憐地望着旁邊枕頭上李安妮的臉孔，她睡得如此安靜而美麗。發亮的草色頭髮散亂地貼在臉上。這幅情景使他想起當年的翠西——他不到幾小時的妻子，當他們去度蜜月時，被恩斯特·布洛菲惡毒地在慕尼黑與庫夫斯坦之間的高速公路上用鎗打死。

李安妮——龐德的同事，武器官的助理，供應部的第二號主管——被所有攝政公園對面巨大總部中每個人暱稱爲『可愛』。對這個修長雍容能幹的現代化小姐，那是個相當恰當的綽號。

龐德和『可愛』是在並不愉快的情形下認識的，後來變成了好朋友，而有了她所謂的『露水愛情』。這個夜晚分爲兩個部份。第一，責任——檢查龐德的新私人手鎗並且試射，他現在用的是赫克勤及庫區VP七〇，局長和武器官都認爲所有勤務人員都應該用這種鎗。

龐德曾經反對過，他一向可以選用自己的武器，自從一九七四年軍中退伍後他便一直用華瑟PP

K手鎗。他上次出勤時用一把老舊但仍高效率的白朗寧而受過批評。可是〇〇七一向十分頑固，他堅持自己的權利——『可愛』很欣賞這個行動。

如果局長的話是法律，那麼武器官便要徹底執行，龐德便必須攜帶VP七〇小手槍。

雖然VP七〇比華瑟鎗要大些，龐德不能不承認這武器在收藏上並沒有什麼問題。它是不壞，長長的鎗柄，很好的平衡。它也準確而致命——九公厘，十八顆子彈的彈夾，能夠射出半自動的三連發。

無疑它是對付人的有力武器，而最近——他曾經和老友參謀長譚南有過詳細的討論，關于刼機及恐怖主義行動，所以龐德對這種武器必須有更徹底的了解。

因此，當晚五點到七點半間，〇〇七在地下試鎗室和專家『可愛』作了詳細的討論與試發。

自龐德第一次和『可愛』合作起，便對她懷有專業性的極大尊敬。她對她的行業的確精通——自武器到複雜的電子設備。而且她能維持自已有最女性的美麗嫵媚。

當晚他們試鎗之後，李安妮明白地表示如果龐德有空，她在明天早上之前，也沒有事情。

他們在一家小義大利餐館——梅爾本大街的康巴納——吃過晚飯，兩人回到『可愛』的公寓裏去，以狂野得令人困惑的態度做愛，有如兩人間的時間快要完了。

輕盈的『可愛』疲倦之力，最後長長一吻後，她立刻睡着了。可是龐德却無法入睡，他敏捷的思想使他回想過去幾天的經過，以及譚南所作的新發現，慢慢再作個歸納。

十二班次航機上的恐怖份子經過調查，全歸向一個德國黑社會份子，此人也從事政治與經濟犯罪



，那人是庫特・崔本。連那個在此事件裏負有拉線任務的空中小姐，雖然她在英航服務了三年，她的背景也和崔本有關係。

最可疑的部份是將死恐怖份子的話，而且崔本是惡名昭彰的幽靈黨創始人兼首領恩斯特・布洛菲的死黨。

進一步調查使他們憂心忡忡。過去所有刼機案，六個人已經有了身分證據。兩個是洛杉磯有名巨奸邁可・馬斯克的手下；一個可能和紐約黑社會頭子克朗可・司徒華和杜華・李查生有聯絡；兩個人是瑞典出生專門提供個人間諜服務的强恩・容頓的手下；第六個人和馬賽的班家兄弟有關，這兩個惡棍在過去二十年中作奸犯科，是法國警方與法國情報單位急欲逮捕的人。

就像崔本一樣，這些幕後巨頭——馬斯克、司徒華、李查生、容頓和班家兄弟——以前與幽靈黨和恩斯特・布洛菲都有密切關係。

這可能只有一個結論：幽靈黨東山再起，又積極活動了。

龐德輕輕地點了一支特製的低煙油的香煙，本來是格洛斯文納街的摩蘭公司替他特製的，而現在却由——經過了多少口舌與商量——白令頓街的西蒙斯公司代製。這個公司甚至于同意在煙上保留三個顯著的金環和原來招牌。龐德感到榮幸，因爲他是該公司特製香煙的唯一顧客。

龐德對天花板上噴煙，望望旁邊睡得正熟的『可愛』。龐德又想起他一生情報員生涯中一些有重要地位的女人；維絲白・林特，她死亡時像個熔鑄的石像；迦拉・白蘭特，現在已是費文太太，在李

奇蒙有個漂亮的房子和三個孩子——他們還交換寄送聖誕卡，但是在杜拉克斯案後便沒有見過面；蜜兒·賴德；蒂凡妮·蓋斯；杜美諾·維達；蘇麗；小猫迦樂；獨特的吉西·鈴木；他最後一個征服白莉雯；現在成功地管理她的蘇格蘭產業。他旁邊的李安妮雖然流出溫暖與情感的氣氛，龐德的思想仍在奔馳。他再三想起翠西·維吉諾——翠西·龐德。

龐德曾經在一陣時間內失去記憶；但是專家把他自黑暗與無知的深淵中拉回來，最後，恩斯特·布洛菲的影像深深地植于他心中——在布洛菲滑稽的日本式死亡城堡和有毒的花園。最後一戰中，沒有武器的龐德面對揮舞致命日本武士刀的大個子。終於他解決了對方，他經驗過對別人渴血的巨大欲望。卽使現在他想起布洛菲時，龐德還感到拇指的痛疼；他曾經以雙手把那人活活扼死。是，布洛菲死了，可是幽靈黨還活着。

龐德揉滅香煙，轉身想睡。最後，黑暗終于吞沒了他的知覺，詹姆士·龐德還是沒有休息。他在做夢；他夢見他所愛而失去的翠西。

他忽然驚醒過來。窗帘已透出一些微亮。他轉身看床頭小桌上的勞力士夜光錶，　才五點四十五分。

『晚睡早起。』『可愛』的手在被單下摸索，吃吃地笑着說。

龐德看着她，也無神地笑笑。她貼過來吻他，他們又開始重拾起昨夜做過而遺留下的事，這時嗶嗶嗶的聲音自龐德衣袋中傳來打斷了他們。



『天殺的，』『可愛』喘氣說，『他們永遠不能放過你?』

龐德伸向電話，他說在過去一星期裏爲了公事她三次親自呼叫過他。『任何時間都不對，』他說，又微笑着撥了總部的電話。

『環球公司，』値班的話務員說。

龐德說出自己的身分。過了一會，譚南的聲音響了起來，『這裏需要你。他在這裏等了你半夜，要立刻見你。很大的事情。』

龐德回望一眼『可愛』，『我就來，』他對電話說。他放下電話後，對『可愛』說譚南說有大事情。她把他推下床，叫他不要亂吹牛。

他喃喃地說沒好早點吃，下床梳洗修面穿好衣服時，李安妮已經替他準備好了咖啡。

紳寶車閃亮地等在屋外。這部車經過了紳寶廠和自己安全部門的特別技術修復後剛剛送回。它改爲渦輪充電式，車子可以不費力地在幾秒鐘內增加速度。

路上車輛不多，只輕鬆地花了十分鐘——龐德對這輛車的駕駛實在是得心應手——便到了攝政公園前的高大建築物前。龐德乘電梯上到九樓，走進局長接待室，孟平妮正無精打采地坐在桌後。

『早，平妮。』龐德說。

『也許你很好，詹姆士，我在這裏待了半個晚上。』

『誰不是的?』他以天眞的笑容說。

孟平妮做個怪臉。『根據你的樣子，詹姆士，一定是供應部的那個可愛女孩。我看我該傷心死了。』

『平妮，』龐德走向局長辦公室。『我只有一顆心。它一向屬于你。你隨時需要，我會隨時獻給你。』

『鬼話，』平妮酸澀地說。『你快去吧，詹姆士。他說叫我把你發射進去——這是他的話——十萬火急。』

龐德笑笑整理一下領帶，敲門走了進去。

局長形容疲倦。這是龐德注意到的第一件事。第二件是一個女郎——不高，身體勻稱，像運動員，十分女性化的微笑，黑髮燙成一圈圈。

她大褐眼睛看了龐德對她的打量，一點也不動搖。眼睛有些熟悉的神情；有如他什麼時候見過這個女孩。

『進來，〇〇七，』局長無情地說。『我不認爲你見過這位女士，不過她是你老朋友的女兒。詹姆士·龐德中校……林雪南小姐。』



# 第五章　故人之女

龐德覺得自己當時一定活像個傻瓜，站在局長辦公室裏，下巴下垂，盯着女郎看。她卽使穿着普通的棉布衣裙，也值得仔細盯着看。她的臉像褐色眼睛一樣，表示出一種祥和的態度，龐德覺得，它掩蓋了敏捷的心思——和她的軀體一樣準確而危險。女郎是個專家。的確不錯，特別是聯想到她的父親。

『嗯，』龐德只說得出這麼一句話。

雪南的臉綻開一朵微笑，使他痛苦地想起他老友林飛力。那是種滿不在乎的神情，一邊眉毛揚起似乎是在說：說出來，不然滾開去。

局長含糊地說，『你以前沒見過林小姐。〇〇七?』局長總是叫龐德做〇〇七，卽使雙零小組有權殺人的命令早已廢除。

龐德知道飛力結過婚，但是他們在一起工作時，這位老友——後來轉到中央情報局當調查員——從沒提起妻子或子女。

『沒有，』龐德有點過於簡單地說，因爲，他還感到這次會面的撞擊力。『飛力可好？』

雪南的眼睛有點霧氣，有如她突然感到一陣疼痛。她說話時聲音低沉沙啞，而且沒有一點英國人以爲會有的美國口音。

『爸爸好。他們替他裝了最好的新式義肢。』她一時的悲哀又被微笑所取代。『他有隻難以置信的手，說無所不能。花了很多時間操練使它運用純熟。我相信他一定希望我向你問好。』

在短短幾秒鐘內，龐德解除了一生最爲遺憾的事——當時飛力失去了一臂一腿，還有其他傷害，而且整形外科還不太發達。詹姆士．龐德經常爲飛力的殘疾而自責，當年他們一同追緝一些危險而瘋狂的黑人流氓。彭納帕．賈利亞：巨頭先生。無論如何，飛力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在巨頭先生安排的鯊魚攻擊下能活下來已屬天幸，龐德也至感欣慰的是，最後終於永遠解決了那個惡棍——而且使他極爲不快，表示惡有惡報的天道。

龐德立刻由回憶中醒回，聽見她最後一句話，『他要你向我問好？』

她側着頭。『如果他知道我在這裏的話。』

局長又咕噥地說，『我們該談公事了。〇〇七。林小姐是個潛伏的人，才剛浮出來。』他不快地皺皺眉頭。『她忽然出現在門口。我聽了她的表白。參謀長剛剛查明她的記錄，用密碼經過美國大使



館。』

龐德問可以不可以坐下來，局長只點點頭，他又問有什麼事。

『我說完了，林小姐替你說明。』局長說。

『請叫我雪南，先生……』她說，局長有點不情願，因爲他不願和人建立比較接近的關係，特別是關於公事方面。

『說，林小姐，』局長說。

雪南的事業開始於十八歲時，在國務院當女祕書。一年後中央情報局來找她。『我想也許是因爲我父親。』這次她沒笑了。『但是我警告他們不能讓他知道。』她在國務院繼續工作，不過在假期、週末和一些夜晚接受了相當周密的訓練。

『他們不要我活動。這點一開頭便說明白了。我接受訓練，繼續在國務院工作。他們對我講明以後會召集我做工作。

『嗯，上星期召集令下來了。我想他們會和你們保持聯絡。我正計劃去歐洲作短期旅行，結果却成了公事出差，他們用我，因爲我不是你們所謂的「臉孔」。』雪南的意思是說，任何情報組織都不知道她。『有一個口令，局長要送給蘭格里，然後回句話，表示我的地位——我猜我們正在等待澄清這一點。』

局長點點頭，表示他並不懷疑林小姐所謂的『地位』。自然她的話也很有道理。

『讓我告訴你，〇〇七，問題是和林小姐在美國和諧地合作……』

『但是幽靈——？』龐德問。

『這事情過一會便淸楚了。我派你去出特別行動。替美國政府作特別服務。』局長拿起桌上的幾張紙，龐德不自禁地看了一眼，那是一張美國總統專用的信紙，上面打着短短幾行字。和他的上司爭辯是沒有用的。『那麼是怎麼回事，長官？』龐德問。

『簡單說，』局長開始，『是關於一個名叫畢馬克的人。』

局長看了一眼手上的紙，然後唸出畢馬克的一生與背景：出生於一九一九年，紐約市。德國與英國混合婚姻的獨子。父母都是美國公民。二十歲前便成了百萬富翁，三年後成了千萬富翁。二次大戰時他被分類爲『不適服兵役』——他顯然是美國納粹黨的黨員。『這件事他一開頭便想保密，但是並不成功。』局長發出可以解釋爲蔑視的聲音。『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出售了所有事業，獲利頗巨，自此便生活得像文藝復興時代的公侯。很少看見他走出公國，事實如此……』

『他的什麼？』龐德皺眉問。

『說話的一種方式，〇〇七。林小姐會向你解釋。』

林雪南深吸一口氣。『畢馬克擁有一百五十平方哩一度是沙漠的土地，約在德州與阿瑪里洛西南八十哩左右。局長有權稱它爲公國。畢馬克灌溉了該區，建築經營，最後把它封鎖起來與外界隔絕。只有兩個辦法可以進去：裏面有個小機場，他有自己的單軌火車系統。鎭外——阿瑪里洛鎭——十五



哩有個關閉的火車站。如果你要和畢馬克聯絡，非乘單軌火車不行。要是你要駕駛自己的汽車，火車可以替你運輸車子進去，莊園內部才有公路。它是個眞大的鬼地方——大房屋，附屬房屋，賽車道路，騎馬，釣魚，要什麼有什麼。』

『你去過？』

『沒有，我看過所有照片——由人造衞星和高空偵察機拍攝的。蘭格里有個三度的模型。他們在簡報時給我看過。我帶了些小相片。整個區域——一共一百五十平方哩——都圍了重重籬笆，畢馬克有自己的安全隊伍和設備。』

『那麼，他做了什麼錯事？』龐德拿出鎗金屬的煙盒，望着局長等他批准。局長只是點點頭，裝他自己的煙斗。雪南拒絕了香煙。『他犯了什麼錯誤？除了賺大錢之外？』

『那正是問題所在。』雪南不能確定地望着局長。

『哦，你可以說下去，林小姐——在我們結束之前，〇〇七要全部弄明白。』

『幾個月之前，一切都還撲朔迷離，』雪南說下去，雙腿盤在皮墊椅子上。局長仰望天花板，有如向上蒼祈求女郎能有更好的表現。『在政治上，畢馬克一向被懷疑，不過大家並不太担心。因爲他離行動的地方太遠。有很堅強的證據表示他——怎麼說——在放犬獵兔。』

龐德點點頭。

『畢馬克多年來便是如此——希望能「進場」——能在政治界得到職位。可是沒人去找過他。』

她笑起來，龐德又想到飛力。『他們只要他的錢而不要他的人。在水門事件時，後來查出畢馬克的錢也進入賄賂基金。當然，不是小錢。可是成功的政府都不讓他接近。』

『理由？』

她聳聳肩，有如多說無濟於事。『還有證據指出畢馬克希望設法進入任何政府部門，而且準備高額叫價。』

這下輪到龐德笑起來。『叫價買什麼？美國政府？』

『我知道這話說得有點離譜，不過他們正是這麼想。』雪南冷冷地望着他。『你想到那些有錢的阿拉伯人和隨從嗎？嗯，德州也有些家庭生活得像貴族？有少數人——任何國家裏都一樣——生活在危險的幻想中。如果你把幻想和巨大財產聯合起來……』

龐德和局長都點點頭，瞭解她的意思。

『他還有納粹思想？』龐德對天花板吹一縷煙。

『局裏正是這麼想。』

『可是那種傻瓜不會有什麼危險，除非……』

『除非他做了什麼。是的？』雪南正視着龐德。『是，我同意。但是麻煩來了——至少有這種預兆。去年，畢馬克在他花園中接納了許多奇特的客人。他並且增强安全措施，多用了許多人手。』

龐德嘆了口氣，望着局長求助。『這是瘋了。一個人生活在自己的幻想裏——』



『聽完她的話，〇〇七，』局長安靜地說。

『不錯，他有所圖謀。聯邦調查局監視他，調查訪客和送進莊園的器械。他們決定把一些發現送去國稅局。他們後來發現有逃稅可能，于是國稅局和調查局聯合行動。一月裏，四個人員——每個局兩個人——進去想和畢馬克談談。他們失蹤了。調查局又再派兩個。他們又沒有回來。于是阿瑪里洛召喚他加以調查。畢馬克朋友一無所知，也無可奉告。沒有證據。於是警察撤退，中央情報局派個女孩進去。他們以後再也沒有聽見她的消息。

『然後，一個星期前，路易斯安納州班登路治附近的沼澤浮起了女孩的屍體。這件事對新聞界絕對保密。顯然屍體已經慘不忍睹，他們解剖後查出是局裏的女孩，自此之後，屍體相繼出現——也在附近的地方。兩個無法辨認，其他則大多由牙齒認出來。每個派去德州調查畢馬克的調查員的屍體全在路易斯安納州出現。』

『那是我們的公事？』龐德對這件事一點也不喜歡。畢馬克似乎是個心理變態的瘋子。錢多得可以拿去燒，私人軍隊，還有大項的殺人系統。

『很對，』林雪南望着局長。『你給他看好嗎，先生？』

局長翻找面前整齊的紙堆，抽出一張遞給龐德。

那是張撕碎紙頭拼攏起來的清楚照片，上面的打字清晰可見。龐德一邊讀臉色一邊轉爲陰沉。他讀：

應予銷毀。不過我們希望證明
你確實完全了解我們巨大
支援，且為世界性。初步的推動
將在歐洲中東引起注意談論。不過
然後，更將使美國大為開
放。以細心的利用，我們可成功
分而統治——或至少
希望在下次會議見面。

下面是潦草但可辨認的簽名：布洛菲。

龐德覺得腹內打個結。『那裏……？』他開口說。

『在中情局女孩衣服的破爛襯裏間。身上脫下來的。』雪南聲音平靜地說。『蘭格里的分析師認爲畢馬克的行動和一個稱爲「幽靈黨」的恐怖組織相結合。據說你是位專家，龐德先生。』

『布洛菲死了。』龐德也一樣冷靜。

『除非，〇〇七……』局長自口中取下烟斗。『除非他有子孫？還是兄弟？或是別的什麼人？你已經花了許多時間對我說幽靈黨已經東山再起，他們正是刼機案的主謀。現在有證據指出某一個布洛



菲家的人又出來了，而且聯合了一個非常富有的瘋狂德州人。這張紙，』——他比比那張照片——『表示那個畢馬克和幽靈黨，正在從事一個可以毀滅世界的大陰謀。天知道那對各國政府會有什麼樣的危險；動亂，政治無能，經濟衰退，能源杜絕——這是官方表面的。大型的行動會帶來巨禍；我們已經明白，由過去的經驗，幽靈黨會製造出國際問題。』

他說完，有人敲門。局長說『進來，』譚南出現了。

譚南點點頭。『查過了，長官。大使館的回音來了。他們不懂那是什麼意思，但是說它十分重要，因爲是用德統密碼，而且第一優先。我看，他們的人有點太多話了。』

『哦，我希望你能阻止他們的多話，參謀長。』

譚南笑笑，對龐德點頭歡迎。

局長吸了口烟斗，在繼續之前，用它敲敲牙齒。『其他文件之一，是美國總統給我的私人函件。裏面說，他認爲這些資料過于敏感，他不願經由正常的途徑。所以用林小姐。他請求特別幫助。換言之，他希望本局派員陪林小姐去美國打進畢馬克的組織。你能建議什麼人嗎？任何對毒源幽靈黨有足夠了解的人？』

『是。』龐德覺得心臟在跳。『是，當然我願意去。可是我有幾個問題要請教林小姐。畢馬克的婚姻情形如何？』

『結婚三次，』她回答。『前兩任死了。自然死亡——一個車禍，一個腦瘤。現在的妻子比他年

輕很多。漂亮、高貴：妮娜．畢馬克。本來是妮娜．克拉維。法國籍。遇見畢馬克時住在巴黎。』

『能不能查明這個婚姻潔白無瑕嗎？』

局長點點頭，看了譚南一眼——無言的命令。

『第二個問題？』雪南放開雙腳。

『畢馬克第一個百萬怎麼賺來的？我想以後則是愼重的投資。』

『冰淇淋。』雪南笑道。『他是第一個冰淇淋大王——你簡直無法相信他的發達。後來一個大連鎖商把它買了下來。可是他還是熱愛這一行。他甚至于在莊園裏還有個實驗室。他明顯想要研究出一個全新的製冰淇淋方法——他常在推出新的種類與配方。』

局長淸淸嗓子。『接近他是個最大的困難。』

『除了妻子和冰淇淋，畢馬克還有一個弱點，』雪南建議道。

他們期待地互望着。

『版畫。珍本版畫。他有了不起的收藏——至少情報是這麼說。那的確是個弱點。我知道蘭格里的高級官員曾經調查過一些進出過畢馬克莊園而完全沒有問題的人。他以前是珍本版畫的經銷商。』

『懂得版畫嗎，〇〇七？』局長自從龐德進來後，還是首次露出笑容。

『目前還不懂，長官。』龐德又點起一支香煙。『不過我覺得可以很快學會。』

『林小姐也一樣，』局長又露出稀罕的笑容，拿起電話。



# 第六章　版畫珍品

詹姆士．龐德一向對紐約市感到訝異。有人說它越來越腐敗墮落。他們談論紐約是何等骯髒而危險。可是每次龐德被派去出差公幹時，都發現紐約和以前都有些改變。當然，更多新的建築，而且——像每個城市一樣——更多夜裏應該迴避的地方。也不容否認，這裏比他所愛的倫敦給他更多情感上的刺激。

這次他不是以詹姆士．龐德的身分來到紐約市。他護照上的名字是彭約瑟教授，職業是藝術品商人。林雪南也改了名字——彭約瑟太太。他們經過傳播界而受到社會注意：局長的手下已經作了適當的安排。

林雪南抵達倫敦的晚上，龐德由總部帶她到肯辛頓一幢安全的房屋去，這裏有上級交下的一隊女僕在監視。譚南在一個小時內便來爲他們作迅速的化裝。雪南在這行業裏沒人知道，所以不需要化裝

；但是龐德必須改頭換面。

龐德很了解，最好的化裝是儘量少的化裝；改變髮型，改變舉止，及走路的姿態，裝上隱形眼鏡，雙頰用橡皮墊加胖（這種化裝很少使用，因爲會引起飲食的不便），戴眼鏡，或是完全不同格調的衣服。這是些簡單的方法，第一天晚上龐德奉命戴上灰鬍鬚和灰眼鏡——透明鏡片——頭髮削稀，變成全灰。他也要學習一般教授走路，緩慢而微駝，言語也咬文嚼字。

以後幾天內，龐德一早便直接去肯辛頓安全房屋和雪南一同工作。

局長派來一個言語無味的矮小人物，他是版畫的專家，特別是對英國的古代稀世珍本。他沒有說出姓名，不過他上課教授，使龐德和雪南至少有了相當基本的知識。

一星期內，他們學得了由古老卡斯東的簡單木刻，一直到十七世紀中葉，其間並沒有什麼盛名的製版家。眞正傑出作品的大師們有杜勒、路卡斯．房萊登等人。他們涉及年輕人何班，第一位英國銅版家約翰．蕭特，一直到賀拉、何嘉斯及同代藝人，經過了浪漫派傳統時代，最後到十九世紀鏤刻技術時代。

第三天局長到肯辛頓要教師專門教授何嘉斯。理由在當夜便明白了，當局長又出現時，他帶了譚南和自己兩條用繩拉住的狗。

『喂，我想可以告一段落了，』局長說，他坐在房中最舒適的椅子上，對壁紙的低格調皺皺眉頭。局中所有隱密的房屋都佈置得像三流旅館。



『兩件事，』局長說下去，『妮娜．畢馬克，原姓克拉維似乎很清白。第二，彭約瑟教授在藝術界中並不受到某些人的歡迎。明天報界會像發瘋一樣。事實上，他們已經在打聽你的消息了。』

『我究竟以前做了些什麼事？』龐德感到警惕起來。

『沒什麼，』局長又以專業的聲音說，『你發現了一套不爲人所知簽着何嘉斯的版畫，一如以往的「浪子行」——或是「商女行」。這次這套「淑女行」一共六張，非常美麗——引起了騷動，我可以告訴你，它們已經經過鑑定；你一直想保守祕密，可是現在已經洩漏出去了。新聞說你根本無意在英國出賣，並且打算帶往美國。哦，下院一定會提出質詢，毫無疑問。』

龐德咬咬嘴唇。『版畫呢？』

『美麗的贗品。』局長笑了起來。『可是很難證明，它們花了局裏一大筆錢。明天拿來，在你下星期去紐約前，我會把消息洩漏給新聞界。』

『談起出發……』龐德把局長帶到另外一間房裏去。事情進行時，不是到最後關頭，不可能期望英國或美國的情報機構給他們支援，因爲很少人知道他們此行的任務與身分。

『沒有後援？』龐德說。

『你以前也沒有後援出勤過，詹姆士，』局長柔和了下來，使用龐德的名字。

『不錯。我個人的裝備安排好了？』

局長點點頭。『ＶＰ七〇手槍，子彈，你愛用的小刀放在手提箱裏——裏面還有六張何嘉斯贗品

版畫——都先送去紐約旅館中。供應部會替你準備幾件有用的東西。你走之前要和李小姐開次討論會。』

『那麼我還有件要求。』

『說吧，如果可能的話。』

『銀獸。』龐德直望着局長的眼睛，注意到遲疑的光芒。『銀獸』是局裏同事給龐德心愛私人用車的暱稱——紳寶九〇〇——那是他自己花錢用特別技術製造出來的。大家都同意它是龐德的玩具，〇〇七對這種說法只是有禮地笑笑；他也知道武器官布士洛少校常常在車邊徘徊，想探出其中到底有什麼奧妙：隱藏的車內小室，催淚氣管，防彈車中最近還有些新的改良。連『可愛』，無疑是受了布士洛的指示，也想探看出車中的祕密。這種時候，〇〇七會憐愛地拍拍她的屁股，要她別管閒事。龐德現在把自己的救生機會放在局長手中。

『銀獸如何?』

『我在美國需要它。我不要看公共交通工具的臉色。』

局長的笑容一現即逝。『我可以安排替你租一輛——合適的左手駕駛座。』

『那不一樣，你知道的，長官。』

『你也知道，那不是公家的用車。天知道你在裏面藏了些什麼……』

『長官，』龐德頂撞道。『對不起，我需要那部車子和必要的文件。』



『讓我晚上考慮一下。明天告訴你。』局長咬着烟斗低聲咕噥着走出去。

事實上，龐德並不奢望能把車子帶走，即使他是去美國出特別行動。但是第二天晚上局長先講了一套局裏經濟困難的話，但最後還是同意了。局中十分勉强讓龐德把紳寶車帶去。『它會在那邊等你，』局長喃喃地說。

他們的到達——彭約瑟教授夫婦和他們的紳寶車——的確頗爲轟動。龐德以學究派咬文嚼字而比較細的聲音在甘迺迪機場簡潔地回答記者的問題。新聞界認爲他想在美國出售新發現的何嘉斯版畫?嗯，他並沒有什麼打算。不，他心中並沒有特別的買主；這次只是來美國作私人訪問。不，版畫沒有帶在身邊，不過是的，他可以透露，已經放在紐約了。

僞裝的龐德對自己聲音的改變也感到滿意，他在回憶裏模仿以前在伊頓讀書時老師的語調說話。那人曾經使龐德很頭痛，他現在模仿他說話作爲嘲弄他，心中暗暗得意。同時，他確信晚報上的標題會對他不欣賞。新聞界對藝術並無興趣，他當時說，只會引起很多麻煩。『到那種地步，』他拉着雪南擠出人羣。『你們這些人關心的只是價錢。美元，美元，更多美元。你們追求的——只是價錢。』

『那表示你的確要到這裏來出售，教授?』一個新聞記者不客氣地問。

『那是我自己的事。』

在五十六街和公園大道的崔克旅館中，行李正在等待他們。龐德仔細地打開它，迅速把版畫和武器分開。版畫要送進旅館保險箱。這些硬貨呢?嗯，他要帶了VP七〇，而小刀放進供應部在前幾年

特別爲他製造的手提箱祕袋中。 他專心整理東西時， 沒有注意到站在他身邊的雪南像個冷淡的風信鷄。

在肯辛頓時，她一直堅持稱呼他『龐德』。當他彬彬有禮地請她稱他『詹姆士』時，雪南坦率地拒絕。『我知道你和我爸爸是夥件，』她說話時不看着他。『現在我們只有職業上的關係。我叫你龐德——除了在公開場合我們扮演的是夫婦角色。你叫我林雪南。』

詹姆士．龐德笑了起來。『好，你高興怎麼叫都可以。不過我要叫你雪南。』

他去櫃台把版畫存入保險箱後，回來看見她在站在房間中央，雙臂抱在胸前，一脚輕踏——不論她是否有意，的確是誘人的模樣。

『怎麼樣？』他輕聲問。

『什麼怎麼樣？』

龐德聳聳肩。他是個習慣的動物，他又照常解開行李，甚至于把睡袍也扔在雙人床上。『沒有線索。』

『有一件，』她指着睡袍。『我們還沒有解決誰睡床誰睡沙發。以我來說，詹姆士．龐德先生，在私下時便沒有婚姻關係。』

『當然。我睡沙發。』然後他走向浴室，龐德把睡袍扔在肩上。『別担心，雪南，你和我在一起就像修女和我在一起一樣安全。你可以睡床。我一向選擇比較不舒適的生活。』



他可以感到她在後面的憤怒表情，他出來時，看見她後悔地站在床邊。『對不起，詹姆士，我實在不該那樣想你。我爸說得對，你以現實世界的標準說，是個君子。』

龐德沒有臉紅，雖然一般女士從來沒有用『君子』稱呼他。『好了，雪南。我們出去享受一下——否則至少也要吃頓晚飯，我知道附近有個地方不壞。』

他們一同走向東五十二街的白麗歌。菜餚不能再好了，雪南暗自承認，甚至于龐德替他們兩人叫了一樣的菜；肥嫩新鮮的蘆筍，加上奶油檸檬；上佳香檳浸菲利牛排，入口即溶的梨子。

他們喝着一瓶六九年的唐白麗儂——雪南神色輕鬆感到十分愉快。雖然龐德沒有脫下彭約瑟教授的外表，不過她覺得能看見僞裝後面的人；她父親常常談起的人：藍色而難以忘懷的眼睛，黝黑而輪廓突出的臉孔，殘酷有時却溫存的嘴巴。磁性的誘力——這是她唯一想到的形容詞。她心中想在她以前，不知道有多少女孩這麼想過。

晚飯過後，他們走回旅館，拿了房間鑰匙，乘電梯上到三樓。

三個穿着筆挺西裝的彪形大漢擠進電梯，門關上了。龐德還沒有來得及拔到VP七〇槍柄，一隻手抓住他的手腕，另一個拉出他的手槍。

『我們安安靜靜地回房間去，哼，教授？』一個說。『沒有問題。我們只是替一位想見你們的人送請帖來，好吧？』

# 第七章　强迫邀請

雪南和龐德在肯辛頓一起工作時，便訓練出一套信號，以便這種環境下使用，龐德對說話的那個大個子點點頭，抓抓右太陽穴，咳嗽一聲。雪南懂得意思：和他們合作，注意我的暗號。

『沒問題，哼?』說話的人是三人中最巨大的，比龐德高上幾吋，由他的身架看來像是個有啤酒桶胸膛的舉重選手。另外兩個人也一樣粗壯。職業流氓，龐德想。內行而且有經驗。

大個子由龐德手上取過鑰匙。他鎮靜的開了房門，讓兩人先進房去。龐德被重推一下，坐進椅子裏，一雙鐵鉗般的手緊緊由後面按住了他的雙肩。雪南也受到同樣待遇。

過一會龐德才認出第四個人站在窗口，偶爾望望街心。他們進房前，他便在室內等待了。龐德看清他體形苗條，像個運動家，整齊的軍人髭鬚，穿着過份的燕尾服，那人先前在旅館大廳接近過他，把一張金邊的卡片塞進他手中。那人自我介紹是馬沙，說什麼在機場記者招待會上見過面，現在想私

下和他談版畫的事。龐德相當不客氣地拒絕了去酒吧喝一杯的邀請，以爲那人是採訪新聞的記者——但是他沒提起是那家報紙。龐德也沒看過卡片，只把它塞進口袋，說等休息一夜後再看。

『好，教授，』大個子說，他站在房間中央把弄着那把ＶＰ七〇，樣子便像個玩石頭的大猩猩。

『你帶了傢伙，哼？你知道怎麼用嗎？』

龐德以教授特有的威嚴喃喃地表示憤怒後，說，『我當然知道怎麼用，』他說。『告訴你，在戰爭時——』

『是什麼戰爭，朋友？』後面按住他的人問。『美國革命？』

三個粗胚都大笑了起來。

『我是二次大戰時的軍官，』龐德莊嚴地說。『我見過許多戰役……』

『二次大戰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朋友，』大個子打斷他的話，站在龐德面前顯顯手槍。『你這玩意十分危險。可是你帶這個做什麼？』

『自衞，』龐德一本正經地說。

『是，我知道。做什麼用？』

『對付强盜，小偷。像你們這種惡棍，想來偷我們東西的人。』

『你什麼時候才會學點禮貌，白里尼？』窗邊傳來冷漠的聲音說。『我們是來下請帖的，別讓彭



約瑟教授在這裏動火殺人。記得嗎？』

『偷你的東西！我們不是來偷你東西的，』叫白里尼的大個子裝出有禮的樣子，臉上是一副無邪的表情。『你有些畫，是不是？』

『畫？』

『是，特別的畫。』

『版畫，白里尼，』窗邊的人以威嚴的聲音說。

『是，版畫。謝謝，馬沙先生。你有些版畫，是那個叫做什麼的。』

『何嘉斯，白里尼，』馬沙仍然望着窗外糾正他。

『我擁有些何嘉斯版畫，』龐德堅决地說。『「擁有」和「有」並不是一回事。』

『我們知道你把它放在這裏，』白里尼以假裝的忍耐說。『在旅館保險箱。』站在窗口的馬沙轉身面對龐德。龐德現在看出他是四個人中最危險的一個。他有種相當程度的威嚴與機伶。

『我們坦白地說，』他說，『你們兩個人都不會受傷。我們是代表畢馬克先生來的，他想看看那些何嘉斯版畫。稱之爲邀請。但是他不想等到明天才得到消息。你有了他的名片——我在大廳給你的那張。我猜他是要向你出個價錢……』

白里尼笑了起來。『他不能拒絕的價錢。哼？』

馬沙並不感到好笑，『別吵，白里尼。』開門見山地說，『你打個電話給櫃台，叫他們把版畫送

上來，然後我們就走。』

龐德搖搖頭。『不行，』他笑着說。『我有鑰匙。他們另有一把。和銀行一樣。』他騙他們。『除了值班的和我才能開。連我內人都不……』

龐德暗自慶賀自己在最後一刻鐘改變主意，他決定把畫放在紳寶密室中更加安全，而且可以在緊急時立刻開車離開。

『馬沙先生說過，』白里尼又說下去，禮貌全沒有了。『我們不想傷人。如果你不合作，那麼路易和小子在這裏，』——指抓住龐德的人——『會使你的小夫人十分不快。』

馬沙離開窗口，走過還在玩手槍的白里尼身邊，站在龐德對面。

『彭約瑟教授，我建議你和白里尼散步下樓去拿版畫。然後我們一起去甘迺迪機場。畢馬克先生派了私人噴射機來接你。他希望你和他一同進晚餐。現在已經很晚來不及了。不過我們可以彌補損失的時間，你和彭太太可以在莊園裏好好睡一覺。我保證，那裏比這個爛地方舒服多了。怎麼說？』

『哦，馬沙，』龐德說，『你們簡直是荒唐。我早先已經告訴過你了，我們不打算明天有任何約會。如果你眞代表那個人——畢馬克，你可是說他的名字……』

『省口氣了，』白里尼打斷他的話，『快走。別想做什麼傻事。』他走向雪南，一把把她的衣服由領口撕到腰間，露出她沒有穿胸罩的乳房。

『美，』路易吸口氣，望着他抓住肩膀的下方。『美極了。』



『不可以，』馬沙命令道，『不可以做這種事。對不起，教授，可是你看，畢馬克先生一向沒有耐性等待回信。我替你把東西收拾好，你和白里尼去拿版畫。我們立刻去甘迺迪機場。』

龐德點點頭，他安靜地說，因爲他自己也發現在幾秒鐘內眼光一直盯着雪南暴露的雙乳。『不過內人需要換套衣服。我們可以下去時順便去拿……』

『我們現在去拿版畫，』馬沙斬釘截鐵地說，不容許再有所爭辯。『別對教授揮槍。放進衣櫃去，你自己有槍。』

白里尼由外衣中拿出一支小左輪。他把槍向龐德亮亮後，又放進衣袋，再把VP七〇擺在衣櫃裏。

馬沙對小子點點頭，龐德肩上的雙手放鬆了。龐德故意揮揮雙臂，想盡快恢復血液循環。同時他輕咳一聲，拉拉衣領上幻想的線頭——對雪南表示準備好。他大聲說需要手提箱。『我的鑰匙在裏面。』他對着行李架上的手提箱作個姿勢。

馬沙拿起手提箱，在手中量了量。他滿意後，把手提箱交給龐德。『拿了鑰匙跟白里尼走。』

這個箱子和他原來的一個相似，『可愛』替他修改後作爲此次的用途。它的主要特色——根據原來那個箱子的密室而做得更有效——那是縫在右邊襯裏中的彈簧薄層。左邊號碼鎖定了三個三，右邊定在三個三上，裏面彈簧立刻動作，在五秒鐘內，龐德的小刀便在箱底出現。

他把箱子放在膝蓋上，龐德衡量一下目前情況。他們的處境十分爲難，龐德不但不能去找夜班職員開保險箱，而且決不能讓這些惡棍發現紳寶的祕密。他在一瞬間考慮到汽車前處置白里尼的辦法。

在戶外對付一個人比在屋裏對付四個人容易許多。可是雪南怎麼辦？他不能冒險。另一個辦法是——在這裏冒險一擊對付四個人——似乎過于勢力孤單。他望了她那邊一眼，知道她已經準備好了。

龐德想，先除去站在他旁邊的馬沙，他小心地把左邊號碼鎖撥到三個三，然後把箱子轉個方向，使小刀掉下來落在他大腿上。等馬沙倒下後，他立刻撲向白里尼，希望奇蹟出現，希望另外兩個人呆了一呆，再對付他們。這一切端視三個因素：自己的準確度，雪南的準備動作，以及小子的動作有多快。

他輕移箱子，然後把右邊號碼轉在三個二上。龐德再動箱子時並沒有聲音，他把手滑到箱底去按五秒鐘後落下的小刀。他感到刀柄滑進右手，他知道另一把刀子只要等五秒鐘便會再落下來，他行動了。

飛刀需要精細的平衡，連飛刀專家也無法隨心所欲的投擲中的。敏捷的投擲，普通都是刀尖向前水平地射向目標。

龐德不在不得已時，儘量避免傷人。所以他兩次飛刀必須非常準確，而又不能用致命的刀尖。

他還沒離座，便用手腕用全力投出第一把小刀，然後伸回箱底接第二把小刀。

第一把刀子飛射出去，柄頭準確地擊中馬沙雙眼中間。也許他根本無所覺察，頭一仰，刀子落在地上，人也跟着倒地。雪南和龐德同時動作，雙腳頂着地板，全力把椅子向後面頂撞過去，路易正注意馬沙倒地，冷不防自已被椅子撞到。龐德只聽見那人冷哼一聲，被雪南連人帶椅撞倒下去。



這時龐德把手持另一柄刀面對白里尼，〇〇七想不到那人的反應動作那麼快速。幸而那大個子只向右移了幾吋，第二把刀的刀柄重重地擊中他的右耳。

時間有如是凍結了一樣，白里尼站在那裏，手已伸向衣袋取槍。刀子落了下來，劃破了他的耳朵。他叫了一聲向前踉蹌走了一步，倒在正在地上掙扎的雪南和路易身上。

小子在龐德身後正猶疑不定，龐德把箱子扔下，使用全身力氣由椅子上跳起撲向床上櫃上的VP七〇手槍。

他發出空手道時的大喊，把空氣由胸中逼出，不到兩秒鐘，走了三步。他的手一抓住槍柄，拇指按開保險，急轉過身，雙臂展開，準備對危險的目標發射。

小子的手已伸進衣袋，龐德喊道，『不准動，停止！』小子表現了强烈的求生意志。他停止，手遲疑了一下——眼睛望着龐德——服從了。

雪南這時已掙脫身體，以驚人速度跳了起來，雙手重重地向下砍在路易的頸項上，那人咕嚕一聲攤在地上。龐德微笑地走向小子，伸手把他衣袋中準備使用的武器拿出來，忽然在他耳旁打去，小子也和同伴一樣昏迷了過去。

『換衣服，雪南，』龐德輕聲說，然後又加了一句，『不，先幫我處理這堆人。』

他們一同繳了四個大漢的武器，雪南顯然不注意自己裸露的胸膛。龐德由手提箱中的特別袋子裏拿出一個密封的塑膠套。他拉出哥羅方的布墊，使四個人呼吸了痲醉藥後死死地躺在地上。

『粗笨而沒有效率，但是比叫他們吃藥方便些，』龐德說。『只是預防這種情況發生時才使用的。最古老的方法常常最靈光。至少半小時內醒不來。』

他們把四個人的手腳用他們自己的腰帶和領帶綁好。這時雪南才看見龐德的小刀對白里尼右耳造成的傷害。上面半付耳朵被削了，剩下一層皮連着的肉塊。龐德又從箱中拿出些油膏替他止血。雪南也嫻熟地用膠帶把兩塊耳朵破片連接起來。

她終于發現自己是半裸着身體，可是她並不覺得難爲情，她拉下白短褲，穿起一件牛仔褲和襯衫，這時龐德把他們的東西塞進一個塑膠袋裏。忽然他想起塞在口袋裏的金邊名片，那是馬沙在大廳上給他的。

他拉出來看。

一面是花體字，『**畢馬克**』，下面是黑色粗體字：『**企業家——德州阿瑪里洛**』。名片背後潦草地寫：

彭約瑟教授、夫人：

請賜我光榮做幾天我的貴賓。帶何嘉斯來 。決不使你虛度此行。 我的安全經理馬沙將帶你去甘廼迪機場乘我的私人噴射機。

畢



龐德把卡片遞給雪南。

『那麼，去阿瑪里洛，我想還是乘車去。』他說。『他們決想不到。你的東西全收拾好了？』龐德看見雪南臉有憂色。『你的名聲會比你先到，詹姆士。』她叫他名字時，口角有一絲笑意。

『你是說像彭約瑟這種老人居然會投擲飛刀和空手道？』龐德說，一邊把刀子放進箱子的彈簧夾裏。

『對。』

他想了一會。『畢馬克找上我們了。他們立刻會知道我們不是小販。看他的反應一定很有意思。好，我們出發吧。』

『他們怎麼辦？你叫警察嗎？』

『我們現在不要引人注意。我在信封裏留下錢和鑰匙，放在洗衣間。幸而這間房門裝的是老式鎖，沒鑰匙從裏面也出不去。他們也不會忙着打電話給櫃台，一定會慢慢設法出去。』

龐德彎腰檢查馬沙的身上，是否找得到另一把由女僕那裏賄賂來的鑰匙。

『該走了，』他說。『我們由後面樓梯下去。』

# 第八章　死亡通知

他們過河時一刻不停，沒有回頭望燈火輝煌的美麗城市，和使其他房屋看來像侏儒的世界貿易中心雙塔。他們要急急把和畢馬克手下的距離拉遠。龐德也需要時間思索。如果正如他們所疑心的，畢馬克是幽靈黨的一員，也許可能就是新的布洛菲，那麼他們的敵人已經比他們佔了一著先機。

龐德已經知道決不可低估幽靈黨。因爲目前大多數的恐怖活動都和莫斯科有關，甚至攜手合作。英國情報組織的高級官員都經常强調，恐怖份子與蘇聯的行動有同等重要性。

龐德在少年時讀過些老式的緊張小說，那些書常常提起些以統治世界爲目標的瘋狂教授或主謀。當時年輕的龐德懷疑，如果那些瘋漢惡人一旦統治了世界又打算如何？現在他知道了。幽靈黨和若干相似的組織——與蘇俄和共黨的意識形態有密切關係——他們要使人類置于國家決定的社會中，這個國家將控制每個人的行動與思想，連他們讀什麼書聽什麼音樂也加以規定。

龐德在打擊幽靈黨時，可以說是爲民主制度作了一次反擊——這民主制度並不是西方那種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現在他的工作是要在思想上佔敵人先機。

他第一個想法是前往德州面對畢馬克——正面作危險的衝突。可是當他駕駛紳寶車時，他又認爲最好去什麼地方躲個一兩天。『如果我們採取低姿態，』他對雪南說，『不久便會發現畢馬克到底是否在渴血。和幽靈黨有關係的人和黑社會息息相通，他們現在一定在到處追踪我們。』

雪南提起了華府——『不是市區或喬治鎮。附近什麼地方。那裏有許多大的汽車旅館可以歇腳，最好離大路遠點。』

這個主意有點道理。龐德上了高速公路後，便踩油門到最大的安全速度。早上三時左右到達華盛頓特區，他很注意後面有沒有尾隨的車子，龐德在首都繞了一會，最後到了阿納柯斯蒂公路，發現一個汽車旅館的出口標示。

他們選擇的這個地方廣大得足夠他們躲上幾天——三十層高，地下的大停車場可以讓紳寶車失踪。他們分開登記，陸卡露女士與柏金先生。兩人住在二十層相鄰房間，陽台可以看向阿納柯斯蒂公園和河流。雪南指出遠處可以看見阿納柯斯蒂和十一街的橋樑以及在地平線處一堆黑影的華盛頓海軍船塢。

兩天，龐德心中盤算。兩天可以躺下，而睜開眼睛。然後他們再向西去，正如他說，時間快得如



向地獄直奔而去。『運氣好的話，四十八小時可以抵達阿瑪里洛。在什麼地方過一夜，恢復體力，那時我們便知道畢馬克有沒有在跟踪我們，如果沒有……』

『那麼直搗虎穴，』雪南替他說完。她對前途似乎相當冷靜，雖然他們兩人都沒有忘掉他們同事的下場——在路易斯安納州的沼澤中慘死。

『該改變化裝了，』龐德說。組織替他們安排了新名字。他先洗去頭髮的灰色，除去鬍髭與眼鏡，除了打薄的頭髮一時無法長厚之外，其他和他本人則沒有什麼兩樣。

畢馬克的手下可以容易地認出雪南，所以她對自己的容貌化裝了一小時——重做髮式，畫黑眉毛，有色的眼鏡。她利用簡單的手法完全改變了自己。

龐德認爲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畢馬克的手下。『守六小時，休息六小時，在大廳裏，』他說。那是唯一的辦法。『我們找個有利的地方，注意面孔。如果那四人幫出現，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兩天，我想已經把他們抛開了。』他們作了最後決定——第二天黃昏早早離開旅館。龐德繼續化裝，雪南可以恢復本色。

立刻採取例外工作。他們扔銅板決定第一班次。雪南輸了，便去大廳守第一班。

休息之前，龐德迅速地檢查行李，最重要的是手提箱刀子插回原位，但是他先拿出一把綁在左小臂上，然後再檢查另外一項；供應部的個人求生箱。

上層是紙頭，一本日記，以及任何事業人士必要的設備——計算機、筆等等。下層是用滑板和鈎

鏈的，『可愛』在裏面放了所謂支援物件：小小的短鼻手鎗和子彈，一連串萬能鎖鑰，上面還附有些小工具，全是按『可愛』的規範打成的；一雙有墊皮手套；半打引爆器，和一小堆塑膠炸藥分開儲放；還有一段引線。

他們本想加上延遲引爆的電子設備，但是在最後一刻，他們認爲三十五呎長的半吋尼龍索和一些小型抓鈎可能更有用處。尼龍索雖然細而易藏，仍然佔了不少空間，便容不下更精巧的攀登工具。密層中的每樣東西都用泡沫乳膠模型保護着。

〇〇七檢查了VP七〇和備用彈夾後，躺在床上，立刻沉沉入睡，五小時後他被自己吩咐的驚鈴叫醒。『這是八時呼喚，溫度六十七度，愉快的午後。祝你好……。』龐德回答，『謝謝你，』聲音仍然說下去，『這是八時呼喚，溫度六十七度，愉快的午後……』

『你好，』龐德對錄音機的聲音說。

龐德淋浴，修面，換了黑便褲和他喜歡穿的海島棉襯衫，又穿上雙厚跟的涼鞋。海軍短夾克隱藏了槍帶和VP七〇自動手槍。詹姆士·龐德準時去大廳接雪南的班。

他們沒有說話，只是輕輕點下頭表示換班。龐德發現在咖啡店裏和酒吧，可以看清楚全廳。

他先去吃了一大堆東西——一大塊火腿，兩個煎蛋，煎洋芋，然後去酒吧要了杯伏特加馬丁尼——沒有人拿相片來向酒保問東問西；也沒有看見那四個壯漢出現。

四十八小時過去，沒有發現任何異常。輪班之餘，他們也收看電視新聞，沒有紐約市崔克旅館有



人被綁的消息，也沒有彭約瑟夫婦和版畫失踪的新聞。

不是畢馬克也在等待，便是他手下的查探還沒有結果。

龐德和雪南都沒有注意到，有一個利眼門僮留意到他們兩人準時出入大廳。門僮等待了二十四小時，沒有報告旅館經理，却打個電話去紐約。

打電話時，對方仔細詢問有關男人和女人的外表。電話那邊的男人聽完坐着思量了一會。他是個大公司的許多經紀人之一，而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個大公司是個極爲龐大的罪惡集團。他只知道公司在追踪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可是他得到的外表指示却和這兩個人不同，但是只要稍微改變一下，可能便是可以使他得到一筆巨額花紅的對象。

他花了十分鐘才下了決心。最後他拿起電話撥了號碼。對方有人接電話時，經紀人說，『嗨，邁克在嗎？』

『不是我們拋開了他們，』第二天晚上龐德在旅館裏說。『便是他們在阿瑪里洛的中途等待我們。』他咬了一口鮪魚三明治，喝口礦泉水送下去。雪南守最後一班時，由下面帶了食物上來。鮪魚三明治不對龐德的胃口，可是雪南却似乎很愛吃。她很沉默地梳着頭髮，回到正常的容顏外表。

『你有什麼煩惱？』龐德問，他注意到鏡中女郎的臉孔有憂愁之色。

她等了很久才回答。『這次有多危險，詹姆士?』

到目前爲止，雪南一副辦公出差的神情，現在才有點不同。『沒失去勇氣，雪南?』他問。

又等了一會。『不，不盡然。但是我想知道勝算如何。』她由鏡前轉回身，走向他坐着的地方。『你知道，詹姆士，對我說來，這完全不切實際。不錯，我受過訓練，很好的訓練，但是訓練總覺得……，像是一種綺想。也許我坐辦公室太久了——而且不是合適的辦公桌。』

龐德笑了起來，但是心中有個結在，因爲他在面對幽靈黨時，便有種緊急之感。『相信我的話，雪南，這些事比踩炸藥桶還要危險很多。以前我也曾經和白色大厦的要員在一起參加開不完的會議，有如你們在美國一樣。回到倫敦，我的組織像是沒有臉的人。你不知道你的立場如何。但是在現場，還是老話，你必須有勇氣，還要有運氣。』

他又喝了口礦泉水。『這次是麻煩，有兩個理由。第一，我們沒有恰當的支援，在最後關頭也找不到援兵。』

『第二個理由?』女郎問。

『這點更糟。如果眞是幽靈黨，那是狠毒而不擇手段的敵人。而且他們和我有私仇，特別恨我。我殺死創始的領袖，所以他們要報血仇；幽靈黨渴血的時候，從不半途而廢。和他們在一起，你不能希望快快無痛地解決。如果他們佔了上風，幽靈黨會讓我們在恐怖虐待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雪南，如果你想退出去，現在就告訴我，你是個了不起的夥伴，我喜歡和你在一起合作。但是你不能……好



，趁早分手的好。』

雪南的眼睛中的積雪溶化了，龐德覺得那既誘人又危險。『不，我要和你繼續工作下去，詹姆士。當然我很緊張，但是不會讓你失望。你盡你的力量，』她說到這裏笑了起來。『我承認我開始很担心，爸把你描繪成一個花花公子和色狼——他說你以前如此。我猜你現在仍然難改風流性格。不過……』她說了伸手摟着他的頸子。

龐德輕輕地把她的手移開。他的笑容帶有哀愁。『不，雪南，別以爲我不動心。非常之動心而且高興。可是你是我最好朋友的女兒——他也是我認識裏最勇敢的人。』

詹姆士·龐德也知道若不是在此時此地，他早已把她抱到床上恣情愛嬉了。

『來，我們走了，』他說，他聽見自己沙啞的聲音。『我們下樓的時候，你去付賬，我把車子開到前面去。』

雪南點點頭，拿起電話通知櫃台：他們在十五分鐘內要離開。『你把我們的賬單準備好，好嗎?請派個人在十分鐘內上來拿行李。』

龐德已經收拾好了行李，『要派人做什麼?拿行李下去?那通常是我夥伴的工作。』

這次她向他扔過一個梳子，他低頭避了過去。

龐德和雪南在商量時，一輛黑轎車停在三十樓下面的大門口。龐德對這些人一定很清楚。駕車的是黝黑而敏捷的人，鷹鈎鼻子。隔壁坐着一個高大桶胸穿黑西裝和舊式寬邊帽的人。後面坐着一個寬

肩大手獐頭鼠目的人。第四個有軍人鬍髭的却不在車內。這完全是白里尼的事，馬沙如果不喜歡，他可以滾得遠遠的。白里尼是個不願中途放棄的人。

『照着我的話做，』白里尼吩咐道。『路易和我進去扮警察。啊？』

白里尼和路易下了車走進大廳，眼睛看向每樣會動的東西。他們前往接待櫃台，拿出警徽迅速地向他們揮揮。警徽看過後，談了幾句，又拿出相片指認。

兩個職員立刻認出彭約瑟教授夫婦，告訴了房間號碼，並且說他們登記的是另外名字。

『有什麼問題嗎？』一個女孩問。

白里尼對她笑笑。『沒有什麼大事，小姐。不用担心。我們是來照顧他們的。教授是個要人。不過我們要保守祕密，在暗中保護他們。』他又說他們有個人守在外面車子裏，並且請求讓他們兩個人在旅館檢查一下。

毫無問題。職員會向值班經理報告。他們可以幫什麼忙嗎？是，有的。白里尼問了十幾個問題。不到五分鐘，他的問題都得到滿意答覆。

白里尼回到車裏，又把計劃再說明了一遍。『我們快去下手，』他對駕駛車的小子說。『他們再幾分鐘就要走了。有對講機嗎？』

他的耳朵在包紮下還在悸動。他們在醫院治療過，但是怕時間拖得很久，不一定能完全痊癒。他的手不斷地摸着耳朵，又叫小子守着電梯，在二十樓找個可以看見全景的隱匿處所。那裏沒有後梯，



除了電梯，只有由防火梯下去。

『路易和我去地下的修護間。別被他們看到，也不可看漏了他們。只可以用對講機，懂嗎？』

白里尼帶了路易抓了一套强力對講機，下了汽車進入旅館。小子停好車子也跟了進去。

一個熱心願意替警察服務的職員，把準確的方向指示給他們。白里尼和路易下了四層水泥階梯到了一處設備區——電氣、熱氣、空調和所有電梯的控制間。

值班的工程師是個聰明漂亮的年輕人，他困惑地望着兩個陌生人走進來，路易的右手向他揮了下，他便昏迷過去了。

白里尼迅速的展開工作，檢查所有控制旅館電氣設備的配電盤，這裏有點像是大海輪的機房。兩分鐘後他找到了控制電梯的部份。他由衣袋中拿起一個長盒子，找到準備工作的區段，取出電匠的螺絲刀。

四個電梯分別由一個控制盤管理，電梯是標準型的，電氣驅動的車子，每部有附屬設備。發電機，馬達，最後限制開關；平衡物；轉鼓；二次絞車；加上普通的安全設備，設計來切斷電流和加上煞車。每個電氣部份有三根熔絲，所以每個電梯的所有熔絲斷掉的機會非常小。

白里尼小心地把每個電梯的熔絲盒取下。在一邊的路易則取出一支粗重的繩剪把拉着『**轉鼓放鬆器。危險！**』的四個封在配電盤上方的拉桿剪斷。鬆鼓器會放開捲緊放鬆電梯主纜繩的調速器。只有維護工程師才會這樣放鬆轉鼓，使電梯隔離而停在軸洞底部的特別緩衝器上。

如果電梯走動時，放鬆轉鼓，車內有人時，一定會死亡。

六分鐘後四部電梯都呈現危險狀況。熔絲盒也取了下來。白里尼看了看熔絲，隨時可以取下。鬆鼓器也一樣隨時可以放開。

他們退後一步站着，望向他們的手工時，忽然對講機中有熟悉的聲音響了起來。『基督，』小子輕聲對着機組說，『我們正是時候，他們離開房間了。行李則送下去。他們來了。是她，沒錯。男的不大一樣，不過是他沒錯。是他們，老白。』

雪南和龐德在二十樓上，手中提着手提箱向電梯走過去。電梯口的廊道上佈置着闊葉盆景。龐德背對着盆景，按了『**下去**』的電鈕。

他按鈕時，小子的聲音急促地在對講機中響起。『三號電梯！進入三號了！』

白里尼迅速地把三號電梯的所有熔絲全抽了出來，而路易把同一電梯的鬆鼓器也放開了。

龐德對雪南笑笑。『走了，好。向西而去。』

『驛車，前進——』雪南剛說出口，忽然電燈暗了，他們都被拋開一邊，電梯搖動了一下，以增加的速度一直向下墜去。



# 第九章　好戲登場

雪南張口恐怖地大叫，但是却發不出聲音，只有臉部上的恐怖表情。龐德在幽暗中看見她的面容，不知道她的叫聲是否被電梯左右搖擺和軸壁相撞聲音所壓了下去。

可是在這幾秒中，龐德似乎聽見她——一種越來越輕的恐怖嘶喊，好像他自己站在梯頂上，看着她下墜似的。那是種奇怪的經驗，他的一半心神還附在體中。『抓住！』龐德的大喊被金屬木頭的碰撞聲和耳邊的雜音與壓力所淹沒。電梯下墜時，他的手扶在電梯三邊都有的扶手上。第一下震動時，他便本能地握緊把手，然後電梯下墜了。

龐德心中想像着，一部電梯在軸洞底部摔得破碎不堪的景象。

電梯自二十層樓開始增加速度，經過十五層……十四層……十三層……十二層……十一層……他們不知目前置身何處，但知道最後的恐怖即將來臨。

然後在一連串左撞右碰的巨響中，事情發生了。

在修護間的白里尼和路易已經逃跑了。電梯摔到底部緩衝器上破碎支解的情形即將來臨。可是白里尼不知道這家旅館的電梯連有一項古老型式的附加安全設備，而那不是依靠複雜的電子設備的。

兩條鋼索一直垂到軸坑底，它們的使用不受斷電的影響。這兩條像繫船纜那麼粗的繩索鬆懈地固定在電梯底下的抓式煞車上。電梯下墜速度增加時使底部鋼纜加緊，在內部發生壓力，結果兩個抓式煞車動作，它們分裝在電梯的前方兩邊。

電梯下墜前幾秒鐘，右邊的一具最後安全自動設備，因爲鋼鐵與鋼鐵的碰撞而被削斷。左邊的一具却發生作用慢慢向內加壓力。終於通過十一樓時，安全煞車跳動，鋼爪自動向外伸展。它就像在最後生死關頭時拚命抓住任何東西的手，鐵煞車打中了牆上的鐵桿，第一根斷了，第二根，第三根。

電梯內是一連串激烈的震動搖擺。整個底部似乎斜向右邊，每震動一下，速度便緩了一些。然後在金屬木頭聲中，電梯完全偏向右邊。龐德和雪南想抓住扶手，他們知道頂部已經被撕去了，那是在速度變緩時撕破的。最後一次强震時，底部前方也鬆開了。

雪南的手已經鬆開了。

這次龐德聽見嘶叫聲，借着梯頂裂開進來的光線，看到雪南向前滑去，她的腳已經消失在地下前部的外面了。他一手緊抓住扶手，趕忙向前傾身。

『支持住。設法抓住什麼東西。』龐德自以爲鎭靜地說話，可是他自己聽到的却是不安的聲音。



他全身儘量向前再伸長，手掌鬆了一秒鐘，然後緊緊抓住雪南的手腕。

整個電梯在他們下面吱咯地響，地板像塊紙板般地下垂，以致看得見下方空空的坑洞。他冷靜的鼓勵她把另一手抓住他的臂膀，然後龐德開始把雪南拉回電梯內。

她雖然身體不大，但是此刻像有一噸重。他一吋一吋地把她拉上來。兩人緊張地維持平衡，幾乎是蹦足地拉着扶手。

這電梯能如此維持多久而不墜下去，實在無法猜測。龐德只知道一件事：除非他們重量能移去一些，否則他們生還的機會每一分鐘都在減少。

『他們怎麼能……』雪南細聲說。

『我不知道。』龐德往下看。奇蹟似地，他看見手提箱還在，塞在他的腳後。他輕輕移動，每動一下便停一會，他伸手向手提箱拿去。

即使這麼個簡單的行動，也證明了他們情況的嚴重，因爲每改變高度一點，電梯便呻吟搖動吱咯了起來。

他輕輕解釋該怎麼做。把手提箱平衡地擺在扶手上，龐德開始轉動號碼。他小心地把手伸向祕密夾層取出尼龍索、手套、撬鎖工具和小小的抓鉤。

抓鉤可以承担很重的重量。它在閉合時每個長約七吋，寬約三吋，一兩吋厚。要把它裝配好，需要經過三個步驟，然後鋼底伸出成爲八爪的圓形抓鉤。

戴上手套，把工具和萬能鎖掛在腰帶長長的鈎子上，繩索套在臂上，龐德把箱子關上。他把箱子交給雪南，叫她盡力保全這口箱子，然後把抓鈎拴在尼龍索上。

他們前傾，一手還抓住扶手，望向撕裂的地板。這邊的軸洞看得清楚，還有一些交錯的鐵條。

他把繩圈交給左手，慢慢把抓鈎放到下面的空隙中去。繩索搖了三四次才抓住了一根加强的鐵條，大約在電梯下面五呎。龐德輕輕放下繩索，像是要測量還有多深他才能出得去。

可能要一直向下墜落，才能使鈎爪不致脫落。如果成功的話，他可以利用電梯的交叉鐵條再爬向電梯。

龐德把計劃告訴雪南，將情形儘量向她說清楚。然後他笑着做個鬼臉，拿起繩索繞在身上——索圈只穿過右臂到背後穿過雙腿間，再自臂下出來用左手拿住。他沒有時間使用更安全的技術。

他慢慢向下滑，感到電梯搖動。當他接近缺口時，電梯開始因爲體重移動而顫搖起來。立刻又有金屬的聲音響起，有如電梯隨時會墜落下去。他忽然滑了下去，身體挺直，儘量接近坑壁。他似乎一直向下落，直到繩子緊緊勒住他的背部、雙臂和雙腿。

正如龐德担心的，他的體重會拉緊尼龍索，然後力量鬆懈了，自己上升得像個搖搖玩具。

過一會他懸在半空中，重重地碰到水泥壁和鐵條上。繩索勒得很緊。龐德覺得肌肉綳緊在抵抗，雙手用力拉着繩子。

小小的暗洞慢慢可以看清楚了：骯髒的水泥壁；鐵條和銹痕，油污，下面如同地獄般的黑洞。



他用腳緊緊抵着牆壁，向上看去。電梯斜抵着坑壁。上方的木頂已經折裂，能再維持多久，沒人能知道。不久電梯便會墜落下去。

如果那樣的話，結果十分可怕。龐德知道幽靈黨一向是不擇手段的。

他深吸一口氣向雪南喊道，『馬上上來接你。』他踢着牆壁，雙手向上攀援。當他踩到附近的鐵條時，便容易了一些。

他迅速上攀，一直到了抓鈎的地方。他停下來喘口氣，軸坑吹來一陣微風，使電梯跟着響動。在金屬聲中，他模糊地聽見喊叫與搥擊的聲音。

電梯下面裂開的地板離他的頭只有五呎。他鬆開抓鈎又向上爬，最後又找到一個可以固定抓鈎的鐵條；現在離電梯底只有一呎遠。

他轉身靠着牆壁，向雪南大叫：

『我把繩子扔上去。請把手提箱綁好，慢慢放下來。可是不要放開繩子，一直抓住它。』

他一手抓住鐵條，把下面的繩子收回。『好了嗎？』雪南傳來肯定的回答。他把繩子團成一球向電梯裏扔進去。

繩球像箭一樣直地向上射去。他又聽見雪南說，『抓住了。』一分鐘後，手提箱拴在一端慢慢下降。

雪南一直放下繩子，直到龐德叫她停止。他困難地向上拿了箱子，把它平衡地放在鐵條上打開繩

結。他把箱子上的一個掛鈎掛腰帶的大圈夾上。他又叫雪南把繩子拉上去緊緊綁住。『繞在手腕或肩膀上，』他對她喊。『然後滑出來。離下一層的門大約有三十呎遠。如果能到那裏，便可以找到安全的平台可以落脚。然後我來設法打開它。準備好了就下來。』

她很快地下來了，來得太快。龐德看見她的脚出現，繩子在他前面經過，接着他感到她的肩膀碰到他。

他知道會有很大的力量加在他身上，而且上方電梯也會搖動。可是他已經失去平衡，他立刻抓住面前的繩索。

他的手緊抓住尼龍索，兩個人都輕輕地在搖擺，一個接一個碰撞到牆壁。

『我們一個一個下去，』他喘不過氣地叫。『一直降到下一個門戶的平台。繩索剛好夠長。』

雪南急喘而興奮地回答。『希望支持得住我們的重量。』

『支持得住。記住別放手！』

『你以爲我會忘記？』她大聲喊，開始移動，一手接一手向下去。

龐德跟着雪南的移動，儘量配合她搖擺的節奏以減輕繩索承受的拉力。他全身一定被鐵條碰得遍體鱗傷。最後他看見下面的雪南成功了，看見她站在門邊窄狹的平台上，兩手緊抓繩索，雙脚張開，身體前傾。

她對他大喊。



『門外有人，』他聽見她叫道。『我告訴他們了。』

龐德下降直到雙脚踩到實地。他剛站好，門嘶嘶地響着打開了。一個消防隊長和三個身穿制服的消防隊員站在門口，看見龐德和雪南走出來，不禁呆住了。

『啊，消防隊，』龐德說。然後他覺得步態不穩幾乎要摔跤。雪南扶住他，他深吸了一口氣。

消防隊與旅館職員圍着他們。龐德謝絕了一位醫生，說立刻要下樓去。『我們要去趕飛機，』他說。

他們走下去時，他低聲指示雪南。『付了賬，儘量打聽點消息。然後溜去紳寶裏和我會面。我們不能讓他們多問話，而且不能被照相。』

她默默點頭，他們到了人潮擁擠的大廳時，龐德溜開了。連雪南也沒看清楚他是怎麼走的。『我的脫身法術，』他後來對她說。『讓你知道便不稀奇了。』

事實上十分簡單，龐德知道在混亂不定的人羣裏，你只要堅決地行動，像個自己知道要做什麼而有信心的人，大步走開便行了。他曾經屢試不爽。

在地下停車場，龐德沒有直接走向紳寶，他却躲在對面一輛車後。半小時後雪南才出現，她由搬貨電梯那邊跑過來。

他看清楚沒人跟着她後才現身出來。『我告訴他們我要上廁所，』她說。『他們也要找你。問不完的問題。我們該快快離開。』

他們上了紳寶，幾分鐘後上了阿納斯柯蒂高速公路。

『你是導航員，』龐德對她說，『我們要去德州阿瑪里洛。』

她憑地圖指導他，並且把打聽來的消息告訴他。『不錯，是紐約的那幫朋友，』她對他說。『我有他們的樣子和打扮。』她又說他們如何假裝警察，如何打聽去修護室的方向，值班的人又如何昏迷不醒。『顯然他們破壞了所有電梯的控制，』她說。『不管我們乘那一部，都完蛋大吉。』

龐德笑了笑。『告訴你，幽靈黨如果要你死，也絕不會讓你痛痛快快地死。好，至少我們知道了他們的目的。畢馬克先要我們去作客，然後又想殺死我們。』

他說話時，放慢了車速，他吸一口氣望了雪南一眼。

『我們要停下來買些新的行李。至少重要的東西還在，包括版畫。』版畫還在車子的幾個密室的一個裏面。

『哦，我親愛的雪南，』他又笑着說，嘴角有種殘酷而嚴肅的線條。『現在，好戲才要登場。』



# 第十章　直驅虎穴

他們整夜開車，到匹茲堡郊區時，天已放曉。他們仍向西去。紳寶車定着自動速度控制，一整天除了吃東西和加油，才偶然停車一會。車子在送來美國之前已經調整得盡善盡美，它在公路上便像一架安穩又迅速的噴射機。

在天黑前，他們抵達密蘇里州的春田市，龐德駛出大路，進入一家小汽車旅館，他們登記了兩間房，雪南登記作彭約瑟夫人，龐德用自己的名字。

在電梯事件發生之前，龐德已經向她解釋過他們的策略。『即使畢馬克不知道我的眞正身分，我也要以眞名眞姓進去。』

雪南十分担心。『那不是在和運氣賭博嗎，詹姆士？你對我說過，幽靈黨和你有私人的恩怨。爲什麼不儘量保持彭約瑟的身分？』

龐德搖搖頭。『不可能騙得過他們——即使目前能，我也十分懷疑。而他們都不知道你。彭夫人也許能瞞得過去，這樣我可以讓他們相信我是來保護你的。』

到了旅館，她仍然憂心忡忡。『這樣你不是成了個目標，你不担心嗎?』

『當然，不過以前我也這樣做過。雪南，你真的認爲這偉大的畢馬克不知道我的身分，而想千方百計地除去我?想想看：首先，那四人幫來强迫我們赴宴；畢馬克希望比別人先看到何嘉斯的版畫。然後我們設法失踪。他們居然不驚動官家機構，能在華府附近找到我們，那顯示了幽靈黨的辦事效率。想想看，雪南，你立刻會了解他們實在高明。他們找到我們，給我們一次電梯歷險記，却不再想要何嘉斯版畫。忽然改變計劃要置我們于死地。』

她同意地點點頭。『你說的對。可是聽起來實在有點發瘋——你居然想直接去惡名昭彰的畢氏莊園……』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但是入虎穴等於是驅羊入虎口。』

『別把我們看做羊。』龐德笑笑。『記住，雪南，我們也帶了刀子。事實上，我們只有這麼一條路。我們的任務是查出畢馬克是不是幕後主使；他們眞的是否重組了幽靈黨。更重要的，是他們目標何在。我們和別人一樣去偵查。那些人爲什麼被砍掉了?爲什麼?』

他們在房間，在車內，在再回春田路上談論不停。他們在一家小餐館用餐，龐德認爲這裏的鷄肉



餅是天下第一，而雪南却堅持他試試蘋果餅。

回到旅館後，他們解開行裝，把東西裝進新買的皮箱裏，兩人又安排了一些危急時的新暗號。

龐德又去檢查了一下旅館的情況與環境，特別注意外面停放的車子。他滿意後又回到房間，拿出一條新牛仔褲、襯衫、皮靴和風衣。他舒適地洗個淋浴——先用很熱的水，再用很冷的水冲。洗過後，他把VP七〇放在枕頭下面，用張椅子頂住門戶，鎖好窗戶，上床睡覺。

他的頭一倒在枕頭上立刻就睡着了。他早已學會休息的技巧。把煩惱與憂慮抛諸腦後，可是在有任務時，也決不能睡得十分沉熟。

第二天中午，他們過了奧克拉荷馬城。紳寶車內的空調十分乾淨涼爽，在無邊的原野沙漠上輕哼前進。又經過大草原到德州鍋柄的部份。

他們一路儘量少停車，晚上九點已接近阿瑪里洛，繞過鎮市，由西方進入，他們假設城裏可能有人在監視等待着紳寶車。

和以前一樣，他們選擇了一個小小的旅館。他們一下車，熱氣像火爐邊迎面撲來。天色已暗，華燈初上，樹上草間傳來知了的鳴叫。男女都穿着牛仔褲、皮靴和寬邊帽。龐德覺得眞是到了美國西部。

經理爲他們安排了相鄰的房間，說對街有酒吧和飯店——如果他們不想到旅館的咖啡館的話——然後便走了。

『哦，雪南，』龐德問。『好吃嗎？』

晚飯是他們許久沒吃過的美味的辣椒菜。當他們在她門口互道晚安時，雪南顯得有些緊張。龐德覺察到了，叫她安心。

『記住他們教你的話，』他說，『我們可以成功。如果我們挖到金礦，只要有一個人能逃出去就好了。注意你或我的連絡人。在這件工作中，我們地位平等，雪南。我們的工作是抓住他們的把柄，找到證據，如果他們正在從事什麼罪惡，阻止他們。好，記住，明早六點鐘。』

她咬着下唇點點頭。

『沒什麼事吧，啊？』龐德望着她的眼神。

她吁了一口氣。『當然有，你知道的。』她笑着抬頭吻他的臉。『你說的對，對極了。所以不行，我希望我爸在這裏。他一定高興和你再合作。』

『別多愁善感了，雪南。你和你父親一樣好，我想明後天你便會表現出來。好，睡覺吧。』

龐德和衣睡在床上，手上拿着鎗。他昏沉地睡着了，然後被警鈴驚醒，已經五點半了。

龐德冲了澡，刮了臉，穿上衣服，及時去迎接雪南，她在門口端了一盤熱咖啡、熱薄餅和甜漿。她說，咖啡店日夜二十四小時營業。準六點鐘，龐德坐在床上喝着咖啡，撥着在紐約馬沙那裏看來的電話號碼。

電話大概響了三十秒鐘。然後一個男人聲音響了，龐德過了一會才聽出那細高的聲音是一個男



人。

『畢氏莊園。』

『給我接畢馬克。』也不寒暄也不說『請』字。

『我想他還在睡覺。他要六點半才起來。』

『叫他起來，很重要的事。』

靜止了很久。然後：『誰要找他？』

『只告訴他我代表彭約瑟教授。彭太太和我在一起。我有話立刻要對畢馬克說。』

又是沉默。

『名字是……』

『我沒說。我只是代表教授，如果你要告訴姓畢的——我們有很多話要說——你說我叫龐德，詹姆士・龐德。』

○○七似乎聽見對方倒吸了一口氣，但是他無法確定。不過回答像子彈一樣快。『我立刻叫醒他，龐德先生。如果你代表彭約瑟先生，他一定立刻要知道。』

等了很久，電話上又響起另一個聲音。柔和而友善，有低沉可親的笑聲。

『畢馬克。』

龐德對雪南點點頭。『我名叫龐德，畢馬克先生。彭約瑟太太和我在一起。我有彭約瑟教授的授

權書，我知道你很想見他。』

『不錯。呃……龐德……先生，對不對？是，我邀請彭約瑟先生夫人乘我的私人專機飛到這裏來。我猜他們覺得不方便。讓我問你一個重要的問題：你們帶來何嘉斯沒有？』

『彭太太和版畫。都在這裏。』

『啊？還有授權書。那表示我們可以做個交易？』

『如果你眞想要的話，畢先生。』

畢馬克笑了起來。『如果版畫是眞的話，我非常想要。你們在什麼地方？』

『阿瑪里洛。』龐德說。

『旅館？我派華特——陸華特，他是我的合夥人——去接你們……』

『告訴我怎麼走好了。我有車子，我很會認路。』

『哦，是，是。好！龐德先生……』低沉的聲音解釋如何離開阿瑪里洛，再下高速公路到單軌火車站。

『如果你們能在十點到達，我會安排火車等你們。有專門運車的車廂。你們應該把車子帶來莊園裏。』又是一聲低笑。『我們需要它在這裏附近走走。』

『我們準十點到那裏。』龐德掛上電話轉向雪南。『好，彭約瑟太太，他十分輕鬆的樣子。我們趕十點的單軌火車。他把舞台架在他後院裏。好像是個很溫文的紳士。』他又說他們將見到畢馬克的



一個合夥人，陸華特。『對他知道些什麼？』

雪南沒有他的卷宗。他似乎是個無知的傀儡，當畢馬克帶他進入冰淇淋業時，他才不過是個小孩。『以後便一直跟着他。我們對他知道得並不多。也許算是個祕書，不過畢馬克都稱呼他做合夥人。』

九點十五分他們又上路了。雪南照着龐德和畢馬克打電話時寫的潦草說明，出鎭五哩，他們到了岔道時，發現後面跟着一部車子。

在金色日光下，龐德和雪南都清楚地看見一輛黑色的BMW隔他們有一段距離，前座坐着兩個看不清楚的人。

『榮譽侍衞？』龐德高聲問。他心中想：榮譽侍衞？還是殺手隊伍？他安靜地伸手越過雪南按下儀表盤上的一個方形黑鍵。一個小室輕輕滑開，顯出裏面放着一把超黑鴿點四四馬格南，他一向在車子裏放着這種手鎗，這個暗室連武器官也不知道。

點四四馬格南不只是個殺人利器，龐德認爲必要時還可以用來對付汽車。這種巨形的左輪子彈可以破壞汽車引擎。

『晦，那麼……大，』雪南吃驚地說。

『不錯。我們需要多一樣護身的東西。』

結果他們並不需要黑鴿。十哩外的單軌火車站已在眼前——高高鐵絲網後的矮小建築。

他們到了籬笆前，看清楚那是雙層鐵絲網，上面貼着大紅字告示：**鐵絲網危險。上有高壓電，觸者致死**。在這極不友善的警告下，還有紅色骷髏頭，和國際熟知的雙電閃的標誌。

要進去只有通過一道厚厚的鋼鐵柵門。門那邊是個小小的方形房屋以及通向裏面的大水泥區域，他們又看見了長方形的車站。

兩個穿着皮褲藍襯衫，上面有『**畢莊守衞**』字樣的人，由方屋中走出來。他們臂上揷着手鎗，臂下有鎭暴用的短鎗。

龐德放下電動玻璃窗戶。『我們約好了。彭約瑟太太和龐德先生。』

『單軌車等了兩小時了。』他們像一對雙胞胎。兩個人都接近七呎高，魁梧，黝黑，眼露兇光。龐德在後望鏡中看見了BMW車，停在很遠的地方。BMW的車燈閃了兩次，一個守衞吐了口口水。『大概沒問題。』他以德州口音說，然後望望同伴。『停電，』他對小屋點點頭。

『那是眞的嗎？』龐德指着標示。

『試試看吧。』

『殺過人嗎？』

『很多。莊園得到批准。有人觸電死了，法律也沒辦法。人們要進出，一定先要停電。如果你要偷偷進去，老兄，你就死定了——那是活該。』

另一個走出小屋，打開門鎖，兩個守衞把門推開。『快進去，』一個和龐德說過話的人喊。『他們不願停電太久。』



龐德小心地把車子開進院子，望着守衞把門關上。一個已經回小屋去了。龐德在鏡中看見BMW已經不見了。他想，這也是服務的一部份。一旦車子進入門內，保姆立刻便撤退了。他按了下儀表盤的按鈕。嘶的一聲，黑鴿密室又滑關上，這時正好有個守衞走到車邊。

『你的駕駛台放錯邊了，老兄，知道嗎？』

龐德有禮地點點頭。『英國車，』他說：『車子不錯，駕駛台錯了。』

『是，聽說那邊駕駛的方向錯了。』大德州人想了一會。『對準那個門，坐好。好嗎？別出來，否則你就會變成一隻死鴨子。啊？』

『好，』龐德說。

大鐵門開在長方形房屋的側牆上。龐德對雪南揚揚眉。『我想不用爭辯，啊？』他訥訥地說，打破緊張，使雪南笑了起來。

雪南的簡報中已經說過畢莊的警衞森嚴，龐德知道如果其中牽涉到幽靈黨，則此說絕非過份。這種防衞的確令人欽佩。除了被致命高壓電鐵絲網所保護的單軌火車外，沒有別的路可以通向畢馬克的大莊屋，這裏有自動武器的警衞，活像一個監獄。龐德也想起追踪他們的BMW汽車。他們是否在華府電梯事件後便一直被跟踪着？

龐德心中想着這些事，拿出純金屬的煙盒，取一支給雪南，她拒絕了，於是自己點上了一支。他

感到有一絲不安。他們開始工作時，他並沒有這種感覺，可是以後却不停地有意外發生，紐約的强迫綁架；電梯的墜落；再是長長的德州之行。現在置身於畢馬克生活圈子的邊緣，他知道自己更需要運氣幫忙。

他們等得並不久。

十點時，龐德覺得車子震動了起來，他放下車窗聽見引擎聲音。他想畢馬克用的是分軌懸垂式；一根巨軌上面懸吊着火車，就好像火車固定在上面而懸在軌上。不錯，龐德想，畢馬克的確是一流人物。

透平機的聲音響得更高，他們看不見火車到達，但是一個守衞慢慢走向車子面對的門戶。他打開牆上的一個鐵盒子，按下一個開關。門無聲地滑開。

一個長長斜面向前升起，警衞揮手叫他們過去。龐德發動引擎，上了斜面。

他們爬了二十呎，斜面變平成爲一個有曲線的隧道，像個停飛機的很大突堤。這個隧道帶着他們通向火車。

一些穿着同樣制服的人揮手叫龐德開到適當的位置上。車子停好後，有個人過來打開車門。他對他們有禮而平板地說：『彭約瑟夫人，龐德先生。歡迎上車。請把車子留在這裏，把手煞車拉上。』

另一個畢馬克的手下替雪南開了車門。龐德下車前已經開啓了保護引擎的自動裝置。他提着手提箱下了車，把門鎖上。



『先生，車鑰交給我很安全，』那人說了等在一邊。

龐德面無笑容。『我拿着更安全。』他說：『如果你一定要，過來試試看。』

那人臉上毫無表情。『陸先生在等你，先生。』

站在汽車廂那一頭是個瘦削的人，臉孔像是皮包骨頭，皮膚緊緊繃着像是透明了似的。連雙眼也深陷在眼窩中，陸華特在外表便像個殭屍。

『彭約瑟夫人，龐德先生。』聲音和龐德在電話中聽見的一樣高尖。『歡迎。』龐德看見雪南握手時直皺眉頭。過一會龐德也能了解，他的雙手的確像是死屍——冷冰，僵硬，骨頭突出。他想，如果握得重些，這雙手會變成粉碎。

陸華特帶他們走到一輛美麗的專車，有墊布的皮轉椅，桌子固定在地上，一個漂亮的女侍在奉送飲料。

卽使在這個高度，龐德還可以看見鐵道兩邊的帶電鐵絲網。再過去則是伸向天邊的沙漠地平線。

他們坐定後，引擎低吟，車子慢慢駛出車站。

女侍過來問他們要喝什麼。龐德要一大杯伏特加馬丁尼——要搖動而不可攪拌——給她準確的指示。雪南要雪利酒，陸華特也一樣。『傑出的選擇，』陸華特說：『十分有文化的飲料，雪利酒。』他微笑，但是笑容在這麼張臉孔上，只有死亡的氣息而一點也不可愛。

陸華特爲了使他們輕鬆，繼續說下去。『馬克今天只預備了汽車運送廂和俱樂部專車。也許你們

走的時候，他會讓你們選擇。』

『選擇什麼？』龐德問。

『單軌車。』陸華特伸開雙手。『他有幾個著名的仿古車廂——這也是他的癖好之一。他甚至有一輛你們維多利亞女王的特別車廂，一輛總統專車，一輛尼古拉沙皇用過的皇家車，還有輛是仿造一次大戰停火簽約的專車。那輛車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希特勒要法國人在裏面簽和約，後來被毀掉了。』

『我知道，』龐德忽然說。臉色已經夠難看的了，高尖的聲音更令人難忍。

『為什麼仿造呢？』龐德又問。

『問得好，』陸華特又說：『馬克是個大收藏家，你知道的。他喜歡要真的，他想把維多利亞的鐵路車廂買過來，但是他們不肯出賣。非賣品，別的也全不賣。如果有好貨上市場，他一定是最高價的叫價者。他通常如此。如果他不想要何嘉斯版畫，你們就不會到這裏來。』

『我們差點來不到這裏，』龐德說。但是陸華特不知是沒有聽見還是不理會。

小姐送了飲料上來。龐德很讚賞，這是調得極好的馬丁尼，比他自己調的高明多了。龐德望向窗外，陸華特又向雪南說下去。單軌車的速度已超過每小時一百五十哩，而且輕鬆地滑過草原，讓人有在低空飛行的感覺。

旅途只花了十五分鐘。然後速度慢慢減了下來。龐德看見三四區鐵絲網伸向遠方，然後是堵高牆，上面的鐵絲網至少有二十呎高。



他們過了牆後，單軌車慢慢停了下來。令人驚異的是，這裏的景觀完全改變了——一片樹林的綠色——然後被一片白色彎牆所擋住。

『你車上容得下我嗎？』陸華特問。龐德想在他眼中看出些什麼，但是裏面似乎連一點生機也沒有。

『有的是位置，』龐德說。

『好。我由車站那邊告訴你怎麼走。畢莊很大，當然你們會看得見大屋。它就在車站附近。』

下了卸車板後，他們有如置身於美國任何小鎮的火車站。無疑這又是畢馬克的收集品，從那個荒廢的小鎮把整個火車站搬了過來。

龐德望着四周。幾分鐘之前，他看見的全是岩石與沙漠，現在大牆向左右延伸過去，這裏是個全然不同的地方。這裏有青峯綠樹，水泥路面由車站通出去，兩邊綠蔭夾道，小溪上還有一座橋樑。

『右轉，』陸華特說：『一直沿大路走。』龐德聽見雪南驚訝地倒吸了口氣。面對他們的是一塊廣大草地，上面是幢巨屋。寬闊的台階通向涼台，幾個方柱支着平屋頂。紅色磚瓦襯着白色房屋分外顯眼。

屋前路邊是片杜鵑花樹，龐德覺得似乎十分眼熟。

『塔拉，』雪南低語道：『是塔拉。』

『塔拉？』龐德有些困惑。

『「亂世佳人」。電影——密歇爾女士的書。電影中的房屋便是這樣。你知道，詹姆士，費雯麗

、克拉克蓋博……』

『啊，』龐德恍然大悟。

『你眞聰明，』陸華特尖聲地說：『普通人一時想不起來。他們以爲在那裏見到過。馬克看了電影，便愛上那幢房子，他由米高梅公司買下設計圖，在這裏照樣蓋了起來。哦，馬克來了。』

龐德把車子停在台階前，上面走下一個滿面笑容的像熊般的魁梧男子。他的聲音和陸華特正相反，低沉而粗嗄。『彭約瑟太太，你丈夫爲什麼不能來？這位一定是龐德先生。請上來到涼台上喝一杯。離午餐還早。』

臉孔粉紅而圓胖，龐德心想，這張臉孔又像小孩又像老人；還是像魔鬼？他慢慢下了紳寶車。巨大的美國人穿着白色西裝，一定有六十出頭了——滿頭白髮——精力旺盛，笑聲像個小孩，這種態度一定是用來迎迓初見的客人。這可能是新的布洛菲嗎？復活幽靈黨的頭子？

『請進，彭太太，』他聽見畢馬克說：『請，龐德先生。我知道我們是在德州，但是我調的薄荷酒是世界上最好的。如何？薄荷酒，德州式的！』又是一陣笑聲。『杯子裏裝滿碎冰，加上琴酒，上面灑一些薄荷。』畢馬克爲自己的酒方感到高興，又轉身望着走上台階的龐德。

是，龐德想，看這個紅顏白髮億萬富翁的快樂眼神。是，新的布洛菲可能便是這種人物。

他又看見骷髏頭般的陸華特。會是陸華特嗎？生活在巨富的陰影之下，很容易取得權勢？

龐德的眞正工作才開始——這也是場復仇的戲。



# 第十一章　畢氏莊園

詹姆士·龐德有禮地謝絕了畢馬克的薄荷酒，另外選了伏特加馬丁尼。

『當然，當然！』畢馬克說道。『悉聽尊便。我從不强迫別人吃喝他不想要的東西。至於女士……哦，那又另當別論。』

『什麼意思？』龐德打斷他的話。

一個白衣服的僕人由大門推着一輛大酒櫃車進來。可是畢馬克却要自已爲客人服務。他低頭望着酒瓶，雙手擧起，胖臉上有驚異之色。『對不起，龐德先生。我得罪你了？』

龐德聳聳肩。『你說從不强迫人吃喝他不願的東西；你又說女士們另當別論。』

畢馬克如釋重担。『開玩笑，龐德先生，只是開玩笑。世故男人世界的玩笑。也許你不是世故的男人？』

『我被人那麼指責過。』龐德不能讓自己的臉色有所改變。『我還是不明白爲什麼對女性會不一樣?』

『我只是說女性有時應當加以哄騙。』他轉向雪南。『你是不是願意被人哄，彭太太?』

雪南笑了起來。『那要看是怎麼哄。』

陸華特的高尖聲音傳了過來。『我想馬克開這個玩笑，是因爲古老的說話，當一個女人說「不」時，可能是指「也許」……』

『她說「也許」時是指「好」，』畢馬克接着說下去。

『哦，』龐德接過馬丁尼，聲音儘量平坦，表示他是個沒有幽默感的人。當與畢馬克這種人周旋的時候，最好是採取相對的立場。

『嗯，祝大家好，』畢馬克舉起酒杯。『也許，我們再來看看何嘉斯。午餐前還有時間。』

龐德點了點頭，又說，『時間就是金錢，畢馬克先生。』

『哦，去他的時間。』畢馬克笑着說。『我有的是錢，你有的是時間。如果你沒有，我會替你買下。有賓客來，我們總希望好好招待他們。』他停下來有如向雪南求情。『你們可以住幾天吧，啊?我安排了最好的客房。』

『一兩天沒有關係，對不對，詹姆士?』雪南懇求地望着他，正好强調出她的用意。

龐德嘆口氣，扭曲嘴角。『嗯，我看……』



『好了，詹姆士。你要的話，我可以打電話告訴約瑟。』

『隨你便，』龐德裝出勉强的樣子。

『一言爲定，』畢馬克搓搓雙手。『好，我們……嗯……能不能看看版畫?』

龐德望向雪南。『如果你同意的話，彭太太?』

雪南甜美地笑笑。『一切聽你的，詹姆士。我丈夫交給你處理。』

龐德遲疑了一下。『哦，我看沒什麼關係。不過，畢先生，最好是到屋裏去看。』

『好……』畢馬克很高興，準備進去。『請叫我馬克。你現在是在德州。』

龐德又點點頭。他拿出車鑰下了台階走向紳寶。

版畫是在紳寶大行李廂下面夾層的密室裏。他不讓涼台上的人有機會看見他的密室，拿出防熱卷宗又鎖上行李廂。

『好小的車子，』畢馬克以鄙視的眼光望了紳寶一眼，說道。

『在同等級的車子中，它算是很快很不錯的。』

『啊，』畢馬克笑笑。他似乎有種很高興的意味。『哦，我們等着瞧。我自己有幾部車子，還有條跑道。也許我們可以安排些什麼。當地的大賽車。』

『好啊!』龐德比比卷宗，又望着屋內。

『哦，是，是的!』畢馬克興奮得發抖。『讓華特照料彭太太。午飯過後，再帶你們去客屋。然

後我們安排嚮導參觀畢氏莊園——我十分以它爲榮。』

他比着高高的門戶，讓龐德走過寬闊涼爽的門廊和豪華的樓梯。無論如何，畢馬克的鑑賞力不壞。

『我們先去版畫室，』畢馬克領頭走進一條通風寬大的廊道，一端是兩扇門戶。

龐德至爲驚訝。它不是個大房間，不過牆壁很高，一些屏風由牆邊突出來。全部牆壁都加以利用，龐德雖然只有在肯辛頓吸收了一些知識，也能認出一些有名的版畫來。

至少有四幅非常稀罕的何班；一些顏色粗糙而無價的紙牌；一張簽了白斯特名字的彩色版畫，據龐德老師說那幾乎是無法得到的珍品；一套自『四腳獸通史』中的比維克眞品。屏風上也掛滿了版畫。隱藏在什麼地方的擴音機傳送出巴羅克式的音樂，更加上和平愉悅的氣氛。地上鋪着發亮的地板，唯一的家具是間隔佈置的一些高背椅子，右邊窗口有張大桌子。龐德想，這些桌椅也一定是無價古畫。

『你應該說這是不壞的收藏品，對不對，吉姆？』畢馬克站在一邊驕傲地說。

『人家叫我詹姆士，』龐德仍然陰沉地糾正他。『是，我必須說這些古物十分傑出。彭約瑟對我說你一生有兩樣喜好……』

『只有兩樣？』畢馬克揚起眉頭，這種疑惑的表情和他魁梧的身體很不相配。

『版畫和冰淇淋。』龐德走向桌子，畢馬克大笑了起來。



『你的彭教授消息很不靈通。我除了版畫和冰淇淋還有別的喜好。不過我很幸運在年輕時便發達了。陸華特除了是好友兼同事外，也是個傑出的投資顧問。原來的資產增加了兩倍、三倍、四倍。』畢馬克的胖手在空中揮舞，有如比劃財產的增加。『事實上，那個人是天才。我越放縱我的鑑賞力，財產也堆得越高！』他伸出手索取版畫。一時龐德懷疑此人到底能不能立刻分辨得出眞僞。不過現在考慮這點已經來不及了。忽然畢馬克又改變了話題。『不過，你必須原諒華特的奇怪外表。他活像根木頭，似乎你一下便能把他劈成兩半。但是外表往往會騙人。我建議你不可嘗試。眞的，他强壯得像四馬。』

『一次車禍。我替他復健，花了一大筆財產，由頭到腳全改造過。』畢馬克說下去。『他全身受了許多重傷，火燒得令人恐怖。我們找來最好的整容醫生。完全改頭換面。華特喜歡高速，他是非常好的司機。事實上，剛才我們談起安排賽車，便是要你對抗他。』

移植皮膚和全新的身體？龐德想。不錯，布洛菲已經窒息身亡，可是不知道以後情形如何。可不可能……？不，不用胡思亂想，事情自會大白。

『詹姆士，何嘉斯。』

龐德非常小心地打開卷宗，拿着包着布的版畫，放在桌上把布解開。

『淑女行』是標準的何嘉斯風格。前面兩張描繪出淑女生活在富有舒適而慵懶之中。第三張是她的墮落，她丈夫已去世，除了債主之外身無分文。最後三張繪出淑女崩潰的不同過程，酗酒使她成爲

普通娼妓，最後流落街頭，沉淪在十七世紀倫敦的下層社會。

畢馬克以尊敬的態度仔細端詳着版畫。

『精彩，』他低聲說。『十分精彩。看這些線條，詹姆士，這些臉孔。還有，在窗口偷窺的小鬼。啊，你可以一輩子望着它望不停！每天都會有新發現！告訴我，你出價多少？』

可是龐德並不作任何允諾。彭教授是否打算出賣還不知道。『你應當承認，馬克，這是非常名貴的東西。天下無雙！似乎再沒有別的存在了。而且這是眞品，我車裏有鑑定書。』

『我一定要，』畢馬克熱中地說。『我非要……』

『你非要什麼，馬克？』

聲音低沉清朗而有種誘人的口吻，從門口傳來，畢馬克和龐德都沒聽見開門的聲音。

兩人都轉過身去，畢馬克高興地說。『啊！過來見詹姆士·龐德，親愛的。他代表彭約瑟教授。詹姆士，這是我內人，妮娜。』

龐德本來便預料妮娜·畢馬克比她丈夫年輕，但是想不到會年輕這麼多。女郎——她最多只有二十四、五——站在門口，窗口射進的金色陽光像探照燈般地打在她身上。這是女演員般的登場。

她穿着十分貼身的定製牛仔褲，和藍色絲襯衫，頸上繞了條圍巾，她的笑容使男人會神不守舍。

她相當高——幾乎與龐德不相上下——修長的雙腿和堅定的步伐。她走過來時，龐德覺得妮娜·



畢馬克在任何場合都是隨遇而安神色自若的女子。她身上帶着他一向欣賞的氣質，格調，文雅，而且有戶外運動的才能。

她走近時，他感到一種電力，一種不會錯的化學變化在兩人之間發生。可以說在戶內，她可能更富運動才能。

如果說黑色的火焰存在的話，那麼便是在她眼中。她那相配的長髮披在肩上，而常常用手把它拂向左邊。黑色的火焰與她的知識，已超過她年齡的限制。她的臉孔與身體配合得十分完美——長細的鼻梁，比較莊嚴的嘴，下唇比上唇稍厚，給龐德一種頗爲性感的意味。她握手有力——她的手能夠輕柔撫摸，也能勒住跳躍的馬。

『哦，我知道龐德先生是什麼人。我見過彭太太，幸會……我也可以叫你詹姆士嗎？』

『當然。』

『好，我是妮娜。你又用什麼浪費的東西在引誘我的丈夫，詹姆士？他說的是何嘉斯版畫嗎？』

畢馬克在胸中發出像瀑布一樣的笑聲。他像熊一樣擁抱他妻子，像洋娃娃一樣把她舉了起來。『哦，誰在說浪費的東西？』他高興地大笑——夏季無鬚的聖誕老人。

當畢馬克將她放下來，仍擁着她走向桌邊時，龐德看見她臉上有一抹陰影。她似乎對他的碰觸會起反感。

『你看這個，親愛的！眞品！世上無雙，再找不出第二套。看這些線條——女人的臉。看那些男

人，爛醉的男人……』

龐德望着她一張張看過去，眼中唇角有點笑意，又用修剪得十分美麗的手指指着最後一張。『那張應該是人生的眞實寫照，親愛的。』一個大漢開心且無惡意地在大笑。『他眞像你。』

畢馬克假裝生氣地高舉雙手。『母狗！』他吼道。

『好，你開多少？』妮娜．畢馬克轉向龐德。

『上面沒有標價。』他對她笑笑，毫無忌憚地望着她眼睛。他一時彷彿覺察到她眼中的嘲弄。『我甚至無法答應出售它們。』

『那麼爲什麼……？』她臉容鎭靜。

『馬克邀請彭教授夫婦到這裏來。他想第一個看到這套版畫。』

『哦，詹姆士，你是說第一個出價。』畢馬克似乎沒有變化，夫妻之間似乎有些說不出而難以覺察的關係。

妮娜遲疑了一下說，午餐馬上準備好。『過一會我們帶你去客屋。』

『還有導遊參觀，如何，我的小親親？』

她停在門口。『好極了，馬克。有什麼不行？你可以向彭太太奉承，我帶詹姆士參觀。怎麼樣？』

畢馬克又笑了起來。『我要注意你，詹姆士，如果我讓內人和你單獨在一起的話。』他又笑個不



停。

可是妮娜不見了。動作眞快。龐德在畢馬克還沒機會說話之前，直率地問：『馬克，你對彭教授的邀請是怎麼一回事？』

又紅又白的臉轉向他，一副無邪清白的表情。『怎麼樣？』

『彭約瑟要我向你問個清楚。老實說，他不讓雪南——彭太太——來這裏。是她自己堅持要來的。』

『爲什麼？我不懂……』

『彭約瑟夫婦告訴我，你用武力下請帖。』

『武力？』

『威脅，手鎗。』

畢馬克不解地搖搖頭。『威脅？手鎗？我只是派噴射機去紐約。我只要華特請我們常常用的一家公司去設法——一家保鑣和調查的私人公司。』

『公司的名字？』

『名字？馬沙安全。馬沙的——』

『馬克，那是羣流氓。』

『流氓？我不那麼想。他替我們做了很多小事。』

『也有你自己的安全人員，馬克。爲什麼用紐約的公司？』

『我不以爲……』畢馬克說。『可是……上帝！手鎗？威脅？我自己的人？他們是本地人，我不會派他們出去。你是說馬沙的手下威脅了教授？』

『根據彭太太和教授的話，馬沙說話，三個打手在支援他。』

『哦，上帝！』他下巴下垂。『我要和華特談談。一切是他安排的。因此教授不願來？』

『那是另一件事，後來他們想殺死他。還有彭太太。』

『殺人？耶穌基督，詹姆士！你說的對，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查個明白。也許馬沙聽錯誤會了？也許華特說了什麼……上帝，眞抱歉。我一點都不知道！我們會叫馬沙來，今天天黑前就要到！』

屋子什麼地方傳來低沉的鑼聲。『午飯！』畢馬克突然十分震驚地說。

表演得眞精彩，龐德想。畢馬克朋友毫無疑問是個傑出的演員。他可以在邀請上犯點小錯，而且可以不負責任。龐德要對雪南說，不要提起電梯事件的仔細經過。

他們進入涼爽舒適、窗戶拉上窗帘、僕人默默來往、全是美國殖民時代古式家具的餐廳。龐德已經先溜到紳寶車邊，把版畫放回安全的密室去。午餐不壞，但是相當累人，畢馬克一直是舞台上的主角，他的傑出副手——陸華特——和妮娜．畢馬克只是他的臣妾而已。

主人對這個莊園十分驕傲，他們在看見之前便已經聽了不少。他出售了冰淇淋事業，賺了第一筆大錢，便買下了這一大塊土地。『我們首先蓋了個機場，』他對他們說。以後機場又擴建過。『不然不行。這裏用的水，兩天送來一次。我們在地下建了水管，由阿瑪里洛到這裏，不過水質有問題，所以我們只用來灌溉。』



工作開始後，畢馬克依照優先次序辦理。三分之一的土地用來畜牧——『我們有羣很好的品種。又賺錢又能娛樂。』他的所謂娛樂，是在剩下的幾百平方哩土地上加以灌溉種植，有肥沃土地和高大的樹木。『你說，詹姆士，你聽人說我有兩樣嗜好——收藏版畫和冰淇淋。嗯，絕不止那些。我覺得我是一切東西的收藏家。我們有個車房，收有很多古代到現在的車。還有很多馬匹。是，現在我還是很喜歡冰淇淋……』

『莊園裏還有個實驗室和小小工廠，』陸華特在這時設法插了一句話。

『哦，是，』畢馬克笑道。『我想，我們在那上面也賺了些錢。我仍然是幾家公司的顧問。我喜歡創造新品味，新的種類。我有時還製造一小批運出去。有時一些公司不接受。我猜是太好了。』他沒停下來，又說到給員工們建築的特別宿舍——『我們用了兩百多名男女。』——還有個豪華的會議中心，佔地約一平方哩，那是一條很寬的沼澤和花草樹木和這屋隔開——『可以說是森林，不過是經過管理的森林。』

會議中心也是財產之一。許多大公司使用它，但是必須經過畢馬克的批准，每年最多四、五次。

『事實上，再一兩天便有次會議，對吧，華特？』

陸華特同意地點點頭。

『這裏便是塔拉，我最驕傲的財產。的確了不起，是吧，詹姆士？』

『美極了，』龐德想，到底畢馬克葫蘆裏賣些什麼藥。他還要多久才會出價——如果他眞的想要的話。然後他打算如何處理客人？雖然畢馬克表現得極其自然，他一定知道龐德是什麼人——因爲這個名字對布洛菲的繼任人意義非常重大。過幾天的會議又如何？幽靈黨高級頭目的聚會嗎？畢氏莊園對幽靈黨的領袖是十分合適的地方——這裏是實施恐怖行動與搶掠行動的理想處所。

如果有什麼不快的事情發生，畢馬克可以像所有心理病患者一樣，把它忘掉；而專心研究冰淇淋，在新跑車上駕車，或是在好萊塢式的房屋，美麗的塔拉中徜徉。亂世佳人，隨風飄去。

『嗯，你們休息一會，』畢馬克結束了午餐。『我有事和華特討論——你知道我的意思，詹姆士。我請個嚮導送你們去客屋，四點鐘再去接你們參觀。四點半吧。好不好？』

龐德和雪南都說好，這時妮娜第一次說話了。『別忘了，馬克，親愛的，我對詹姆士有優先權。』

『當然，親愛的！你以爲我會錯過和可愛雪南在一起的時間？你安排了兩幢客屋，對不對，親愛的？』

妮娜．畢馬克對他說是的。他們離開客廳時，她貼着龐德。『我等着帶你去參觀這個地方，詹姆士。』她的容顏不只是愉快而已。『還有，和你談天。』

一點不錯！妮娜要對他提供些什麼消息。



外面有部客貨兩用車在紳寶前等待，後面的天線上掛了一面紅色的旗子。『孩子們會帶你們去客屋，』畢馬克高興地說。『現在你可以放心，詹姆士。我要把你告訴我的事查個水落石出。哦，晚上再和你談正事。關於版畫的價錢。你別以爲我沒注意你把它們小心地拿出屋去。』

『那是我的工作，馬克。』龐德又謝了他們豐盛的午餐，他們駕駛紳寶出發時，雪南吃吃地笑了起來。『哦，多了不起的安排！』她說。

『不錯，安排得很好，』龐德回答。

『你是指請我們來住幾天？』

『當然還有別的。』

『一切使你賓至如歸。』

『好，』龐德說。『馬克是皇帝。對于紐約惡棍的事，他像嬰兒般一無所知。』

『你正面向他質問了嗎？』龐德談起他們的主人時，雪南面有憂色。

他們離主屋約有半哩路，跟着前面穩定行駛的帶頭車子。

『不管客屋是什麼樣子，』龐德說，『我們必須假設有竊聽設備。還有電話。如果我們有話，一定要在戶外說。』等他們參觀時，都要小心地偵察地形地勢。『會議中心好像很自然，但是還有別的。時間可能比我們想的還要短，雪南，我們要立即開始。』

『今晚？』

『可能。』

雪南又笑了起來。『我想，也許你會另外有事。』

『什麼?』

『妮娜·畢馬克。她隨時準備把那昂貴的鞋子放在你的床底，詹姆士。』

『眞的?』龐德裝出不解的樣子，但是他想起妮娜對他說話的神情。嫁給畢馬克一定有些別的補償；也許是一些塔拉和莊園無法提供的綺想。『如果你說的對，』他高聲說。『如果你說的話是對的，雪南，那麼今天晚上不可被人打擾，天堂可以等待。』

林雪南狠狠看他一眼。『也許，』她說。『可是地獄可以等待嗎?』

風景又有所改變。『想想這個人在這裏所做的事，』雪南說，她驚訝地搖搖頭。他們已經走了十哩路，現在正爬上一個滿是無花果樹的山脊。卡車左轉，帶他們一直開進長青樹林，忽然眼前戲劇性地出現了一片空地。

兩幢長長的木屋互相面對，距離約三十呎遠，建得十分美麗，小小的涼台，房屋刷得潔白。

『他們十分小心，』龐德說。

『小心什麼?』

『我們在這裏完全隔絕。只有一個樹林出口，容易監視。雪南，這裏很難出去。我打賭一定有電視監視和電子警鈴；加上樹林裏的八個崗哨。我過後再去看看。你有武器嗎?』



雪南憂愁地搖搖頭，知道龐德說的很對：這兩幢客屋的位置非常好監視。

『好，我提箱裏還有一把史密斯與威生。我等一會拿給你。』

貨車司機把頭伸出車窗。『你們選吧，』他喊，『希望過得愉快。』

『住慣了汽車旅館，可以換換口味，』龐德高興地說。『不過在塔拉裏面安全些。』

雪南對他笑笑。『老實說，親愛的詹姆士。』她回答。『我一點也不在乎。』

在二十哩外，一間檸檬綠色牆壁的房屋，裏面只有必要的家具，一張桌子，檔案櫃，和幾張椅子，布洛菲撥了個紐約電話。

『馬沙安全公司，』紐約號碼回答。

『我要馬沙。告訴他是首領。』

幾秒鐘後馬沙來了。

『你最好快點到這裏來，』布洛菲的聲音命令道。『我們有些問題。』

馬沙笑了起來。『我就要來了。可是會議裏還有別的朋友。我一兩天內便到。我會儘快。』

『儘快。』布洛菲聲音中無疑有憤怒的神情。『你們已經夠笨手笨腳的了；龐德像隻死鴨子。』

『我儘快來，你要一切都做得好，對不對?』

『記住，馬沙，沼澤小屋有些很飢餓的守衞。』

布洛菲掛上電話，向後坐，心中想著幽靈黨行動的第二步。計劃安排了這麼久，差點被笨拙的馬沙全破壞掉。沒有要龐德死的命令，馬沙一向太喜歡扣扳機殺人。布洛菲想，終要想個辦法治治這個馬沙先生。

『狩獵』。布洛菲想到它不禁笑笑。在地球上空，美國人已經出去爲武力狩獵了，還有一些在儲備。他們自稱太空中沒有這種武器，可是那只是托詞謊言。再過幾天，幽靈黨即將獲得『天空狩獵』的所有資料數據——天狼——多麼利潤萬倍的計劃！蘇聯會以巨款換得此項情報。

『狩獵』的主意需要一個重要的替罪羔羊，在布洛菲心中，龐德是最好的人選。現在詹姆士·龐德來到德州——被行騙困住，準備承担布洛菲爲他準備的不名譽死亡。

華府的事——雖然沒有預先計劃與指示相反——一定會使英國人大爲吃驚；可是布洛菲心中另有個主意，使龐德跌個大觔斗，要等到最後，詹姆士·龐德先生才會死亡。

布洛菲自己一個人笑了起來。



# 第十二章　導遊觀光

兩幢客屋完全相同，除了名字不同——沙溪與鐐地。如果龐德記憶得不錯，這兩個名字是一八六〇年代印第安戰役中的兩次血腥屠殺。他似乎記得沙溪是一次叛變的陰謀，結果屠殺了所有男女老少。客屋選用這個名字的確可喜。

眞正的布洛菲方式，一如莊園一樣。對于屋子的寬敞和周全，龐德也並不奇怪。每棟房子都有大起居室，裏面有電視機、音響與錄音機，臥室的設備也使最豪華的旅館相形失色，大浴室裏有淋浴和大水池。唯一的區別是掛的繪畫，沙溪是一幅大羅勃·林道的複製品，畫出當時屠殺的情形，另一幅則是哈潑雜誌印刷鐐地戰役的複製品。

他們不久發現電話只通主屋，而且無法互相通話。龐德更發現兩幢房屋都沒有鎖。這些客人不能有隱私權。

他們扔銅板選屋子，龐德是鐐地，他又幫雪南把行李搬進沙溪。

『他們四點半才來接我們，』他對雪南說。『我給你十分鐘，然後我們出去巡視一下。』龐德在打開行李時心中想，當務之急是儘快查出畢氏莊園的祕密。至少紳寶車在這裏。他們的東西在紳寶車裏很安全。普通的紳寶車都可以防竊。龐德的特製汽車——有精緻的防彈和其他設備。如果任何人去侵犯都會觸發警鈴。不過目前他更關心自己的安全，對被孤立在這個森林中的平地，一點也不存有幻想。

雪南在龐德規定的時間內，穿好了新牛仔褲、襯衫和一件西方夾克。龐德也換上在春田市買的輕便米色西裝。他和雪南都穿着皮靴，他也換了VP七〇的位置——挿在右臂腰帶上。他把小手槍連同子彈交給雪南。

『一切都準備好了，』她眼睛一直盯着他。

『我們假裝有了感情，』龐德低聲牽着她的手說，引她走向樹林間的小路。

『我無需假裝，』她望了他一眼，緊緊抓住他的手，貼在他身邊。

龐德再度感到難忍的引誘。雪南那柔情如水的褐眼可以引誘聖賢。『不，甜心，』他喃喃說。『已經夠難忍的了。你父親是我最早的美國朋友，你是他的心肝，毫無疑問。別再製造新困難。』

她嘆口氣。『哦，詹姆士，你是個魔鬼。這種事沒人會考慮兩次。』以後他們進入樹林時，她一直悶聲不響，然後又咬着牙齒說，『你要注意畢馬克的女人。她會把你生吞下去，絕不會錯。』



他們儘量做出悠閒的樣子，不過暗中十分警覺，眼觀四方，耳聽八面。可是他們看不見監視的設備。

『也許他們由塔拉用雷達或別的設備直接監視，』他們由樹林出來後，龐德想着說。空地地勢較高，可以清楚地看到全部莊園。下方約八哩的地方有個小村，那裏有些磚屋，龐德認爲那裏是宿舍區，右邊有個丁字型的亮白房屋在發光。他們看見那大建築物座落在保護界限旁邊，周圍繞着厚厚的綠色枝葉。『人工森林，』龐德對那邊點頭說。『一定是會議中心。我們該去看看。』

『由叢林過去?』雪南揚起雙眉。『我不知道那些地方藏了些什麼。看見嗎?外面有個大坑，近房子的地方有藩籬。』

龐德想起野獸的可能性，也許是蟒蛇或毒花。幽靈黨前任領袖有個毒花園——在日本的死亡城堡中也有一座。會議中心區可以阻止人進去，或囚禁人，更別提有多少種警戒設備了。

景致倒是十分賞心悅目，可是龐德心中高度警惕。去會議中心是個重要的目標。

他們猜那邊還有畢馬克的實驗室，可能在莊園大道下面那棟長長的建築物。雪南指着後方樹林掩護下的第二幢房屋像是倉庫。它後面有條寬闊出口一直通向大道。

很遠的地方有一片藍色光暈，那是畜牧場，雖然距離這麼遠，他們仍能看到點點牛羣。顯然他們所站的高地並非莊園中最高的地方。會議中心的左邊，畢馬克的土地漸漸上升到機場，那是很長的一片平坦高地，他們推測它可以容納很大的飛機。

此刻忽然傳來飛機的聲音，前方三、四十哩的地方有架波音七四七升空而起。

『如果那裏容得下巨無霸，什麼都可以出入，』龐德瞇着眼睛望向陽光。『另一個目標，我們先等等，雪南；目前要好好查探會議中心、畢氏實驗室，然後機場……』

『還有單軌車站的這一端。』雪南緊抓住他的手。『萬一我們要從那條路出去。至少我們要知道這一邊通到什麼地方。』

龐德笑了笑說，『雖然畢馬克財富敵國，這裏景致美麗，但是臭得像個糞坑。他在這裏有支軍隊，美麗的宮殿，賽車跑道，還有牛羣。畢馬克樂園，德州的狄斯奈樂園。但是你知道，雪南？在美景之後，我聞得出幽靈黨的味道。它有綺想的荒唐，這點是故首領恩斯特．布洛菲的特別喜好。』

龐德像是個野戰的將軍似的，但願能帶了望遠鏡和畫地圖的工具。過一會，雪南問他，他認爲能否逃得出去。

『我們要查明兩件事之後，才能離開，你知道的。』

她點點頭，臉色凝重。『幽靈黨的目標，如果這裏是他們的基地……』

『沒錯，這裏是他們的基地。』

『……誰是眞正的黨魁。』

『對，』龐德仍然沒有一點表情。『你說是誰？畢馬克或是陸華特？』

『或是畢馬克夫人？』



『是，妮娜．畢馬克，當然可能。不過我敢打賭是畢馬克本人。他有種瘋狂的跡象；表面像個國王，財富無數而還不知足。我認爲是他，陸華特是他的太監長。』

『別那麼有信心地指他是太監，』雪南吞了一口口水。『午飯時我坐在他隔壁，他的手很不規矩。』她心裏害怕起來。『而我們不能上鎖。』

龐德又帶着她離開高地，再去看一次樹林。『這裏一定有監視設備。』但是他花了半小時仍一無所獲。『我想晚上試試看把派來的守門狗抛開，然後自己去觀光一番。嗨……』他停了下來，下方有輛車子開了上來。他挽着雪南的手臂。『一定是參觀的隊伍來了。別忘了，他們要把我們分開，可是在塔拉吃過晚飯，我們要待在一起。啊？』

『你該去了，詹姆士。』雪南在他臉上吻了一下。『別忘了我說的龍夫人。』

『不作保證，』龐德又開起玩笑來。『我老保姆告訴過我，保證像是脆餅，一捏就碎。』

『哦，詹姆士……』

他們走出樹林，到了空地時，正好畢馬克坐在一輛敞篷車駕駛盤後。野馬車停在紳寶後面。龐德認得那是一九六六年的車子，也許是二八九V—八。

妮娜坐在她丈夫旁邊，頭髮隨風拂動，容光煥發，也許是開快車使她臉色泛紅。她以優雅的姿勢跳下車。

『好車子，』龐德低聲說。『如果你還要舉辦大賽車，我願意駕駛它。』

『我可以提供比這更好的，詹姆士，』畢馬克回答。『可是，一切都安排好了。過後我再把細節替你解釋。你們都安排好了?誰住那幢屋子?或者你們住在一起?』他笑笑，但是沒有嘲弄的意味。

『雪南住鐐地，我住沙溪，』龐德不讓雪南先開口，他把分配倒過來說。如果陸華特是個色狼，那麼晚上他最好來找龐德。

『你準備好了，詹姆士?』妮娜的眼光忽然變得嚴肅地望着龐德。

『你想冒險坐紳寶?』他答。

『她什麼險都要冒。』畢馬克笑着說。『走，雪南。我讓你知道如何眞正開車——畢莊的土地可不小。』

龐德開了紳寶的鎖，扶着妮娜坐上去。據畢馬克說，導遊觀光需要三小時，但是這次必須縮短。晚餐是七點半。『我希望有半小時和你談版畫，詹姆士。我們約定七點一刻在跑道見。妮娜會帶你去看。要好好的，如果你不好……』

紳寶發動的吼聲淹沒了畢馬克最後一句話。他揮揮手，關上車門，車聲變得柔和起來。

妮娜．畢馬克在她座位上轉向他。『好，詹姆士，我帶你去參觀馬克的驕傲與喜悅。』

『我在這裏已經看見了，』龐德笑道。她樣子美極了，被太陽曬褐的健康外表和那雙深不可測的黑眼睛。

她笑起來，發出音樂般的聲音。『你不會相信，畢氏莊園是他唯一的驕傲與喜悅。來，我們由風



景區一路看下去。』

他們駛向莊園裏員工居住的小村的道路上，草地整齊，一個兒童遊戲的公園，龐德可以看見任何村莊的普通居民，買東西，在屋外整理，掛出洗過的衣服。這裏甚至還有一個小小木鐘樓的小教堂。這裏和莊園其他的地方一樣，都像是出于電影的畫面。

妮娜向路旁的人們揮手，龐德注意到路邊有輛閃閃發亮標着**『畢氏安全』**的巡邏車。

『公路警察?』他問。

『當然。馬克相信法律與治安。他想它可以使人們忘了自己是生活在封閉的區域中。這些人很少離開這裏。』

龐德不置可否地繼續依照她的指示向前駕駛。他們過了牛羣畜牧區邊，然後回頭駛向機場。他知道雪南和自己推測的不錯，這不是用沙漠改成的小機場，而是一個大規模的標準機場。

『這裏叫做畢馬克國際機場，你信不信?』妮娜像是在作弄他。

『我相信。下面是什麼?』

她下了命令，不久他們進入了會議中心周圍的厚厚叢林。龐德問這是不是使別人無法走近。

『哦，不錯，走開，進去。開會的人都是些怪人，他們會很吵鬧。馬克喜歡安靜。你會明白。他和你談好生意，在你還不明白之前，便已經把你趕走了。』

龐德慢下車子，注視着看不進去的高高枝葉。『看上去相當厲害。你們還有個大坑圍着。裏面是

不是有恐嚇住民的巨龍？』

『沒那麼嚴重；可是你沒有彎刀和技巧便進不去。有半哩叢林——有些地方十分危險。還有高高的鐵絲網。不過我們可以進得去。』

『嗯，總有人進出吧，也許邀請的人，是由直升機送進送出？』

『會議代表是用直升機，不過這裏，我會帶你去看。你沿着綠色地帶走兩哩半。』

『……一個可愛的法國女郎在這種夢幻的世界裏，』龐德自言自語地說。

沉默了一會兒，這時〇〇七暗自責罵自己動作太快了點。

然後聽到了妮娜說：『我自己也感到不解，』聲音已失去了光彩。『我一直在想……』又隔了許久她才說，『哦，那是長久以前的事了，這故事並不好聽，詹姆士。我開始像個淘金者，你知道，淘金的人結果是落入沙漠。』

『我認爲他們得到鑽石、貂皮大衣、漂亮的汽車、豪華的房屋，還有——大多數夜晚——歡宴達旦，或是在沙漠中扮演賺錢的角色。』

『哦，他們也得到那些。可是他們付了代價。一直走，開始放慢……』路幾乎是繞着高鐵絲網與牆走，龐德知道在那一邊只是一片乾枯多石的荒地，一直伸展到阿瑪里洛。

『停在這裏。』妮娜指示他。

龐德使紳寶停下，然後跟着妮娜走下車子。



她走到路邊跪了下去，有如怕被人看見。『我不該洩露家庭的祕密。』她抬起頭時，她的笑容像箭一般刺進龐德心中。這是一場大瘋狂，他想。幾小時前，他對妮娜．畢馬克還一無所知，現在他却有點妒嫉那個狗熊般的畢馬克。他有種想知道她一切的奇異衝動；她的過去，童年，父母，朋友，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想法與信仰。

他心中警鈴又響了，把他拉回現實裏來。

妮娜跪着的地方，旁邊似乎是一個小小的圓金屬蓋——直徑約有一呎——好像跟下水道有什麼關係。中間有個鐵環，妮娜舉起它有如拿起一個很輕的塑膠蓋。

『看見沒有，』她叫他看洞裏面一個U形把柄。『來，看着。』她拉着把柄，路邊一塊大石頭慢慢下沉，有如是水壓機在作用。石頭約五呎見方。它往下沉了有一呎，遠處果然傳來水壓機嘶嘶的聲音。石塊滑向一邊，露出下面一個寬大鋪磚的地下室。路邊牆上有鐵扶手和支足的架子。

『我想我們不該下去，』她一向鎭靜的聲音有點緊張。『地下室通向一條隧道，一直到那邊主屋的門房暗櫃。那邊也有開關的設備，還有一個開關是在那一端。這只是馬克的小小設備。很少人知道。我們在會議中心用的人員都由這裏出入，他們是在代表們到達前一天進去的。食物用直升機運送。萬一有什麼麻煩，這條暗道可以用作緊急之用。』

她的話令龐德奇怪。『什麼麻煩？』他問。

『我告訴你：會議代表中有很多奇怪的人物。馬克造這條暗道是爲了安全，當然他有道理。哦，

也許我不該把這個告訴你。來，我們得走了。』她彎腰把手柄拉囘原位。水壓機使石塊滑囘。一切就緒後，妮娜又把小圓蓋子放囘去，用腳踢些沙土上去。

囘到車上後，她一直心神不安。

『去那裏？』龐德問，他對剛才的暗洞表示有趣，但裝出並不關心的印象。

她看下手錶。離畢馬克的約會時間還有三刻鐘。『囘客屋去，』她衝動地說。『我告訴你在哪裏轉彎。』

龐德向樹林中的高地駛去。她叫他不要穿過樹林，却由高地左邊的路走。龐德看見前面另一條路通向高地的那一側，寬得可以走大卡車。

到了那一面半途，妮娜指着樹林間的一處出口，過一會他們到了個小小空地上，周圍的樹木包圍着使這裏光線幽暗，地方大小只夠車子掉頭。

『你有香烟嗎？』她看他關了電門後問。

龐德拿出純金屬的煙盒，替兩人各點了支煙。他注意到她手指顫抖。妮娜抽了口煙，吁出長長的煙氣。『哦，詹姆士，我眞笨。對不起，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請不要告訴馬克，我告訴你通中心暗道的事。』她搖搖頭，又說，『我不懂我爲什麼這麼做。你知道，他……嗯，他對這種事會火冒三丈。我很盼望——新的臉孔，善心的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嗎？』她手指移向他，和他的手指糾結在一起。



她突然又笑了起來。『哦，親愛的。我並不聰明，是吧？我其實早就可以勒索你了，詹姆士‧龐德先生。』

『勒索？』龐德的神經像被利刀割斷了似的。

她舉起手，也捏着龐德的手，『放心，拜託。你不告訴馬克我洩露了大祕密，我也不會對他提起你……呃，怎麼說，是個惡商人……是在胡說？』

『妮娜，我不懂。』

『詹姆士，』她用另一隻手對他揮揮。『你在我的掌握裏，親愛的，天知道，我需要掌握一個好人。』

『我還是不懂你的——』

她叫他不要作聲。『告訴你，馬克是個大專家。他懂得汽車和馬，他當然懂冰淇淋。事實上他唯一的專長是冰淇淋。可是版畫？正相反，專家的是我。在我成爲畢太太的前幾年，我主修藝術。我由十二歲開始便在巴黎讀藝術，我的專長是版畫。你有一套不爲人知的何嘉斯版畫，獨一無二，馬克一直對我這麼說，値一筆巨款。』

『是，而且經過鑑定。我還沒說要出售，妮娜。』

她爽朗地笑開了。『不，不，你別以爲我不懂得畫上寫的那些古老計謀，詹姆士？懸在空中？還不出賣？好。』她說話時，抓過他的手和自己的手一同放在她大腿上。她的動作十分自然，可是却使

龐德呼吸不過來。『詹姆士，你知道並沒有未經發現的何嘉斯。你知道，我也知道。我知道你手上拿的是一套仿造得非常逼眞的贋品。好得我想下一代一定會把它當成眞的。他們將會變成眞正的何嘉斯。我懂得市場。一個僞造的藝術品也會變成眞的。你已經想讓人知道那是眞的；你有鑑定書，希望它也不是僞造的。』

『不是的。』龐德知道他不能承認僞造。『你只看了一眼，怎麼能說那是僞造的？』

她向他移近，兩人肩膀相碰，她歪過頭，使他能聞到她的髮香——那不是人工的髮油氣味，而是發自人體的芳香。『我知道它們是僞造的，因爲我認識僞造它的人。老實說，我以前見過它。他是個英國人，名叫——好像是米勒，米豪，或是米奧什麼的？』妮娜接着又把在肯辛頓教雪南和龐德版畫的那個小個子的外表一一形容出來。

碰到鬼了！龐德心中暗駡。局長實在太不小心了。換言之，他的長官是隻老狐狸，會爲了追踪幽靈黨，而不顧龐德的安危。

『哦，妮娜，這件事我也不知道，』他騙她說，希望眼神中不會露出破綻。

她又說話時，聲音表示出有點喘不過氣。『詹姆士，我不會說出去。還有，請你別告訴他暗道的事。我實在不該告訴你……哦，詹姆士，他有些事使我十分害怕……』

她的手自他手中抽開，她雙臂擁着他，把他拉下來吻她雙唇。

當他們雙唇相碰時，他心中想起雪南遙遠的聲音：『她會把你生呑下去。』



可是龐德目前却希望妮娜．畢馬克把他生呑下去。龐德雖然生平經驗老到，但是他記不得以前有過這種親吻。它開始是輕輕碰觸，當雙唇接合時，兩人有種刺酥的感覺，而同時張口，他們舌頭相碰，然後縮回，又再相碰。終于兩人的嘴自顧地向對方降服，這個吻便像是整個性愛過程的縮影。他們的雙唇，舌頭，嘴，似乎成了不可分開的一體，在激情中探索嬉愛。

龐德不自覺地伸向她的身體，可是妮娜抓住他的手腕，阻止推開他，兩人慢慢地喘不過氣地分開。

『詹姆士……』她像耳語般地說。『我以爲接吻的藝術已經死亡了。』

『哦，似乎還在人間，正活在德州中央的紳寶汽車裏。』他並沒有含有挑逗的意思。

她又望了下錶。『我們該去了。』她眼睛短暫地由他身上移開去。『我要問一句話。』她望着窗外。『你和彭約瑟太太——雪南……？』

『是？』

『你們……？嗯，是不是……？』

『我們是愛人嗎？』

『是。』

『不。絕不。雪南的丈夫是我的最好密友。可是，妮娜，這是瘋狂的事。馬克——』

『會殺死你。』她又十分鎭靜下來。『或是找人殺死你。也許他一定會殺死你，詹姆士。無論如何，我得警告你。我做的事和我的理性相違，因爲我十分願意你永遠住在這裏。可是我是希望你活着

住在這裏。親愛的詹姆士，讓我忠告你：早早走，越快走越好。和馬克的事最好今晚解決，然後盡快走。這裏是邪惡的，比你夢想的更邪惡。』

『邪惡？』

『我不能告訴你。老實說，連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很可怕。馬克像個很好的喜劇演員——富有、樂天、有趣、慷慨的大熊。但是熊也有爪，詹姆士，可怕的利爪，他的權力越過這個莊園之外，事實上，超出美國領土。』

『你說他是個罪犯？』

『不那麼簡單，』她搖搖頭說。『我沒辦法解釋。我能不能，嗯，今晚來找你？不，今晚我不行。如果你明天還在——也許你聽了我的忠告已經走了——如果你還在，我可以去找你嗎？』

『請，』龐德找不到其他話說。妮娜似乎正站在懸崖邊緣。

『我們該走了，如果我們遲到，他一定會滿面笑容，但是以後我便有罪受了。』

龐德默默擦下嘴唇，妮娜使用小鏡子刷整嘴唇，梳梳頭髮。他們駕車時，龐德問她願不願先解釋一部份。『光說事實。』

她一邊指示方向，一邊很快地說。她本名叫妮娜‧克拉維，是住在巴黎的孤兒，對藝術特別愛好。一個伯伯幫助她受教育，當她二十歲時，他已年老多病。她在餐廳半工半讀，繼續讀書，生活得很貧困。最後她只有一條路可以走。『我認眞地考慮去當妓女。當時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工作難



找，我需要金錢，足夠衣食住行和讀書。』

然後出現了一個富有的美國人畢馬克。『他像書上寫的那樣追求我：禮物、衣服，最好的地方吃飯。而且他不碰我，連手指也沒碰過我；眞正的君子。』

最後畢馬克向她求婚，她担心兩人年齡差得太多；不過他說他一點也不在意。如果他老了，她可以過自己的生活。

『到他把我買到這裏來後，我才知道君子面目的後面是些什麼。是，有個罪犯——可怕的……關係。還有其他的，脾氣暴躁，這只有他親近的人才看得到。當然，還有他的偏愛……』

『性？』

『在他的年紀，他實在令人驚訝。我必須承認。但是他的性……你們怎麼說，詹姆士……兩棲。你以爲他爲什麼要那個死人頭——陸華特，留在這裏？並非因爲他會理財。他……他是……嗯……他和陸……』

她聲音消失了，然後又恢復鎭靜。

『有時他幾個月不來找我。然後它改變了。哦，如果他願意，可以挖一條深溝……這邊右轉，』她命令說。『我不能再說了，否則他會看出我的臉色。別讓他有點線索，詹姆士。不可以。』

他們沿着條小路走，到了塔拉的後面草坪，又穿過一些濃密樹林，從這裏看不到賽車道。

樹林擋住了一切——這是畢馬克在莊園佈置中許多地方都使用它的設備。這次它掩蓋了一個橢圓

形的跑道，寬可容納三、四輛車子。近房子的彎道比較大，但是到另一邊的中途有段險道，接着的幾乎是直角的轉彎，而下個彎道——它是橢圓形另一端——幾乎是Z形的。

整條路，一圈大概有八哩長，龐德用眼睛衡量着它中間一些險惡的地方。

遠的一端有排木頭看台，下面有些坑道與車房。紅野馬剛開到看台下面，骷髏頭般的陸華特站在那裏準備迎接畢馬克和雪南。

龐德沿着和跑道平行的一條路。他們接近時已經可以明顯的見到畢馬克和雪南，站在一部和龐德紳寶同樣銀灰的車子，陸華特坐在駕駛座後。

『要非常小心，詹姆士。』妮娜似乎又恢復了自然。『陸華特一旦坐在駕駛盤後，便成了個非常危險的人，他是個專家，他知道如何運用雙手，他可以駛出難以置信的速度。更嚴重的是，自從他出事後，他失去了恐懼——爲自己也爲對方。』

『我也不算壞，』龐德說，他聽見自己聲音中有對畢馬克和陸華特的憤怒口吻。『如果他們安排這次比賽，我想如果陸華特和我實力相當的話，我可以教他一兩件事。我只跟和我相等的人競賽。』

——他停了下來，他走近他們旁邊，並且仔細端詳那部車子——『他們似乎給我不錯的機會。』他煞車停下，開了門繞過去扶妮娜由座位上下來，馬克走過來拍拍他的背，不停地問他。

『你喜歡嗎？了不起吧？你了解我爲什麼以畢氏莊園爲榮？』

『了不起的地方。使英國的郡縣像個小農莊。』龐德笑着望向雪南。『啊，雪南，很了不起吧？』



『還有別的，』她回答。只有龐德了解其中嘲弄的意味，只有龐德知道她望着妮娜，畢馬克的眼光像是把利刃。

『明天，』畢馬克望着停着的銀色車子說。『你想你可以和它一比上下嗎？詹姆士？華特和你比賽。我想，明天早上。怎麼樣？』

龐德望向陸華特，他坐在野馬輪盤後——蕭比美國製GT三五〇。這是一九六〇年代後期最受喜愛的高性能跑車，車體輕，排氣好，還有二八九V—八引擎。

『當然，它嫌老了點。』畢馬克笑道。『有十三年了。但是可以和你跑一場，即使你有渦輪增壓器。好不好，詹姆士？』

龐德伸出手。『當然我願意。一定很有意思。』

畢馬克回頭向陸華特喊。『明天，華特。早上十點，那時還不太熱。八圈，好嗎，詹姆士？』

『如果你願意，十圈。』

『好，我們會邀些人來。他們非常喜歡好賽車。』然後他忽然轉向妮娜。『我們回去了。我晚上還有一兩件事要做。晚餐之前，我想和詹姆士談談。我想女士們也許想去洗洗休息一下。』

妮娜對龐德笑笑。『謝謝你忍受我對你的講解，詹姆士。我很高興能帶你參觀。』

『十分榮幸。』龐德替雪南開了門，她也回頭向畢馬克喊聲多謝。引擎發了火，畢馬克領頭回到

塔拉，他妻子坐在他旁邊。

『謝謝你忍受我對你的講解，詹姆士，』雪南學話地說。『哦，十分榮幸，妮娜；十分榮幸。你是怪物，詹姆士·龐德。』

『可能，』龐德高聲說。『可是我學了不少。比如說，妮娜·畢馬克可能是我們在這裏唯一的朋友。再說，我們可以有時間去看會議中心。公路邊有條暗道可以進去。沒問題，我想晚上的活動限於實驗室和後面的樓房。你喜歡畢馬克陪伴嗎？』

雪南聽了龐德的話一時沉默了下來。『一百……』她又說。『老實說，龐德，這裏的人我一個也不相信。』

詹姆士·龐德手上拿着大杯伏特加馬丁尼坐在涼台上面對着畢馬克。陸華特在背後流連着。

『好，詹姆士，』畢馬克現在收起了溫和的個性。『版畫不是出賣便是不出賣。我要個乾脆的答覆。我們一直在捉迷藏，我準備向你提個建議。』

龐德啜飲了口酒，把杯子放在桌上，燃了支香煙。『好，馬克。不捉迷藏。我有十分準確的指示。版畫準備出售……』

畢馬克如釋重担地吁了口氣。

『在紐約，拍賣出售。再一星期。』



『我不打算去叫價——』畢馬克說，但是龐德擧手制止他。

『再一星期將在紐約拍賣，除非我先得到某一個價錢。我的進一步是全套有個很堅决的底價；我不會把這底價透露給任何可能的買主。』

『哦……』畢馬克又說。『我會出個價錢——』

『等等，』龐德又打斷他。『我必須再警告你，如果在拍賣場外出價，只可以出一次價錢。那表示，馬克，如果你低於祕密底價，你永遠失去機會。我的委託人命令拍賣場不得接受以前失敗過的人的喊價。換言之，你必須十分小心。』

龐德覺得今天第一次畢馬克臉上帶有惡毒之意。『詹姆士，』他終於說，『我問你兩個問題好嗎？』

『你問。答不答在於我。』

『好，好。』畢馬克變得嚕嗦起來。『第一個問題很簡單，在我的經驗中，每個人都有價錢。我想你也可能腐化？』

龐德搖搖頭。『不，這件事裏，任何人不能賄賂我。我有法律責任。第二問呢？』

『底價是根據眞正價值嗎？』

『沒有眞正的價值。版畫世上無雙。不過可以給你一線希望，底價是訂在拍賣中可能得到最低最高價的平均值。我不懂電腦，可是他們說是電腦算出來的。』

知了在周圍叫個不停。黃昏已漸漸降臨，天上昇起一輪大而黃的明月。沉默中，龐德聽見畢馬克的咳嗽聲。

然後：『好，詹姆士，我要出個價錢。一百萬元。』

龐德心中本來沒有數字。他說話時，內心在笑。『剛好擊中紅心，馬克。它們是你的了。你看怎麼樣？我們打電話給教授？還是握手，一言為定？』

『哦，你實在讓我很為難，詹姆士我友。我想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告訴我，現在你能收下一百萬嗎？我是說馬上。』

『誰？我？』

『我問的是你。』

『現在不行。再一兩天，可以。』

『你賭博嗎？』

『以前賭過，』他想起以前去過的各種賭場和玩過的各種賭具。

『好，我給你一次一生最大的機會。明天你和華特賽車。一九六〇年代末的汽車和你的渦輪車。我為版畫出了一百萬元。如果你在賽車道擊敗華特，我很高興付你一百萬，加上你賺的一百萬。』

『你真慷慨——』

畢馬克舉手要他不要說下去。



『哇，好，我沒講完。我出了一百萬。如果華特贏了你，你的勞力一無所獲。我拿版畫，你替我付錢。』

這是次賭博，畢馬克清楚陸華特，美製汽車，跑道。只是，如果畢馬克或陸華特是布洛菲，那麼他取去版畫決不會給你分文。

如果他拒絕呢……？

龐德高興微笑地對畢馬克點點頭。他伸手在黑暗中握住大個子的手。

『好，』詹姆士・龐德說，他知道這個字等於是自己的死亡證書。

# 第十三章　精心傑作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雪南說，她坐在車上高興地向畢馬克夫婦和陸華特揮手道別。

『坐好，綁好安全帶，準備有些顛簸。』龐德沒動嘴唇說。他又大聲向站在門口的畢馬克喊，『明早見。在賽車場。準十點鐘。』

畢馬克點頭揮手。小貨車在前面慢慢領他們駛向車道。

剛才喝完咖啡白蘭地後，畢馬克和陸華特向他們致歉。『當你有這麼個產業時，』畢馬克說：『總有許多文書工作要做，今晚便是文書工作的夜晚。不過，你們兩位應該準備上床了。好好睡一晚上，詹姆士。你明早要賽車。』

龐德同意了，他說他們不需要嚮導便可以回到客屋去。但是小貨車正在前面等待，怎麼說也改變不了畢馬克的主意。

嚮導在前面，使他們無法迷路而借機偵察整個莊園。

龐德把紳寶車緊緊跟在小貨車後面，轉進了莊園的大動脈的主道。當然他們可以跟着他回到客屋，而後乘紳寶在大路上找機會。不過龐德心中知道小貨車的司機會一直留下來監視他們。

『他可能送我們回去後，消失在樹林中的某個地方，可以一直監視着我們。下午的經驗，我覺得畢馬克不用電子設備而是用人監視。他手下有很多人工作，甚至有公路巡邏人員。』

雪南在黑暗中移動一下身體。『那麼我們被困住了？』

『可以那麼說。不過時間很短了。我們要去看實驗室，我也不在意讓你知道去會議中心的路。不——我是說你看我怎麼進去。安全帶綁緊了沒有？』

她咕噥地說聲『是』。

『好。我今天所聽所見已經使我良心很平安了。』龐德笑着對自己說：『我不在乎傷害幾個人。』

他們轉出大路向高地而去，大約還有四哩路。龐德想，把他弄進樹林，於是他伸手到儀表盤上按下一個按鈕，送出他經常使用的夜間眼鏡。

夜間眼鏡是有個長方的控制盒，一端附墊可以套在頭上。右邊是亮度與焦點調整器，前方突出兩個目鏡，像一付小型的望遠鏡。

他用一隻手把東西套在頭上又把它調整好。



龐德以前曾經多次在夜中實驗用夜間眼鏡開車，而且在出勤時也用過一次。紅外光使他看出去，和白天一樣清楚，有效的距離大約有一百碼。

調整後，龐德把紳寶緊貼在小貨車後面。現在離小丘只有一哩路。

他冷淡地告訴雪南怎麼做。『一分鐘內所有燈光全熄掉。然後採取行動：燈光全亮起來。運氣好的話，他會翻出路旁，而貨車不會損壞。我們自己需要那部小車子。』

他們幾乎快到樹林了。『好，抓緊。』龐德關掉車燈，用夜鏡前望，小車有點顛簸。一時司機可以看見紳寶的輪廓，但是他十分困惑，後面一片黑暗使他不知所措。

龐德慢慢踩下油門。轉速針直直上升，越過三千限制，使渦輪增壓器迅速工作。

紳寶衝向前去，渦輪發出滿意的嘯聲而超過小貨車。龐德貼貨車很近，使司機讓路減速。他一定看見車子超過去，然後前面車燈照着紳寶，立刻沒有尾燈的紳寶超前失去了踪影。

『現在他要加速了，想趕上我們，』龐德說：『抓緊。』他沒有減速便猛然踩下煞車，緊緊抓住輪盤。紳寶停了下來，龐德又迅速地發動掉轉車頭，由原路回頭。

『隨時可能撞上我們，』他十分冷靜，像領一小隊戰鬥機出擊的小隊長。貨車的燈光過來，迅速地接近。立刻司機便會看見紳寶。

龐德在黑暗中壓下開關。另一項私人裝配的工具作用了。紳寶的車牌向上掀起，後面的强烈探照燈射出圓錐形的眩目白光。

貨車被强光所照射，龐德可以想像到司機在與輪盤掙扎，伸起一手擋住眼睛，腳拚命踩着煞車。貨車歪向一側，撞上一株樹，然後翻了個身。司機已脫出强光照射，但是太晚了。貨車在路上滑動，輪子强烈震動使車子打轉，後輪碰到路邊，忽然向路邊樹林撞過去，又打個轉才停下來。

『哦！』龐德開始把夜鏡取下來。『你別動，』他對雪南叫道，抓了手電筒，抽出手鎗下車急跑過去。

小貨車斜靠着樹幹，一邊嚴重下陷。玻璃沒有破碎。司機躺在裏面，龐德一看他頭的姿勢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撞力太大，使那人頸骨折斷。

龐德把門拉開，摸摸司機的脈搏。他一定是在不知情中立刻身亡。龐德感到有點歉意。他不希望殺人；最好是受點輕傷。

死亡的司機穿着畢莊警衞的制服，當龐德把屍首由車中拉出來時，發現他腰間掛着大馬格南左輪。

他把死屍推到草叢中，用電筒照着附近，以便以後再找到這個地方。屍首藏好後，他取下手鎗，回到貨車上試試引擎，它立刻啓動，又在樹木擦刮中退到路上，似乎車子還能使用。油箱還有三分之二，其他儀表都表示正常。龐德把車子駛到紳寶旁邊，眼睛避開閃光燈般一樣强的探照燈光。

『你能駕駛這輛貨車嗎？』他問已經走下車的雪南。

她不回答，只是爬上車子，準備接手。龐德說他在後面跟隨，並且叫她停在客屋前。



龐德回到紳寶後立刻放下車牌熄了强光，打亮前燈發動引擎。雪南慢慢向前駕駛，紳寶跟在後面平安地回到客屋前。

龐德把他的計劃向雪南說明。紳寶停在原來地方，鎖好，打開偵查警報設備，他們乘小貨車去探查。

『車上有畢莊標誌，不大可能有人會來阻擋。』

他們計劃快速地駛向會議中心區，雪南可以了解如何使用暗道，然後繞過單軌車站最後回到實驗室區。『我們把貨車停在附近什麼地方，走路進去。』龐德說：『然後等我們回到這裏，再回到那人屍首邊安排一場下坡車禍。』他開了紳寶的警報系統，鎖上車門，拿着警衞的手鎗，正想跨上車子時，忽然又想起一件事。

『雪南，一定要裝得像，最好在床上弄個假人。誰知道畢馬克和陸華特怎麼想的？你會做嗎？』

雪南冷冷地說，她由十幾歲開始便會在床上做假人，說完她轉身跑進沙溪去。龐德點了支烟慢慢走回鐐地客屋去。他很快便把枕頭弄成形狀，上面蓋了薄被單。在暗中人們看了會以爲有人在睡覺。

雪南已經站在小貨車邊等他。他把他自己的VP七〇挿在腰後，把警衞的鎗放在車子地上。雪南帶了備用左輪，龐德沒有忘記帶了供應部準備的萬能鑰匙圈和工具，還有紳寶上的手電筒。

他們滑下山坡，輕輕地在路上行駛。

當車子接近側道時，龐德拉上排檔。滿月已經上升。他們可以容易地在月光下駕駛，可是那更會引起疑心，所以龐德打開車燈，右轉走了十五哩，到了主牆邊叢林圍繞的會議中心區。

他花了幾分鐘時間找到暗道出口並且解釋如何開啓，然後立刻回到大路。

『我對會議十分懷疑，』龐德小心地駕駛車子。『代表來的時候，我自己要去看上一眼。如果幽靈黨有什麼大規模的行動計劃，這裏是作簡報的最佳場所。』

『他們明晚才會來，』雪南不禁高興地對他說。

『哦?』

『你的朋友妮娜對我說的。在化妝室，晚餐之前。第一批明天晚上坐飛機到——我是說今天晚上，』現在已經過了午夜了。

『如果，如果我們的命還在，我要聽聽他們的討論。』

單軌火車站沒有人，不過那輛有後面平台的車子還在，表示它隨時準備待發。這裏顯然沒有畢莊的警衞。龐德轉彎駛過塔拉草坪外的鐵絲網邊。主屋仍然燈火通明，當他們又巡查了實驗室後的掩護森林時，發現裏面有人正在工作。

他們彎腰向前移近。龐德在月光下小心地四下觀看有沒有警衞在，雪南則注意後方，手中拿着短管左輪。

實驗室的較小房屋與倉庫間有條空隙。龐德向裏面看去，似乎有條狹窄通道相連。然後他們到了



實驗室的第一扇窗邊。裏面的燈光很亮，射出一方光亮在草坪上，一直達到樹林邊。

龐德與雪南各站在一邊，直起身體往裏面窺望。

幾個女人在照料機器，每人都穿着白罩袍，頭髮挽成髮髻，手上戴有手套。她們腳上穿着一般醫院手術間裏用的短統靴。

女人們安靜而熟練地工作，一句話也不說。『冰淇淋廠，』雪南低語道：『我小的時候去過這種廠房，看見那一端的殺菌機器嗎?那是調和的地方。牛奶、冰淇淋粉、糖和香料。』

雪南使用手勢和必要的言語指出冰淇淋廠的重要機器。龐德皺眉聽她解釋，心中想，她對這方面怎會具有這麼多常識。

龐德又拉了雪南的手往第二區去。窗戶比較小，這次他們看見的是一個比較大的實驗室。容器、玻璃管、許多精密的電子儀器。

實驗室裏沒有人，只有一個畢莊警衞站在那邊的門口。

『哦!』龐德在雪南耳邊說。『如果有什麼事，一定是在這裏面。我們回頭繞到那邊去。』

『拿萬能鑰匙，』雪南碰他的手。『我看能不能走進倉庫，你試試轉角的窗戶。』

他們又沿着牆壁慢移。龐德把萬能鑰匙串交給她。他讓雪南去試門，自己去找可以看見大實驗室的窗戶。兩次錯誤後，才找到正確的窗戶。他自左角往裏看，看見畢馬克和陸華特，在一間沒有任何設備，像囚室般的小房內走來走去。仔細看過後，他發現這裏眞是一間牢房，地上也鋪有墊子。中央

地上固定有兩張椅子，上面坐着兩個穿制服的職員。兩個坐的人與畢馬克和陸華特正在激烈的談話。

龐德彎得很低，耳朵貼着牆壁，勉强可以聽見裏面說的話。

『好，湯米，』他對一個坐着的人說。『那麼，你要把你家的大門鑰匙給我，讓我駕車過去用武力佔有你的妻子，啊？』

名叫湯米的人笑着說，『隨你便，首領。你去好了。』他的話說得清楚而確定，而且顯然十分清醒。

另一個人說，『只要能讓人高興的事，都可以。也拿我的鑰匙去。沒有問題。還有車子。我喜歡看人享受。我？我服從命令。』這個人的態度也非常自然，一點也看不出受人影響的神情。

『你們還想在這裏工作？』陸華特問。

『爲什麼不？』第二個人回答。

『我不想離開這裏，』名叫湯米的人說。『這裏很好。』

『聽我說，湯米，』畢馬克走到窗子旁邊。如果不是保護網和玻璃，龐德幾乎可以碰到他。『如果我强姦了你妻子後把她殺了，你也毫不在乎？』

『隨便，畢先生，隨你的便。來，我把鑰匙給你，我已經講過了。』

陸華特走到他老闆旁邊。他雖然說得很輕，可是龐德仍然聽得見。『十小時，馬克。十小時，兩個人都還受影響。』



『奇怪，比我們預期的還要久。』畢馬克又高聲說。『湯米，你愛你妻子。我參加你們的婚禮。你們是對好夫妻。爲什麼你讓我做這種可怕的事？』

『因爲你是我的上級，畢先生。你發命令，我服從。很簡單。』

『你不懷疑畢馬克先生的命令？』陸華特尖聲問。

『爲什麼要？我說過，很簡單。就像在軍中一樣。服從上級命令。』

『不加懷疑？』

『當然。』

『當然，』另一個人也點點頭。『非常簡單。』

畢馬克在窗邊喃喃地說了些龐德聽不見的話，又難以置信地搖搖頭。

陸華特轉過頭，一時令龐德相信他似乎看見自己躲在窗外。『也許不可思議，馬克。可是眞正的突破。我們成功了，朋友。想想這個效果。』

畢馬克有不快神情，龐德可以自他冷酷無情的聲音中聽得出來。『我是在想效果……』其他的話則聽不清楚，他正想再站高點以便聽得更清楚些。忽然他僵硬地停止，貼着牆壁。有人向他這邊過來。龐德出于習慣立刻把鎗掏了出來。

幾秒後他鬆懈了下來。迅速跑過來的是雪南。『走，快點。』她幾乎喘不過氣。『我差點被一個警衛發現。倉庫——裏面冷凍器裏的冰淇淋，夠全德州人吃一個月。』

他們回到貨車邊時，龐德心中還在盤算。他發動車子，等了一下，推上排檔，慢慢開行。路上空無人跡。

『那麼他們是在儲存冰淇淋，』他轉上大路時說。

『我想是，』雪南的呼吸已經正常。『倉庫分成了幾個大冰箱。我看過三個，然後那個警衛來了。謝上帝我沒打開門——它重得像人間罪惡——而且我也虛掩了大門，以便隨時可以逃出去。』

龐德問她是否確定沒被看見。

『絕對沒有。否則他早追上來了。我只好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他進來走了一半，又走回去……他到實驗區那邊去了。』

『好。你現在想聽壞消息嗎？』他們到了小丘，往上坡路上走，龐德把在小室窗口看見的情形告訴她。

『那麼，那兩個人是非常正常的人，願意服從一切亂命——例如妻子被强姦被謀殺？』雪南發着抖說。

那並不奇怪，龐德想，她不能相信並不出人意外。『差不多。非常正常的人。我不知道畢馬克和陸華特給他們吃了什麼東西。他們說效果持續了十小時，但是由那個小室的樣子來看，那兩個人是在充當實驗員。』

『像是着了迷一樣。』



『對。令人担心的，是他們言行都不像着了迷。他們接受命令，服從命令，如此而已。而那些命令完全違反良知與人性的。爲什麼，雪南？使人會糊塗到這種地步。爲什麼？』

『你停下車做什麼？』

龐德要她留在車子裏。『我們要把司機載上山。我把他放在後面。這種事不要你做。』

雪南說他眞夠義氣，不過她並不怕死屍。她還是坐在車裏，龐德下去把死人拉起來放在車後，然後過去把樹林的痕跡掃掉。

『如果他們發現了一種沒有副作用的藥……』龐德回頭時，雪南說。

『是。』他繼續向山坡上駛去。『是。』那有點道理。『沒有副作用。不會迷糊不穩。一切言行都很正常……』

『除了一種感覺，』雪南順着這條線索說下去。『他們在任何情形下會絕對不加疑問地服從命令。』

『那是最好的武器，』龐德說。他們到了客屋時，他問，『冰淇淋？你想那會不會是傳送系統？』

『他們有很多那種差勁東西。』

『我以爲你喜歡冰淇淋。』

『早已經變了。』

他們下了車，這次雪南也幫助他把死司機抬到駕駛座上。龐德檢查一下貨車還有沒有遺留下他們自己的東西。然後把鎗插回司機鎗帶中。雪南甚至於堅持擠坐在龐德旁邊，他發動了引擎慢慢向山下滑去。

他們到最陡的斜坡頂時，他拉了手煞車和雪南一同下了車。

引擎還在轉動，他對雪南點點頭，要她讓開路，然後靠在車窗口放開手煞車。

他跟着車子滾了幾碼後才跳下車。龐德望着貨車越跑越快，由路的一邊滑向另一邊。

他望着車子，幾乎沒有覺察雪南到了他身邊用手挽着他。

貨車車燈照出前面的路，一直不穩地滑下山坡去。然後他們聽見貨車撞到第一株樹的聲響。它的燈光似乎在空中跳躍，上升又滾着下降。

一共大約二十秒鐘，然後貨車翻了個身，油箱着火燒了起來。

『那些樹像是活人，』雪南說。

『古代的人把樹看成是神聖的活東西，』龐德說。他也感到火光奇怪的陰影與跳動。『現代也有些人同樣那樣想。樹是活的。我懂得你的意思。』

『我們該走了。』雪南把手縮回，忽然轉回身，有如不願再看這可怖的光景。『整個莊園會看見火勢。我們很快會有客人。』

龐德趕上去，大步走回客屋。



『我們有許多事要好好想想，』到了沙溪門口時，她說。

『很多事，雪南。』

她在他臉上吻了一下，又想靠近來，他伸手制止了她。她嘆了口長氣。『我知道，我知道，詹姆士。』

龐德點了點頭。『好，』雪南聳聳肩。『你有我們的龍夫人。我很高興。晚安，詹姆士。』

龐德走過紳寶向鐐地而去。他的手碰着門柄時，聽見了另外客屋裏雪南尖叫的聲音。

# 第十四章　長脚毒蟻

龐德立刻拔出ＶＰ七〇手鎗，迅速衝向雪南客房。

他的右腳踢向門，搗碎了門柄，幾乎把整個門板都踢倒。龐德跳進門廊，又躍向另一邊，幾乎喊出『不准動』的話。

可是屋裏只有一個雪南，站在臥室門口，抽搐地向後退縮，全身發抖。

龐德走了過去。他抓住她的肩膀，準備開鎗射擊房內任何東西——野獸，人，蟒蛇。然後他也不自禁地退後一步。房間全是牠們——大，黑，爬行而惡毒的螞蟻，牠們佈滿在地板上，天花板上，牆壁上。床鋪上像一片永遠在動的黑色海洋。

牠們有幾百隻，最小的約有一吋長，在一齊擁擠要爭先恐後上床，假人是一堆隆起的黑色。

龐德把他們身後的門關上，再看那堆螞蟻羣與地板之間還有多少空白。『長腳毒蟻，我想，雪南

。長腳毒蟻，由窩裏出來找食物。』龐德心中想，如果牠們是長腳毒蟻，那麼不可能偶然跑到這裏來。長腳毒蟻住在乾燥地方，通常會自己儲存食物。牠們絕不會由沙漠爬來——至少不會成羣結隊。

還有一件事實他不大願意說出來的，是被長腳毒蟻咬一口會非常痛，甚至在某些環境下，可能會致命。可是幾百——可能幾千——隻這種大昆蟲，由自然環境中爬出來，興奮而憤怒或飢餓，那又是另當一回事了。被憤怒的毒蟻叮上幾口一定會送命。

『只有一個辦法對付牠們，』龐德擁着雪南走出客屋臥室，關上後面的門。他看清楚沒有毒蟻爬到客房。

龐德和她走到他自己屋中，到了屋內，他要她坐在主房內。『注意向下看，啊？』然後他衝進臥室去拿手提箱。

他打開箱鎖，掀開箱蓋。開了底下的暗夾層，找到他所要的東西。一個小小的雷管，幾吋快燒熔絲。他迅速地把熔絲揷在雷管鐵心中，然後違反規矩地用牙咬着雷管把熔絲夾緊。他的老教師們一定會皺着眉頭說，『那樣吻它，會讓你掉牙，龐德先生。』

他又向手提箱下方拿出個袋子，裏面有塑膠炸藥。他撕下一小塊，把它搓滾成一個高爾夫球那麼大。

他把雷管熔絲和炸藥分得很開，又跑出房去——他又回來再叫雪南不要動——向紳寶車跑過去。他十分迅速地打開警報器，掀開車廂，用手在裏面摸索。



他立刻找到備用油箱，龐德多年來旅行時一定帶個小油箱以防萬一。

龐德到了沙溪門口，旋開油箱蓋把塑膠炸藥糊在洞口。他到了臥室門口，才把雷管揷進炸藥中。唯一的問題是如何不引起汽油的火而點燃熔絲。

龐德輕輕推開臥室房門，全室內都是肥胖毒蟻的波浪，使他十分噁心。他把油箱放在門口，拿出鄧希爾打火機。他拿得很低，避開汽油的揮發氣體，然後轉動打火輪。火焰出現了，龐德迅速擧向熔絲，立刻點燃起來。

他輕輕關上門，以免手製的炸彈傾倒。他慢慢走到外面。走，別跑，他們教你的；跑反而會使你絆倒摔交。

他剛走到鐐地門口，土製炸彈怒吼地爆炸了。爆炸使汽油像火球般衝出屋頂，空中霞光萬道，然後向四周撒落，幾秒鐘內，沙溪內部成了火獄。

鐐地的門被扭開。龐德一時以爲是爆炸的效果，門柄隨手而落。但是他看見雪南張大口站在那裏。龐德把她推進去，使她倒在地上，他自己撲在她身上。外面火焰越來越大。

『躺在地上，雪南，』龐德發現自己把她壓住，幾乎跨在她身上。

『如果你不動，詹姆士，我很願意不動。』甚至於經過兩次震驚——毒蟻和爆炸——她還能笑出聲來。

龐德立刻滾開去。他想到一些優先的事：看有沒有什麼着火的東西掉落在紳寶上，然後他在鐐地

客屋周圍走了一遭，看有沒有着火的可能。

然後他才想起兩件事來。第一，他方才已經知道了，這種大毒蟻不可能無緣無故地跑進客房來。第二件事更加明顯，毒蟻是來咬人叮人，而目標是詹姆士．龐德。他不是對畢馬克說過他住在沙溪裏，當時他是爲了保護雪南。

他已經聽見了汽車聲音——下面有車子接近。畢馬克——或是陸華特——是要殺死龐德。幫助來到的時候——如果可以那麼稱呼的話——有兩件事情可能發生。畢馬克和他的智囊，發現龐德與雪南完好無傷，會貓哭耗子般安慰他們，或是利用機會把他們分開，把龐德或雪南送去塔拉主屋。

無論如何，他們不會讓他們以後幾天內再在一起。在有人來之前，一些計畫必須做好。

龐德走進客屋，雪南手中拿着一杯烈酒。『我的衣服，』她悲哀地說，龐德還沒來得及開口，她又說下去。『我帶的東西全付之一炬。詹姆士，我連內褲都沒留下一條。』

龐德不自禁地回答，『別担心，親愛的，妮娜一定有的是衣服。』

雪南正想反駁，龐德舉手制止她。他說，如果他們分開，必須要有聯絡的辦法。他把紳寶的備用鑰匙給她，說如果他必須去什麼地方，那麼紳寶車會藏在什麼地方。她一定得設法由住的地方跑到車子的地方。

『如果你說的對，會議的代表今晚要到，我想在明天清早混進會議區。』龐德說，忽然又想起妮娜今晚與他的約會。『半夜，』他說，『明天半夜。如果我不在，第二天晚上去。如果車子不在，你一定要知道我是不得已離去的，不過雪南，那是最後的可能性，可是我會帶了大批聯邦調查局、中情局和州部隊一起來。你可以稍安勿躁。』

龐德又要雪南複述一遍紳寶的藏匿所，以及見面的安排，這時兩部貨車和一部汽車快速駛進空地。

『嗨……喂……詹姆士，雪南，你們沒事嗎？』畢馬克的聲音在嗡嗡人聲中顯得特別高昂。

龐德走到門口。『我們在這邊藏身，馬克。你知道，這並非待客之道。』

『什麼？』畢馬克的大塊頭只離門口幾呎。龐德看見他後面的妮娜，他發現她看到他沒死，臉上有點如釋重負的神情。

『這裏出了什麼事？』畢馬克指着沙溪客屋的殘跡說。人們在火堆邊指指點點，龐德注意到畢馬克的手下在貨車中載了一大桶泡沫滅火劑。另外一羣人在清理火場。

『那裏有——』雪南開口道。

『那裏有些昆蟲，』龐德漫不經心地說。他靠着門扇上。『我到車上去拿出小小的工具箱。我要找些殺蟲劑。雪南聽見我，以爲我是小偷。』他笑起來。『奇怪，眞的。我必須解釋——先前我對你說我住在沙溪，雪南住在鐐地。結果我們搞錯了。事實上正倒了過來。今天我們回來的時候，雪南決定要住鐐地。她不喜歡沙溪的那幅畫。我們累了，所以和衣而睡，便沒有去搬東西。我們想明早可以

再換回去。雪南的東西全在那邊，』——他指指火場——『而我的全部完整。雪南只剩了她身上穿的這套衣服——』

『版畫？』畢馬克打斷他的話。『沒事嗎？你沒有——？』

『版畫很好，我向你保證。』

『謝謝上帝。』

『馬克，』龐德厲聲說。『你說話像個沉船上的醉漢——「白蘭地沒事嗎？」而不問，「我們救了多少人？」』

『是，』妮娜走到門口。『你似乎漠不關心，馬克。詹姆士可能被殺死。』

『很可能。你在客屋裏用什麼煮東西？瓶裝瓦斯？』

『事實上——』畢馬克說。

『好，那個傻瓜留下了壞瓦斯桶。我劃了火柴把它放在煙灰缸上，我才走到車子旁邊，碰，便爆炸了。』

『哦，詹姆士，我不該讓這種事發生……眞可怕，』妮娜望着他使他想起樹林中的親吻與髮香，龐德的眼光很難由她身上拉開。這時他發現又有一部車子上坡來了。

龐德向畢馬克走近一步。『我們說個明白，馬克，』他又不客氣地說，『那些鬼蟲是怎麼回事？』



『蟲？』畢馬克望着周圍，有如在找黃蜂。

『是，蟲。又大，又黑，又兇的東西——像大螞蟻。』

『哦，上帝，』畢馬克退後一步。『不是長腳毒蟻吧？』

『我想是的，』龐德火自心中冒起。『你這裏有不少蟲，馬克？如果是，爲什麼不警告我們？長腳毒蟻不能——？』

『牠們會殺死你，不錯。』他說話時，也露出一點恐懼的表情。

『啊？你們常常有嗎？』

畢馬克避開龐德的眼光。『有時有，但不多。』

『有好幾百隻。我們兩個人都可能被咬死。我覺得你把牠看得太隨便了，馬克。』

畢馬克的回話被另一部車急駛而到打斷了。陸華特在駕駛，旁邊有兩個警衞陪同。他們還沒停下——然車激起一片灰雲——陸華特已在對畢馬克叫喊。

畢馬克的臉色使龐德心生懷疑。是陸華特指揮一切嗎？他想。兩個人低聲談話。

『你今晚留下沒事嗎，詹姆士？』妮娜進入客屋。

『我們兩個都留在這裏。』雪南說。『我們扔銅板看誰睡沙發。』

『我不願聽，我親愛的，』妮娜甜美地笑道。『你可以去塔拉睡客房。我們會立刻替你安排些衣服。我可以借些衣服給你，但是可能太長太緊點，不然我會叫人到鎮上去買。』

『你眞好，』雪南喃喃地低聲說。

『雪南今晚回塔拉去過夜，馬克，』妮娜轉向過來的畢馬克說。

『好，』他像個助理般地說。『詹姆士，還發生了別的事。非常之不快。帶你們來的那個人，你跟着的那個人。駕小貨車的……』

『怎樣？』

『他離開你們之後怎麼樣？』

龐德聳聳肩。『你是什麼意思？他揮手道聲再見後，便走了。』

『後來沒聽見什麼？』

龐德想想。『沒有。我們回到客屋，開些音樂，喝了杯飲料。那時我們才決定換客屋。雪南說她比較喜愛這間。我猜是繪畫的緣故。我懂得她的意思——一大堆白人騎馬屠殺男女老少。你問這做什麼，馬克？』

畢馬克愁眉不展地說，『你的嚮導是個大好人……』

『費許？』妮娜帶點緊張地說。

畢馬克點點頭。『是，我們最好的人。』

『怎麼啦？』妮娜緊張地問。

馬克吸了口深氣。『似乎他今天晚上。費許的問題，是他……嗯，他常常喜歡喝些黃湯。』



『人喝了幾杯就會情緒高漲，』龐德似乎毫不關心。

『我也可以告訴你。費許的工作是——我該怎麼說？——嗯，來照顧你們。他奉命留在樹林裏，不要發生野獸之類的問題。附近還有些人。』

『例如長腳毒蟻？』龐德問。

『野獸，』畢馬克又說。

『結果他去喝酒？』雪南問。

畢馬克搖搖頭。『不是第一杯酒，他也許喝了幾杯。也許他曾經想再去喝幾杯。』

『曾經？』妮娜的聲音。

『貨車衝出大路。在山坡下樹林裏燒了起來。我們急忙趕上來，所以沒有看見。華特發現了。』

『費許呢？』妮娜張着口問。

『對不起，親愛的。我知道你很喜歡他。費許被燒了。』

『哦，上帝。你是說……？』

『像塊木頭。非常令人難過。』畢馬克來回望着龐德與雪南。『你們眞的沒聽見什麼？』

『沒有。』

『什麼都沒有。』

『可憐的費許。』妮娜憂愁地轉過身去。『他太太……』

『最好是能由你去通知她，親愛的，』畢馬克說了也轉過身去。

『當然，馬克。第一，我們先把雪南安頓在塔拉。』妮娜走向她丈夫。『然後，』——一聲喟嘆——『然後我去通知費太太。』

『好。』畢馬克心中顯然另有所思。『你同意吧，詹姆士?』

龐德說他沒問題，又問賽車是否仍然舉行。『我是說，發生了這些事?』

客屋中的燈光照在畢馬克臉上，龐德似乎看見他說話之前面容掠過一絲暗影。『哦，是的，詹姆士。這是很不幸的事，但是大賽車仍然如期舉行。華特很盼望。我也一樣。』

『那麼，到時再見，跑道上見。晚安，雪南。好好睡一覺，不要担心這些事。』

雪南對他假笑一下。『晚安，詹姆士。』

『明天再見，詹姆士。』妮娜看着他的臉。

他們都離去後，詹姆士·龐德檢查一下紳寶的安全設備，又回到屋中。他用椅子頂着門，關上窗戶。把所有可能的進口都堵死。如果還有一批毒蟻，恐怕也無法爬進來了。

他花了十分鐘把手提箱整理好，然後和衣躺在床上，手鎗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

妮娜說過邪惡。龐德可以感覺得到，有如畢氏莊園中有惡魔作祟。早先他發現這裏有幽靈黨的跡象，現在味道越來越濃。他以前和他們周旋過，現在他又本能地想起它的第一任首領恩斯特·布洛菲。雖然他們在日本最後一次遭遇時，龐德已經把他送進地獄，而此刻他的氣味却又自地獄中傳了出來。



這些人其中之一，和他的老敵人有關連。那一個?陸華特，還是畢馬克?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答案很快便要來了。

他又想起卽將到來的會議代表，以及他看到的小室中的罪惡實驗。一種催眠藥——一種『快樂丸』，可以除去一切感情與恩怨，使受害者服從到難以相信的程度。

他看看手錶。凌晨五點了，天卽將破曉。在二十四小時內他要進入地下——去會議中心的暗道。龐德在暗中微笑，想到如果那是一場沉悶無聊的會議，才叫白費力氣。然而經驗告訴他無此可能。他的經驗，他的推理，他以前與幽靈黨的搏鬥，都使他不再懷疑。

但是他先要爲了假設的百萬元賭注，和陸華特在車道上比賽。雖然對自己與紳寶深具信心，但是他知道前途危險重重。然後，在他前往查探暗道之前，有妮娜豐滿的身體和奇異的黑眼睛在等待他。

龐德的思想在打轉。布洛菲?畢馬克?陸華特?會議?幽靈黨?冰淇淋?大賽車?……妮娜……不快的妮娜·畢馬克，陷身在這個邪惡的地方。他也想起了雪南，不禁微笑起來。如果不是因爲她的父親林飛力，她早已和他結上了露水姻緣了。可是龐德像是被催眠了似的，又想起妮娜，然後他心中懷着她的相貌，以及她髮香的回憶，入睡了。

# 第十五章　驚險賽車

太陽爬上和鑽石一樣明亮的天空，一早便能覺得這是炎熱的天氣。再過一個小時便會熱得難熬；這是在陰涼室內喝杯冰飲料的天氣，最好是和友伴——特別是女伴——暢談以消長暑。

他睡得並不久，許多年前，他已經學會了如何利用短暫的休息。他在紳寶車上花了一個小時時間。這部車子渦輪增壓器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不能碰運氣。紳寶必須維持完好狀況。即使陸華特駕駛的是一部極高性能的薷比美製汽車，但是龐德相信陸華特的機會並不大。

一部正常的紳寶九〇〇，如果渦輪增壓器完全開動的話，可以輕易地抵達每小時一二五哩的速度，但是政府規定商業車子不得超過這種速度，所以渦輪增壓器本身也常常限制在每小時一二五哩的範圍內。如果增加油管壓力，加上特別變換設備，可以得到極高速率。

龐德知道世上有些警察也用紳寶。但是他也聽過一個高級警官說：『如果抓不住商用渦輪，我們

用渦輪車做什麼?』

龐德在車子裝了新注水設備後，曾經在一條路上跑到一百八十哩。他認爲今天沒有理由跑不出那個速度。他不怕會爆炸——即使輪胎裏有子彈——也不會阻擋他。

龐德想，沒有問題；空調器正是最好的情況，他把銀獸沿着和外圍平行的側路駕駛。

他已經看得見看台前面的畢馬克、妮娜和雪南。其他座位也坐了四分之三的觀衆。畢莊的員工顯然被叫出來看這次大賽。

他把紳寶停在通車坑的小路上，正在畢馬克一班人面前。陸華特和他的車子還沒看見。

『詹姆士，你樣子很不壞，』妮娜．畢馬克的笑容十分自然，伸手擁抱他，龐德在她臉上吻了一下，好像是很自然的事。然後他看見林雪南正狠狠地盯着他。

『早，雪南，』他高興地說，吻她的雙頰。『兩次代表好運，』他笑道。

爲了舒服起見，龐德穿着一套輕便的藍紅色跑車裝——那是在春田一起買的——沒有什麼別的。他知道雖然有空調器，在駕駛盤後會一樣熱，特別是，如果陸華特逼得他很緊。

『詹姆士，希望你睡得很好，』畢馬克高聲吼道，拍着龐德的背，昨夜的緊張已全無踪影。

『你要練跑一些嗎，詹姆士?由這裏看很容易，可是我告訴你那邊的險道與急彎道可不是好玩的。我知道，我建造的。』

龐德向那邊的加油泵點點頭。『好，我去跑一兩圈試試，然後我可不可以加油，還有調整一下



?』

『我們替你準備了一隊人，詹姆士。』畢馬克指着五個穿罩袍的人。『好工人。你要不要把備胎取下以防萬一?我們有一切讓你支配。』

『我可以對付。十圈，對不對?』

『是，別忘了，如果需要幫忙，有那隊人在。我們還請了些警員，以防出了什麼大差錯。』

龐德由畢馬克的聲音中聽出什麼沒有?暗示?他是否預料會出事?好，他們等着瞧。最後勝利的，不是看誰的車子好，而是誰駕駛得好。

龐德對衆人點點頭，對雪南眨眨眼睛，爬進紳寶車。他戴上手套和太陽鏡。

慢慢駛到柵欄時，龐德最後再望了一眼儀表盤。兩次代表運氣，他想。第一圈慢跑——約七十哩左右——第二圈比較快，讓紳寶跑到一百但是不再向上。把王牌藏在衣袖裏。他笑着推到第一檔，放開手煞車，向前駛去。他增加速度，變換排檔，到第四檔時，它速度達到五十，他又給車子再多點力量，使轉速達到三千標誌。他開動渦輪——一種令人舒適的低吟聲——每小時達到七十哩。

第一圈裏，龐德沒有推向第五檔。他控制着引擎，以相當低速感覺道路的情況。

由柵欄到險道間是兩哩半直線；但是一旦到了險道上，汽車和司機都會知道。由遠處看，路似乎轉爲狹窄，然後通過一個長長的緊緊S字形。可是等他出了S字形，才忽然發現險道終端是個突如其來險惡而隆起的突堆——就像一座小小駝背的橋。

彎道並無問題，即使在六十哩速度，也只要輪盤轉得快便行了——左，右……左，右。紳寶的車身和重量分配像膠一樣黏在路上。但是等到了突堆，龐德才知道它的危險。

車速六十時，車子升空了有一秒鐘，四輪似乎都不着地，當車輪着地時，要十分小心駕駛才能不使車子出軌，他必須在金屬般的路面踩下煞車把準方向。

龐德呼了一口氣，知道這個突堆在快速時會非常危險。他轉彎走了另一哩道路，到了顯然是險惡的向右急彎。

他把車速開到七十，以第三檔右轉，但是維持足夠馬力使它不致向外滑去。這時紳寶又發生作用了。龐德一向喜歡在高速轉彎，因為這部車子便像是被手指拉在彎路上一樣。

他轉過彎時，速度仍然是每小時七十哩。半哩直道，很平坦，可以加速。但是他沒有被誘惑仍然維持七十，以第四檔進入險惡的急彎道，然後換上第二檔，速度急減到五十。

Z形彎道實在十分艱危。龐德心中想他應該有權多練習幾次。你必須在這種速度把輪子提起，不可能再以第四檔加速，而一直維持七十標誌的加速度，直到最後一節彎道到了後面。這需要注意。

其他的很容易。三哩左右直路，跟着是柔和的右轉；再一哩半，第二個左轉；然後最後一哩，回到起點。

最後一彎，龐德迅速發現，是欺騙式的。當你駛去時，曲線忽然變直。不過，他可以應付這個。第一次他轉第三檔，角度陡斜，他加强轉速，然後駛入險道前的三哩長的直路。



他以九十速度進入和緩的轉彎，最後彎道減到七十，然後上了突堆——他還沒準備好——指針還在七十下搖動。紳寶自突堆上像箭一樣直衝，龐德等待四輪着地時的震動。落地時，龐德穩住輪盤以減少扭動。

龐德把速度提到一百，靠路的右側，以便轉彎時能有更多空間。他又以八十速度急轉直角的轉彎，速度不變，他相信車重與輪胎可以平安承受。

他心中在盤算——還有根據儀表——不能減速。整個轉彎定在八十上，雖然龐德身體斜向右邊，但是輪胎開始稍向左移。

他可以做得到。直角可以過得去——只要車位向右能合適——時速可以維持八十甚至於到一百。但是Z形彎道却不簡單。你在這裏必須換檔；煞車；加速；然後又是另一邊。

紳寶以九十速度跑過最後前面兩個彎道，輕易地改換了，又爬上第二陡坡。

他仍以九十跑過最後直道，然後減速向車坑而去。四十，三十，二十……停了下來。

他由玻璃窗看見畢馬克的臉，雙眼之間擠成一道皺紋。陸華特已經來了，穿着有畢莊標誌的賽車裝。他沒有注意龐德，却忙碌地在整理銀色蕭比美國車，它已經由手下維護好了。

龐德在座位上又坐了一會，望着那輛要與自己競賽的車子。

福特野馬在往日賽車中有輝煌的記錄。一九六四在法國的大型無篷車的比賽中獲冠亞軍，它的其他型式也有良好性能。GT三五〇是根據原來野馬設計的改良，車身比較瘦長，外表的修改是引擎蓋

與後輪有較大的進氣口。以前引擎蓋周圍有些玻璃纖維的結構，並且引擎與傳送系統有許多結合的設計。

龐德認爲這部車子比本來的野馬要輕，速度可能超過一三〇標誌。他遠看去，它似乎是本來設計，可是越近看，他越感到懷疑。外殼似乎十分結實——而且有難以測看的深度。他認爲那是鋼的。它只是在線條上像蕭比美國式。輪胎是重負荷的，原來設計是耐高壓的，但是龐德仍然希望能看進引擎蓋裏面。畢馬克的爲人，決不會願意以一部普通車來和紳寶渦輪車比賽。不管裏面是什麼機器，可以斷定的是，它一定與紳寶相仿，有渦輪增壓器。

龐德下了車，迅速走向那部車子，在離它幾步的地方喊叫，以吸引陸華特的注意。

畢馬克十分敏捷地走過去阻擋龐德走得太近，他雖然動作很快，可是龐德的手已經碰到引擎蓋。它是加强鋼板的，他的掌心可以感覺得出。龐德用手重壓，發現它的支架十分堅固。

『祝你好運，華特——』龐德說話時，畢馬克已把他自蕭比車邊拉開。『我只想向華特打個招呼。』龐德不快地說，有如畢馬克把他拉開使他頗感委屈。

『華特在賽車之前不願分心，詹姆士，』畢馬克說。『記住，他是個老行家。』

『這是一次友誼賽，我們之間另有賭法。』龐德冷靜地說，雖然他心中開始有點緊張起來。

畢馬克也許有輛高性能的車子，但是他不會知道紳寶車中的注水器與增速器。不過龐德對陸華特却沒有懷疑。他是個懂得賽車的人——而且他比自己更有利的是對車道瞭如指掌。



『好，馬克，告訴你的行家，我祝他好運，希望優者勝，如此而已。好，我可以替紳寶加油了？』

畢馬克茫然地望着他，他眼神中有種可怕的邪惡，可是眼睛茫然，嘴巴微張，看不出一點線索或暗示。龐德認識這種表情，心中感到十分寒冷。

他曾經多次看過這種表情，一個無情的職業幕後人物。他有職業殺手替他出擊。

這種表情稍顯即逝。畢馬克容光煥發地笑了起來。『我的手下可以替你代勞，詹姆士。』

『不，多謝。』龐德寧願親自料理——汽油、機油、水力系統、冷却劑。

最後檢查花了二十分鐘。龐德走向畢馬克，他正在高興地和雪南與妮娜談話。

『我準備好了，』龐德望着三個人說。

沈默了一會，畢馬克點點頭。『如果你想來抽籤決定出發的跑道……』

『哦……』龐德笑道。『我們可以友善地解決。我們可以在這裏丟銅板決定，我想華特不會在意，你——』

『詹姆士，』畢馬克輕聲說。是否龐德覺察到威脅？『詹姆士，你必須了解華特。他對這件事十分重視。我去看他準備好沒有。』

龐德和女士們在一起，並不想多說話，『我該說再見了，女士們，』他說，唇角露出勝利的微笑。『賽車完了再見。』

『看上帝份上，龐德，要小心，』雪南陪他走了幾步，低聲說，『那混蛋要整你。別冒險。不值得送命。小心。』

『別担心，』龐德高興地揮揮手，轉身看着走過來的畢馬克與陸華特。

陸華特滿懷自信。他們握握手，說『願優者勝！』然後扔銅板決定車位。龐德輸了，陸華特選了右邊內圈的位置。

畢馬克嚴肅地說：『這是十圈的比賽。你們跑了幾圈，數目會掛在你們通過起點的車坑上。華特紅色，詹姆士，你是藍色。我當總指揮，你們聽我的命令。你們駕車到柵門那邊佔好各人的位置，把車子熄火。我自己站在出發的台上，就在那裏——舉起旗子。你們表示出可以完全看見我時再做出拇指向上的記號。等我以圓形揮舞旗子時，便發動引擎。你們準備好了，再給我打個信號，然後我舉起旗子，由一數到十，再揮下旗子，你們就可以出發。除非勝利的車子在第十圈後通過看台，旗子不會再下降，明白了嗎？』

龐德慢慢把車子駛到柵門處去就位。現在沒有時間多想戰略，他集中于賽車上。他不知道他所面對的標準如何，所以他當務之急是探測對方駕車的情況與車況如何。

他希望在前兩圈中給人一種紳寶速度已到極限的印象。他必須採取合適的戰術，否則將沒有得勝的機會。

他把紳寶駕駛就位後，作了最後決定。他讓陸華特領先至少五圈。這可以給他在車場中不同速度



情況的經驗，也可以知道陸華特到底如何，會不會採取一些危險的戰術。

第六圈開始，如果龐德的技術可以和陸華特相抗衡，紳寶車也可以作任何競爭，那麼他要開始爭先。到領先時，他便可以釋放出保留的速度向目標駛去。如果他可以疾駛的話，而在安全與車場允許的範圍內，他想可以領先陸華特半圈距離。

畢馬克望着他。龐德舉起拇指，旗子揮動，陸華特的引擎怒吼起來，表示出這部車子比普通薾比車有更大的馬力。

紳寶輕輕地吟唱起來，龐德往周圍看，注意到兩部車子的距離，還見到陸華特的下陷眼睛。他似乎表現了無比的恨意。

龐德向前看，向畢馬克先打個手勢。

旗子向上。龐德推到第一檔，放開手煞車，右腳輕踩在油門上。

旗子下揮。

所謂的薾比美國車搖着尾巴離柵而出。陸華特一開始便迅速出發而希望立刻把他抛後。龐德增加馬力時，知道畢馬克的司機打算在最短時間內把距離拉開。他重重踩下油門，把渦輪開動，看着速度增加。

陸華特一定是以平均一百的速度要進入險道，龐德繼續加以壓力，聽見渦輪像噴射機般地低吼，過了一二〇標誌，使他緊跟在陸華特車子的後面斜削尾部。

距離只有幾呎，龐德不得不減速到一百，仍緊追陸華特。到達險道時，他看見煞車燈亮了。龐德換檔而不煞車，讓車子滑過險道，速度表上指出七十左右，這時陸華特似乎在突堆那邊落地。

龐德正以七十哩速度上了突堆，手鬆鬆地扶着方向盤，直到他感到紳寶碰到實地。他換了檔，踩下油門。

似乎陸華特的速度限制是一百，龐德跟他轉過直角轉彎，沒有增加速度。他讓紳寶跟着陸華特車後，直向右彎，感覺到後輪在抗議。後輪會燃燒的機會很大，龐德想。當他知道無恙時，車子已經到大Z形彎道。

陸華特有他獨特的技術——在急彎道時增加馬力，而不斷用煞車來控制。

到直道時，龐德發現他們以七十到八十的速度過了Z道。陸華特不但滿懷信心，而且無疑有高超的技術和鋼鐵般的意志，但是在直道上他却沒有把銀車速度超過一百。

他們抵達最後兩彎的第一道之前，龐德猜想陸華特打算以一百的速度維持下去，而隱藏了四十或五十的速度。他保留起來，在必要時在直道上使用。

這是高明的技術。賽車需要準確的速度，集中意志，以及努力不懈。他想着想着，不禁低語出來。如果他猜得不錯，陸華特打算保持目前速度到最後三圈，也許四圈——相信那時龐德已經疲倦，再直衝向前擊敗紳寶——使用他最高的速度。

他們閃電般掠過看台。龐德瞥覷到速度表上指着接近一百。陸華特仍稍微超前。



也許該改變策略，不要等到最後。這一圈再跟着他，然後超越過去。

當他們繞了第二圈又經過看台時，龐德滿身是汗，努力駕駛，仍然避免用煞車，而以排檔與油門來控制速度。

這確是理想的位置，當他們向險道而去時。等他們第三圈完畢，他要放手向前。

紳寶離開陸華特的方形車尾只有不到六呎。他們駛完了第三圈。他想，現在該衝了。他望着陸華特稍滑向左。空間不夠，可是如果他按照規矩行事，陸華特必須讓他過去。

在方向盤加點力量，紳寶滑向右邊，離蕭比車很貼近。再向右邊。龐德看見道邊太近他的前內輪。可是他換了五檔猛踩油門向前去。渦輪反應良好，他覺得像在駕駛噴射機。紳寶車身向前伸去，到了陸華特車子一半的地方，顯然能夠超過去。

龐德却十分恐懼地看見陸華特轉車加速要擋住他，使龐德幾乎為了避免相撞踩下煞車。幾分之一秒中，紳寶又落後了。龐德低聲咒罵。他換下排檔減低速度度過險道。通過之後他又踩下油門，幾乎連在一起地要通過直角右彎道。

這次龐德覺得紳寶在最後彎道上向右邊移。他並不驚訝地望着數字速度表。上面打出一〇五，當他到了Z彎道前時，看見數字已達一二五。

在那邊直道上去和他較量，龐德想。必要時，可以把這混蛋逼出道外去，他決定不再讓步，要突破過去。

他們出了Z道，陸華特還在加速，然後事情發生了。

他後來知道但無法證明。他可以藉口渦輪過熱或是別的原因。但是他在當時對一切看得非常清楚明顯。

陸華特稍微加熱，向前去了幾呎——最多三、四呎。龐德也踩下紳寶的油門，這時他清楚的看見陸華特後保險槓上掉下什麼東西。他以爲陸華特出了麻煩，壓力使後面的機件破裂掉落。但是紳寶下面發出了嘶嘶的聲音使龐德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

陸華特發出了什麼燃燒的東西，一着地立刻發出火焰。

龐德知道車子正被一層火焰所包圍，而且很快地消失。

這時正在倒數第二個轉彎的地方，詹姆士起初以爲這次比賽要輸了。火焰雖然只燒了一會，也許速度已經把它撲滅。但是令他吃驚的是火警的鈴聲響起，儀表盤上的紅燈直閃。

龐德在紳寶上新近裝了火柴偵察與撲滅設備，那是英國格萊佛納公司製造的。固定的火柴偵察器定在高限上，監視着引擎與汽車底部，特別是油箱附近的位置。設備的主體裝在後車廂中。在它底部有個無縫的鋼製容器，裏面裝着加壓的高效滅火劑，哈龍一二一一號。容器中有噴管通向引擎室和車子周圍，特別是底層。

偵察器偵知火災時，滅火器自動引發，而整個系統只靠儀表盤上的一個黑鈕。紅燈與警報器自動地作用了。



目前火吞噬了底部，因爲不需龐德的按鈕，滅火器便自動啓動。

幾秒鐘內十公升哈龍一二一一防火劑釋出，衝向引擎間和下方，很快地撲熄火焰而沒有對任何管線造成傷害。

龐德知道內部情形，放慢排檔，煞車，以中等六十五哩速度通過最後兩個彎道。等到過了看台到直路上時，知道已經跑了第五圈，很高興地加速，知道車子沒有一點損害。

陸華特已經去遠——比他超前兩哩，正要進入險道。他心中深處十分憤怒，但是意志却十分冷靜。陸華特有意在車道上把他燒死——用燃燒劑同時燒炸引擎與渦輪。

龐德鎮靜地坐定，眼睛不瞬地望着前方。手在機件中移動，增加速度，高吼向險道而去。他的速度增到一百，直到上方速度表現出一三〇的字樣。

龐德放慢下來，但是以最高速度通過險道。紳寶像飛機一樣著陸，四輪跳動一下，差點失去控制。龐德與方向盤掙扎。路邊的樹林融成一片。他聽見輪胎抗議，直到他把方向盤扶正，再增加些速度後，又在Z彎道前放慢了點。

從此要利用直線加速趕上前面的陸華特。

再兩圈後，紳寶與它的對手又十分接近。它們頭尾相接地過了第八圈。龐德尋找着機會向前衝，而陸華特也發出更大的馬力。

龐德想，陸華特會很着急。他越逼得緊，陸華特會越冒險。他的駕駛技巧仍無懈可擊，他對龐德

的任何行動都能應付自如，不過他的唯一弱點是在速度。他冒大險在安全高限下駛過險道、急右轉與Z彎道。

第九圈。還剩下一圈，然後便結束了。在最後兩彎的地方，看台模糊地後退。龐德發現自己在咬牙切齒。無論如何，如果要贏則必須超車過去。

這個想法一閃即逝。千分之一的希望；這個冒險會帶來災難。他們滑過險道，這次陸華特在上突堆時放慢些速度。也許駕駛的神經終於有點支持不住。現在是殺人，危險的直角彎道。

陸華特向前偏右——他的輪子已經碰到車道邊的草地——想以一百的速度度過急彎。龐德在他後面三呎遠，速度也到了一百。

陸華特要轉彎時，車子向右，與壓力奮鬥，儘量不使壓力與速度使車子向左翻。他達到了最高限度，車子在速度、壓力角度、扭力之下，車子向外滑。他碰一下煞車使車子慢了一點。

這正是龐德所等待的機會；就在陸華特被拉向左邊被迫放慢的前一秒鐘，龐德把握住這個最後機會。

他沒有一直跟着陸華特後面，紳寶出了車道向左邊而去。龐德制止住方向盤的滑動，感到壓力使紳寶轉左比他預期的更厲害。他立刻又向右校正方向盤，他知道如果固定方向盤，車子會打起轉來逸出道路。

紳寶正在移行。一時，空間出現在陸華特車子的左邊。陸華特每次到急彎時，車子總會偏向空地



。就在這一瞬間，龐德感到紳寶十分穩定。他踩下油門，自己身體努力在受力極大的駕駛座維持坐定。

龐德高聲地祈禱渦輪能加速而不逸出車道，最重要的是不要因爲高速而爆炸。

忽然它過去了。紳寶射過在外方滑行的蕭比車時，速度達到了一四〇。龐德坐直身體向前加速。

陸華特的車子後退進入紳寶後望鏡，然後又落後了幾呎。當他們減速到Z彎道時，陸華特仍然貼近他，像中間拴了根繩索。龐德出了最後一彎後，他把排檔壓到第五檔，右腳柔和地踩下油門。

紳寶在前面沒車的跑道上向前直駛。他在遠端達到一五〇，在兩個轉彎處放慢一點，在最後一條直路猛衝。在進入險道之前，車速數字達到一七五，而陸華特已經在三、四哩之後。

當龐德過了最後兩彎後，放慢了車速。然後他又多跑了半圈，以和緩的速度使自己和引擎安頓下來。他看到畢馬克陰沉而憤怒的面容，他揮下旗幟，宣佈龐德得勝。

當紳寶駛回停車位時——看台上的觀衆仍然不顧自己人輸掉，還是大聲喝采——畢馬克似乎恢復了正常。『公平的比賽，詹姆士。公平而激烈的比賽。你那部車子眞正會跑。』

滿身是汗的龐德沒有立刻回答。他轉身望着陸華特——骷髏頭更加可怕——已經停在他後面。

『我不知道有多公平，馬克，』龐德說：『如果那部車子眞是蕭比，我可以把賽車服吃下去。至於焰火表演……』

『是，發生了什麼事？』畢馬克臉上一片不知情的樣子。

『我想華特抽了支煙，把火柴扔了下來。我期待我的紅利，馬克。了不起的賽車。好，請原諒我告退……』他轉身走向紳寶，它誠然需要他的照料了。

但是畢馬克跟了上來。『我們晚上算總賬，詹姆士——我指的是錢。我要拿版畫。到時候，我的招待恐怕要告一段落。今天晚餐——七點半。七點鐘來，在晚餐前把事情解決。好嗎？』

『好。』

『對不起，我必須請你明早離開。你知道，我們有次會議……第一個人晚上到達……』

『我以為你會遠離會議，』龐德已經走到車邊，解開引擎蓋的扣鈕。

畢馬克遲疑一下，深沉地笑了起來。『是，是，真的。我受不了開會。人多我也受不了。我想那是我拋棄政治的理由。我有一度對政治感到興趣。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可是可以想見，』龐德說。

『我常常避開會議，』畢馬克似乎在找話說：『你知道，』他說：『今晚來的那些人全是汽車工程師。華特也是專家。』他臉上現出狡猾的笑容。『我猜你現在已經明白了。你知道，他親手做了那部和蕭比型相仿的車子。』

『所有配件？』龐德揚起眉毛問。

畢馬克大笑了一聲，有如對方在開玩笑。龐德想，我們賽車的兩個人都可能送命，而他還覺得可笑。



像熊般的人沒有休息又說下去。『噢，那些人是工程師而且……唔，華特明早要對他們演講，大概是談機械問題，我不知道。像個傻瓜——為了讓他高興——我答應他出席。所以我沒有很多時間招待雪南和你。』

龐德點點頭。『好，我們明早離開，馬克。』他轉向汽車。

『請便，那邊有烤肉。』畢馬克轉頭說。

龐德看見大個子重重走開後，心想不知應該先做什麼事。畢馬克可能讓他們出了莊園，再在外面對付他們，或者他要在這裏就地解決他們。如果是後者，那麼可能無法把事情辦好。他必須和妮娜一談，再潛入會議中心區，得到消息的最後機會。如果畢馬克先下手，那麼任務無法成功了。

一開始龐德便確信所有劫機的案子，都是幽靈黨的手筆，一個要做更大陰謀的籌錢計劃。自從到了美國之後——特別是來到畢莊——更確信幽靈黨正在幕後作祟。他們的巢窩便在這裏！而恩斯特．布洛菲的繼承人也在這裏。

畢馬克說話之後，他知道必須隨時悄悄行動，讓雪南一個人去應付場面。陸華特或是畢馬克？他想。誰是新布洛菲？誰持有本案的鑰匙？

他一邊想一邊維護紳寶，然後把它推回到加油站邊。他至少要把油灌滿，可能的話再加機油冷却劑。

陸華特根本沒有過來向他握手道賀。更糟糕的是雪南沒有和他說一句話，在警衛護送下和妮娜一

起走了。

經過了極度危險的賽車，龐德感到有種近乎沮喪的心情。畢馬克已經沒有了踪影，只有幾個廚師在照料無人的烤肉攤。龐德過去吃了塊大牛排、麵包和咖啡。至少他不能讓肚子挨餓。

他迅速地處理過紳寶，望着場內，裏面已經沒人了。現在只有回到客屋去等待天黑。然後回塔拉吃晚飯，希望在他們沒有被捕之前能夠查些眉目出來。

紳寶由車位開走時，一個留軍人鬍鬚穿着白絲夾克的人，在看台高處看着他。車子駛進隆起的樹林中消失了。

馬沙微笑地離開看台。



# 第十六章　投懷送抱

即使在夜晚十一點半，白晝的熱氣仍未稍消。

龐德穿着黑便褲，黑高領衫，短夾克——以掩遮VP七〇——躺在樹林間，身上蓋着些枝葉和羊齒植物。

周圍有夜間動物的聲音，夾着蟬鳴，構成自然的背景。他聽覺敏銳地注意着可能近來的人類聲音。

這天的經過在他看來，有點虎頭蛇尾。龐德回到客屋裏洗了個淋浴，換了衣服，準備迅速出去一趟。他拿出了晚餐要穿的衣服，收拾好一切物品，甚至整理過的手提箱也鎖在紳寶車中。

他只帶了一串萬能鑰匙與工具，加上小左輪和備用彈夾。換上衣服，因爲他覺得高領衫比襯衫在晚上要舒適些。

他匆匆地在空地旁邊的樹林裏找了個角落，從這裏可以看到道路、客屋和紳寶。他在這裏等到黃昏後，六點多又回屋換了輕便的衣服鞋子，準備駕車去塔拉。

畢馬克還是照常愉悅地在涼台上喝酒。雪南穿着暗藍裙子與襯衫，看上去十分冷靜，而妮娜眼睛發亮，輕笑在龐德身邊像是一串音樂。

他幾乎一到，妮娜便問他要喝什麼，而在兩人眼光相遇時，妮娜似乎表示不要忘了他們的約會。

雪南依然鎮定，她似乎也在向龐德打暗號，有如希望能私下一談。

唯一例外的是陸華特，他沮喪不快地坐着，不與任何人交談。輸不起的人，龐德想。這個人心事重重，似乎他的地位比畢馬克更爲重要。

喝了杯酒後，畢馬克建議龐德把畫拿出來，把交易談妥。『我是個守信用的人，詹姆士。』他笑着說。『當然，我也和任何人一樣，捨不得給出金錢。』

龐德走下台階，到紳寶邊去拿出版畫，跟着畢馬克進入屋內。他們一直走進版畫室，龐德不再多言，便把版畫交出換過一個小箱子。畢馬克打開箱子，說，『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點點清楚，』他愉悅地說。『不過，你可能會趕不上晚飯。全部金額都在裏面。一百萬給彭約瑟教授，一百萬是你自己的。』

『我相信你。』龐德關上箱子。『好交易，馬克。如果我還有什麼……』

『我相信你對我還有用，詹姆士。』畢馬克疑心地望了他一眼。『事實上我確信無疑。好，如果



你不在意去和他們在一起，我想把東西收好。我非常怕自己的珍貴收藏被別人知道。』

龐德提出手提箱。『這箱子需要上鎖，並且安全地收藏起來。謝謝，馬克。』

龐德回到涼台時，發現只剩下雪南一個人。

『妮娜．畢馬克正和廚子講話，死人頭剛剛走開，』雪南很快地對他說。

龐德已經走下一半台階。他輕聲回頭說，『來，幫我把這個收起來。』

她和他走到車後，龐德立刻覺察到她十分恐懼，就像隻負傷的野獸似的。

『這裏有大事在進行，詹姆士，基督，賽車的時候，我眞替你担心。』

『我自己也並不高興，雪南。聽我說。』他簡單地對她說，晚餐之後他要立刻回客屋去。『我要依照計劃行事，畢馬克已經下令叫我們明早離去，我猜他們要我們出去後，再對付我們，不過我也可能是猜錯了。也可能今夜就在莊園裏解決我們。你的槍還在嗎？』

她點點頭，低聲說綁在大腿內側，非常不舒服。

『好，』龐德說着把提箱放進後車廂，關上後把鎖鎖上。『我希望晚飯後，你儘早出去。別走近高地或是客屋，天快亮的時候，你到我對你說過的地方去，我會把紳寶藏在那裏。偷部車子，走路，盡你的力量。別走近，躲在附近守着。按照我們約定的時間見面。』

『好。詹姆士，我還有事情要告訴你。』

『那麼快說。』

『他們知道了我們的身分，』她說。『馬沙昨晚來了。』

『還有三個惡棍？』

『我不知道，但是陸華特大罵他不能控制手下。他們在華府做的事顯然沒有接到命令。對你還不會傷害。詹姆士，對我自己，我，我就不知道了——他們而且稱我林雪南——不過他們要你活着。』

『賽車……』

『要讓你失去平衡。還有長腳毒蟻也是的。他們已經知道你不會在那間客屋裏。顯然你有防火設備。你該聽陸華特的話，他眞把馬沙罵慘了。命令是使你失措，而不要你死亡。』

『好……』

『還有，倉庫裏也有事情。』

龐德詢問地望着她。

『我是在偶然中看見的。下午倉庫後面樹林裏出來了一部冷凍貨車，那邊至少還有兩部。第一部車子開向機場。他們在運送冰淇淋。』

龐德皺眉沉思。『但願我們能多知道一些。』他喃喃地說。『也許明晚便能夠。千萬小心點；如果有什麼罪犯或恐怖的行動，而我們又失踪，他們會在這裏把土地翻過來找我們。我——』他停止。發現涼台上有人出現。

一秒鐘後，妮娜．畢馬克說，『詹姆士？雪南？沒人來叫你們？晚餐準備好了。』



他們走上台階，雪南領先進屋，留下龐德挾妮娜走進門。她故意讓雪南先走，然後轉向龐德。『詹姆士，晚餐後我會儘快去找你。請你小心點。非常危險，我有話和你談。』

龐德只點點頭表示他了解。美豔非凡的法國女人又深情地望他一眼，大步走向餐廳。

現在龐德在樹林間躲藏的地方等待着。等妮娜嗎？幾乎是的，龐德想。自然也可能是等別的。晚餐中有種緊張的氣氛，畢馬克忽然像是變了一個人。他只說過兩句話，一句對僕人，一句對妮娜。由這種情況，雪南和龐德覺得很有大事發生的樣子。如果畢馬克便是新布洛菲，那麼面具即將揭穿。

他躺在黑暗中想，陸華特沒有和他們一起吃晚飯，有什麼特別意義？根據畢馬克說，那個骨架子去準備次日的演講稿。

陸華特還是畢馬克？龐德還在想，他的眼睛已經習慣于黑暗，望着周圍的動靜。

他看看手錶。夜光針十分明顯。十一點三十五，這時他聽見遠處馬達的聲音。

龐德轉過頭去，想聽清方向。聲音由下方傳來。他判斷是部小車子，然後他聽見換檔爬上山坡的聲音。

五分鐘後車燈照進空地，後面是小車子，一部龐德一時認不出來的小跑車。

車子停在紳寶車後面。龐德想跑出去進入車內。

司機熄了引擎與車燈。在夜色中龐德聽見絲綢窸窣的聲音。他看得出是妮娜站在車邊，輕聲呼叫，『詹姆士？詹姆士，你在這裏嗎？』

龐德慢慢現身出來。他走過空地，一手移近VP七〇手槍。到他走到她身後時，她才聽見。

『哦，上帝。哦，詹姆士，別做那種事。』妮娜顫抖的身體靠着他。

『你叫我小心，』龐德低頭對她微笑。

妮娜．畢馬克還穿着晚餐的衣服——黑白相間的絲綢衣服，顯著地襯托出她的身材與格調。這套衣服看上去並不特殊，但是龐德敢打賭一定價值極昂。

『我們可以進屋嗎，詹姆士？拜託。』她的雙唇迎着他。龐德又聞到她的獨特香氣，清潔新鮮的頭髮。她又催促他。『拜託，詹姆士，請進去。』

龐德向前走了一步，讓妮娜先入屋，然後隨手把門關上，再開了燈。她立刻投入他懷中，全身戰抖，又掙開去。『我不該來。』他聽見她的聲音，就像他們在紳寶內初吻時一樣。

『爲什麼？』龐德擁着她，覺得她把身體緊緊地貼上來。

『你怎麼想？』她抬頭吻他雙唇，又立刻退開去。『不，還不行。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回事，詹姆士。我只能告訴你馬克和華特都在渴血。他們在做非常危險的事，我只能告訴你這麼多。昨夜有人來，由東部，紐約來。我聽見幾句話。華特說，如果今天賽車他贏不了……』

『在賽車場裏你似乎很輕鬆。』

『是，是，我知道……可是……』她貼得更緊。『但是他們在等待，我知道。這裏來了些新人，我想他們把莊園圍了起來——狗，半履帶車，對不對？』



『是，在野地裏很有用。』龐德說。畢馬克事實上只是隻牧羊犬，把他們驅向虎穴。

『聽着，妮娜。』他抓住她的雙肩，手摸到如緞的皮膚。『注意聽着。雪南要走，我也要走。並不如馬克所想的明天早上，我們晚上便要走。我知道這裏會出事，我們總有一個要逃出去。』

『如果是你，詹姆士，千萬別冒險。聽說，他們把這裏全包圍了起來。是爲了錢嗎？也許，我不知道。』

接着是一刻沈默，然後傳來飛機越過莊園的聲音。

妮娜望着上空。『一些代表來了，今晚兩架飛機。不只那個，還有馬克的貨機——』

『貨機？』

她緊張短笑一聲。『哦，他的鬼冰淇淋。他是在做些什麼犯法的勾當——我知道——但是他就是不肯放開冰淇淋。他還在弄新香料，他賣給什麼地方的經銷店。成噸地賣。今晚要運出去。』

冰淇淋賣給經銷商，龐德想。眞正是冰淇淋，還是摻了陸華特和畢馬克發明的藥物？他看過這種藥的效果，使人變成只會服從的妖怪，甚至出賣妻子兒女。

『你打算躲在什麼地方？』她問。

『不！』龐德大聲說，『你最好是什麼都不知道，否則他們會對付你。我們只是失踪了。支持下去，妮娜。支持，等待。我會設法召人來。然後整件事全結束了。』

『我能再見到你嗎？』

『當然。』

他覺得她的手摸向大腿。『我不會很久。』她貼得很近，在他耳邊低語。『詹姆士，萬一事情發生……』她無需把這句話說完。

龐德輕柔地領她走進臥室，越過床舖把床頭燈打開。

『不，我親愛的詹姆士。不要開燈。在暗中。』

『那有點過於古板……』

『看我份上，不要開燈。』

他點點頭，把床頭桌上的燈關掉，脫下衣服，聽見她衣服由頭上脫下的聲音。

龐德赤裸地躺在床上，正想把自動手鎗放在手邊，忽然一種本能令他把手伸向床頭燈。『對不起，妮娜。我必須要點亮。』

燈光亮起時，她輕叫一聲，露出她苗條的太陽曬黑身體，和一雙美麗非凡的長腿。她只穿着絲奶罩和三角褲，她正在解開奶罩。

『詹姆士，求求你……』她停下來，知道她的聲音已轉沙啞。

龐德向她道歉。『對不起，妮娜。我想我們不該在暗中。你如此美麗，何必謙虛？』

她皺着眉頭慢慢走向床舖。『反正你會發現，一如馬克也發現過。沒有辦法，詹姆士，我不是個完整的女人。我不要你看我。早就是這樣子。我……我……我感到畸形，我不喜歡人……』



他把她拉倒在床上，手摸索着她的身體。妮娜雙唇張開，緊貼着他的，他們在感情的漩渦中，用嘴唇表達出身體的慾望。

她又掙開身體。『燈，詹姆士。能不能把它……？』

『讓我看。』龐德很堅決。『不管是什麼，看看總沒有關係……』

她由他身邊滑開，雙手解下奶罩。龐德注意到她不能正視着他。『我天生如此，詹姆士。對不起。有人——如馬克——覺得它很可厭。』

她拉開奶罩，露出眞相。她左胸平坦得像男孩，決不像是女性。但是右邊却是結實美麗的渾圓乳房曲線——美麗而豐滿。

奇怪的是，也許因爲她的一個乳房如此美好，半球上有勻稱的褐色與粉紅色的尖挺奶頭，所以使她的畸形更加性感。

他擁她過來，一手合在她乳房上。『親愛的，美麗的妮娜。你獨一無二。你眞美。你一點沒有可厭的地方。你也不是半個女人。讓我替你證明。』

龐德輕柔緩慢地親吻她，把她衣服全脫光，她緊緊地擁抱着他，在一個多小時中，這個荒漠上包圍着他們的邪惡似乎消失了——帶着他們進入另一個天地與更高的峯頂，終於兩個人由愛的魔法變成一個人。

妮娜是早上四點鐘離去的。一直以親吻與警告勸龐德要特別小心。『我可以再見到你嗎，詹姆士

？告訴我，我們會再見的。』

龐德重重吻她雙唇，說他們一定還會在一起。

『如果……』最後他們走到她車邊時，她說，『如果有什麼事，詹姆士，請信賴我。如果在這裏面出了事，我會盡力幫忙。我愛——』

龐德給她最後一吻。『說的很容易。』他在暗中微笑。『想想我們已經有的，而希望更多。』

他站在空地上紳寶車邊，望着小車車燈在林中消失。與另一個人做愛使他感到興奮，龐德收拾了行李，爬進紳寶，只用停車燈開了出去。他使用向車場的路，然後繞過小丘，攀上曾經和妮娜併坐的隱匿處，在那兒聽她訴說巴黎的貧困，和畢馬克財富變酸的故事。

他把車子藏好，走向通會議區的暗道入口。

離天亮已經沒多少時間了——他想，最多不到兩小時——龐德穿着便服只帶了小左輪和備用子彈及萬能鑰匙和工具圈，一邊走一邊跑地向前急去。

距離比他估計的更遠，天色已經由黑轉灰，他走到了叢林邊緣的金屬蓋邊。蓋子很容易拉開，龐德拉開下面的把手，心中希望大石塊滑開的速度更快一些。

進口露了出來，他把金屬板放回，自己爬下去進入鋪磚的暗室，尋找妮娜告訴他可以由裏面控制的機括。他在地下十二呎，可以看見隧道的入口，裏面每隔一段距離便有一盞藍色小燈。

機括便在那裏——近鐵環把手的最後一圈旁邊。把槓桿下壓使水力機的聲音顯得更近，石塊回移



時，整個地下都在轟隆迴響。出口處射進的微光全遮蓋住了，龐德置身於照在白磚的詭異藍光之中。

隧道上方是弧形的，高約八呎，寬度足夠讓龐德伸展雙手，手指恰好碰在壁道上面。

由室內直接可以走進隧道，龐德走了沒多遠，便發現地板稍向下方斜去。裏面沒聲音，沒有暗處的陰寒，也沒有他預料的濕氣。他穿的軟底便鞋沒有發出聲音，但是他每走一分鐘便停下來聆聽兩邊有沒有傳來聲響。如果會議區已經使用，可能有畢馬克的人來往在這條暗道中。

他沒有遇到人。這條路很長，龐德猜測有一哩左右。地面先是下斜，然後平坦了有幾百碼，再向上升。那一端的斜度比較大。龐德又跑又走地趕完了這段路程，雙腳有點酸痲。

他默默前進。不久小路上升，並且有個大彎。隧道忽然變寬，看得見頂端；另一個拱形進口通向小室，這間比方才進口處的房間來得大些。

面對龐德的是一個平滑鋪磚的牆壁。他轉身打量房間，記起妮娜說在這邊也有個開關機括，然後通向管家的衣櫃。她沒有把詳情告訴他，龐德只見到藍光下是一片平滑的磚壁。沒有盒子、鐵蓋或開關。

邏輯推理告訴他，這個小室便是出口所在。而且暗門是在櫥櫃的後面，那麼機鈕一定是裝在與人手平行的地方。

他由中央牆壁開始，把一塊塊的磚頭檢查過去。他推壓每塊磚，十五分鐘後，他找到了。磚頭後滑露出一個小鐵門，後面又是個正常的門柄。

他試轉把手，一部份磚頭移動，現出一扇門戶。門無聲地滑開。那邊是一面粉牆，裝滿了櫥架——架子斜向左邊，門可能正在架子後面連在一起。

龐德走出去，把門推後，等到發現架中藏着一個把手後，才把門關上。

櫥櫃是個小房間，門後足夠一個普通身材的人藏身，它離櫥架約一步半。

密門關上後，龐德必須等一會，讓眼睛適應這裏密不透光的黑暗。

過一會抓住把手向外推門。

外面傳來了聲音。上面前方傳來男女聲音的迴響。龐德所站的走道全是光亮。旁邊一扇窗戶表示天已破曉，陽光射了進來。

由高地到這裏的路程，比他想像的要更遠。他望了眼手錶，大約七點半。到什麼地方去等待？他能不能悄悄溜入會議室？

他沒有關上櫥門，以便緊急時逃走。他又向前走了幾步。人聲越來越近，似乎就在左近，可能就在二十呎前走道末端轉彎處。聲音使他想起些什麼，過一會才分別出是談話聲與杯碟相碰聲。他大概是接近公共餐廳了。

由窗戶裏他可以看見一個很大的草坪，中央草地中嵌着一方很大的工字形的白石頭。遠處是高高的鐵絲網，再過去是堵牆，牆頂顯出綠色叢林。他面對的是一個直升機停機坪。

回頭轉向櫥櫃那邊，他看見一個雙扇門，上半是厚厚的玻璃。金字的標示指出那是通向會議大廳



。他過去向玻璃裏面看，立刻又閃向一邊。

一眼看去，那是個豪華的大廳，像是現代化的私人戲院。一行行有坐墊的高背椅排成半月形，廊道自中間劃開。座位前方有個寬闊的舞台，已經準備了一張長桌子，後面擺了十來張椅子。桌子前方台中央有個麥克風和講桌，台後方有面大銀幕。

會議室中不是空的。至少有十幾個警衛在大廳，一兩個人牽着狗，另一些帶着防爆設備與反竊聽儀器。

他們顯然是在做會前檢查。在陸華特向汽車工程師發表演講之前？龐德頗感不解。或者發表演講的是畢馬克本人？

龐德警覺起來，他發現安全人員已接近門邊，他悄悄地回到櫥櫃中，手上拿着打開了保險的左輪。安全人員可能走到這邊來；也可能畢馬克的手下要利用這條暗道進入會議中心。

他才走進櫥櫃，門還沒關好，那邊便傳來警衛進入走道的聲音。聲音只離他一呎來遠，十分清楚。

『好了？』一個人說。

『大家都說全好了，老馬，』第二個聲音說。

又是第三個，『你去過舞台下面沒有，周？』

『下去過了，由左邊的通道下去的。我也帶了手電筒。乾乾淨淨。除了一些蜘蛛在爬。』

一陣笑聲，龐德知道他們檢查完畢了。

『他們什麼時候來?』有人問。

『女士和先生們要在八點四十五分就座等待。那是命令，八時四十五分正。』

『唔，我們還有時間。我們吃點東西去。』

『布洛菲也來?』叫周的那人問，龐德立刻覺得緊張了起來。

『大概是。不過，別談這個，千萬不要談這事。』

『是。好，兄弟們，讓我們告訴那些人他們該怎麼……』

聲音消失了。龐德聽見安全班皮鞋聲走遠了。

龐德沒有考慮下一步棋該怎麼走。他走出了橱櫃室，手上還拿着鎗，望着走道上下。沒人。幾秒鐘後他進入會議室大廳，跑過廊道，奔向舞台左邊的通道。五秒鐘後他找到了一個有銅環的小門。龐德拉開它鑽到舞台下面，離他走出管家橱櫃後六十五秒鐘。

現在他只有靜靜等待。八點四十五分代表們才會就座。再過後布洛菲才會來。不是他殺死的那個布洛菲，而是新的布洛菲。名字已經公開了，詹姆士知道他可以由兩個可疑者中認出是誰。是陸華特還是畢馬克本人?



# 第十七章　太空之狼

龐德靜靜躺在會議廳舞台下面，思索着布洛菲的問題。布洛菲本來是幽靈黨的第一任首領。他的繼任者——目前的首領——是他的親屬嗎?這種組織的權力繼承，不一定非親屬不行。不過根據他與恩斯特·布洛菲作戰的經驗，知道他有建立王朝的野心。國王駕崩，國王萬歲。

布洛菲在他手中死去時，已經安排了未來首領，即使那個人沒有立即出現——幽靈黨以前也曾經潛伏長時間後再行動。

龐德想到原來布洛菲的自大、狡猾與瘋狂——據報告記錄，他本來是在國際反壓迫組織中幕後工作。

是，他有許多面貌。化裝術是布洛菲的一種生活方式，不同的面貌全是爲了一個目標：絕對無情與堅決。

龐德想起已知的布洛菲簡略家世——一半波蘭人、一半希臘人——出生於葛丹尼亞，是理財的天才。如果新的布洛菲是親屬，那麼龐德還有賬和他清算。他新婚幾小時的妻子被害，已經復了仇。恩斯特·布洛菲已以生命付清債務，但是現在龐德又暗自立下誓言，任何與老布洛菲有關係的人也要負責。他自己的幸福已經斷送。那麼他為什麼要有同情心？

想起妮娜，全身感到疲倦。如果有人值得同情，應當是這位美麗的女士——被丈夫虐待，畸形使她失去心理平衡，而使她自己覺得是半個女人。當然，這是胡說，龐德已經為她證明了。可憐的悽慘女人。這件事情過去之後，妮娜需要特別的照料。他心中看見她，赤裸地躺在床上，龐德懷着這個畫面沉沉入睡了。

他忽然驚醒過來。周遭有泡沫般的聲音升起。龐德像隻狗一樣伸展四肢抖落睡意，注意地聆聽着。上面有一大羣男女已經聚合起來。他看看勞力士錶，它在暗中發亮。快九點了。

一分鐘後，衆人嗡嗡講話聲停止了。他聽見上面有個人的重重腳步聲，然後是一片鼓掌聲音。掌聲漸漸消逝。幾聲咳嗽和清嗓子聲後，一個聲音——正如他所預料的，不是畢馬克而是陸華特。但是他的聲音却改變了，它不像以前那麼高亢，而充滿了自信。

『女士先生們，幽靈黨理事會的同仁，本組織世界各區負責人，歡迎光臨。』陸華特停了一會。『諸位知道，我們的首領布洛菲正在我們之間。但是他要我對諸位說話。因為我也參與了我們簡單稱之為「狩獵」的計劃。



『我們無需詳述準備情形。時間很急迫。我們一開始便知道時機會來得十分迅速——沒有多少時間足以演習。現在時機已到。

『為了使諸位安心，你們必先知道兩件事。那串勇敢而想像力豐富的飛機事件，提供了我們行動的足夠經費。

『第二，目前我們所計劃的行動目標，已經有了客戶。一切順利的話，狩獵計劃的利益不但可以充裕幽靈黨的金庫，而且可以使我們組織每位成員得到相當數額的投資報酬。』

龐德聽見掌聲雷起，但是起得快也消失得快。陸華特似乎在翻動紙張。『我不想作長篇大論的簡報。但是我必須把一些策略與戰術向諸位說明。這樣才能掌握住軍事與政治情況。

『我們都知道，世界似乎一直在混亂的邊緣。世上經常有戰爭，恐怖活動，陰謀與戰爭的謠言。人們十分恐懼。我們十分清楚，這些恐懼因為列强間軍人與政客的興風作浪而更形惡化。

『我們看見進軍，示威，內部壓力，特別在西方强國之內。這些行動組織的動機也是由於恐懼；對核子災禍的恐懼。就我們所見所聞，人們到街上去意圖阻止核子武器的競賽。

『自然，我們就像是一些偉大的軍事策略家，整個傳統核子武器的競爭，只是件乾淨俐落的錯誤引導。煽動者、愚人與消息不靈通的人所見的，只是一場核戰威脅。』他輕笑一聲。『他們所不能見到的，是那些小鬼——中子彈、巡弋飛彈、洲際彈道飛彈——都只是些代用武器，臨時的攻擊與防禦武器。而那些警告系統也一樣是痴人說夢。它們都是小玩意。

『問題是在恐懼——恐懼以家庭、社會、生命作爲賭注。那些到街上示威的人，只想到這個星球上的戰爭。他們看不見在幾年內，洲際飛彈和巡弋飛彈便會過時而被淘汰。所謂武器競爭是故意用來使公衆注意，而超級强國正在進行眞正的武器競賽；以提供攻擊與防禦的眞正武器。而大多數不是使用於這個星球上面。』

陸華特停下來時，聽衆一片輕微騷動。

『我想向諸位說的，是目前世界上科學界領袖與軍事專家們已經知道的事實，武器裝備競賽的重點，並不在儲存與製造中子或核子武器，不過俄國與美國正希望世人們作如此想法。

『不，』陸華特拍了一下講壇，使龐德頭頂上的木板微微震動。『不，武器競賽上只有一項重要的事——完成一項終極武器，使所有現存的核子武器完全失去作用。』陸華特又尖聲一笑。『女士先生們，是的，這是瘋狂科學家的夢，以往科幻小說裏的故事，現在虛構成爲了事實。』

龐德屏息止氣，知道他下面要說些什麼。他確信陸華特要說的是超級機密的粒子束武器。

『直到最近，』陸華特說下去，『蘇聯在發展粒子束武器計劃上無疑佔了先機，那是種帶電的粒子設備，與雷射相似，加上微波傳送器。這武器已接近完成階段，它可以形成一個質——一種看不見的阻攔——以排除任何可能的核子攻擊。

『我剛才說過，一般高級人士認爲在粒子束方面，蘇聯的成就要領先美國。我們知道兩個超級强國都大約到了同樣發展的階段。再過幾年——權力的情勢可能向一面倒去，也可能在雙方都並佔優勢



。因爲粒子束是設計來使已有的核子武器失去作用。

『一旦粒子束發展成功，它可以阻止任何國家發射傳統核子武器。粒子束有絕對中和的作用。地球上儲存價值數百億的武器都變成了廢鐵。如果一個强國贏得粒子束競賽，便等於掌握了全世界。

『武器競賽的關鍵，在於防禦性的超級武器，時間正是賭注，任何競賽行動會被遏止，除非競賽勝利。反之，我們必須了解核子行動的眞正意義；我們要了解的並不是飛彈與炸彈有多麼可怕，而是使它們加以使用的策略。』

龐德不安地移動身體。他知道陸華特的話，對一般人來說近於玄虛，但是完全合於道理。龐德以前有機會和其他局裏職員聽過簡報。他花了許多時間閱讀文件數值，並且讀過粒子束的長篇論文。正如陸華特所說的，它已經成爲事實。美國與俄國正並駕齊驅地研究發展，這是歷史上最重要的軍備競爭。

陸華特現在談到了目前在空中的高性能人造衞星，一些是軌道的，一些是固定的，它們完全能發生作用，有了這些硬體，才能使核彈的對抗成爲事實。

『那的確是古老的軍事策略，』陸華特繼續說下去。『歷史可以給人類教訓。問題是如何自歷史中學習——特別是軍事——人應當能適應。例如，二次大戰開始時，歐洲大部份的失敗，是基於上次大戰策略中的同盟觀念。可是世界改變了，新的改變應當有新的策略。

『現在又是歷史中的重要關鍵時刻，我們必須在策略上了解，環境完全不同了。一個美國參議員

說過，「控制太空的人便能控制世界。」古老的軍事指示中也說，必須控制較高的地位。這兩種說法都是正確的。現在，高地便是太空，太空控制各國核子武器勢力，直到粒子束的競賽有了勝負。

『所以，幽靈黨的同仁們，目前我們的工作是提供我們的客戶控制太空的方法，直到競賽勝利為止。』

陸華特接下去敍述目前使用的人造衞星——偵察用雷達衞星、軍事氣象衞星等等。

龐德越來越緊張。這些簡單並不完全的衞星資料，很容易取得。但是陸華特的知識已超過所有公佈的資料。他告訴幽靈黨聽衆的全是極機密的文件。

下面所談的軍事通訊人造衞星也一樣——DSCS—2號，DSCS—3號，和海軍通訊浮查康人造衞星。也有高度機密的SDS——人造衞星數據系統——的資料，它可以追踪監視太空中所有的硬體。龐德覺得這個人對他所談的，的確是個專家，其中內容，有些是對大西洋兩岸國家都是極機密的資料。

演講了一個半小時之後，陸華特宣佈休息喝些飲料。龐德又聽見上面的腳步聲，他聽出是聽衆走出大廳去。

他本來以為幽靈黨的計劃是注意美國粒子束的發展，可是他現在覺得猜錯了。他們的目標是已有的人造衞星。它們是傳統核戰中的主要目標——一旦粒子束出現它們全部會改觀——在長期戰爭中，軍事力量的心臟在於通訊與偵察人造衞星。

但是幽靈黨打算在何處出擊？他們的目標又是什麼？詹姆士·龐德慢慢地了解了『狩獵』的意義



。當然，『狩獵』。他以前為什麼沒有想到。狩獵？獵狼？他們稱之為『太空之狼』。美國在這方面完全領先。幽靈黨的目標是『太空之狼』。可是龐德對這條線索還沒想完，上面的聲音又傳來了。人們又走了回來。再幾分鐘，行動的目標便會說明白了。

陸華特請聽衆就座後，又以清脆明白的言語繼續簡報第二部份。

『剛才的長長介紹，』他說，『是必要的，我們現在要談到計劃的重心。

『女士先生們，控制太空表示閉塞了敵人在太空中的耳目。長久以來，據說蘇聯對太空控制只有相當局限的知識。在理論上，他們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破壞美國的人造衞星。也有人認為美國沒有這種能力。過去十八個月中，發現此一說法並不正確。他們所謂的殺手衞星成為目前最有效的武器，強力的武器。我的好同仁們，這種強大力量，完全掌握在美國人手上。

『自然，目前他們會否認太空軌道中有這種衞星存在。可是毫無疑問，美國在太空，至少有二十枚有雷射設備的殺手衞星，它們偽裝為氣象衞星。他們而且能在幾分鐘內，再把兩百多個這種衞星發射到太空中。』

陸華特又停了一會。龐德覺得全身毛髮豎立。他以前也看過這方面的資料，知道他所說不虛。

『我們的問題，』陸華特又說，『我寧願說，我們客戶的問題，這些人造衞星是隱藏在美國一個最成功的安全系統之內。我們知道人造衞星有雷射設備；它們有超等的追踪性能；這些事實都儲存在電腦磁帶和縮微影片中——它們的號碼、地位、目前軌道型式、倉庫的位置、作戰的順序。自然，我

們的客戶便是需要這些情報。

『全部殺手衞星的資料存放在五角大廈。美國人十分愼重，把所有情報都分類保管，幾個月前我們派去五角大廈的兩個人員報告說，要竊取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在這件竊取情報的事情上，我們損失了許多時間。每個行動都不能成功。

『但是仍然有一個方法。一九八五年左右，這些武器——被軍事單位稱之為「太空之狼」——將由北美空防司令部聯合太空行動中心接管，很長的名字，是不是？』

一陣笑聲帶來了輕鬆情緒。陸華特又繼續說，行動中心正在建造中。在離空防司令部不遠的比德生空軍基地做了些修改——它便在科羅拉多州謝央山深處。

『等到行動中心可以操作，』——陸華特的聲音又揚得很高很尖——『等到比德生基地修改好，謝央山的空防司令部便可以控制「太空之狼」。這點，幽靈黨的代表們，正是薄弱的一環。

『因為空防司令部總部控制「太空之狼」，總部中必然擁有全部資料。在五角大廈分而存之的資料，全部要移轉到謝央山的電腦磁帶中。』

這話一點也不錯，龐德可以担保。但是最大的問題猶待解決。你如何走進空防司令部總部拿到有『太空之狼』詳細資料的磁帶？龐德覺得布洛菲會指示陸華特回答這個問題。至少，龐德想他已經知道布洛菲便等於畢馬克。陸華特在許多方面都是專家，但是最後的決定，仍在於幽靈黨首領——冰淇淋製造家與畢莊鄉紳畢馬克。



『天狼行動，』陸華特說。『便是狩獵計劃的眞正名字。目標：滲透進入空防司令部總部，取出錄有美國「太空之狼」詳細資料的電腦磁帶。

『方法？我們考慮了兩個可能性，摒棄了其中之一，那是表面上較為明顯的方法，以幽靈黨全部力量攻擊。可是我們的首領布洛菲想出了一個更加傑出的替案。』

當陸華特解釋天狼行動時，許多紙片湊成了圖形。『一切問題，』陸華特說，『最好的辦法是最簡單的辦法。在本莊中，我們正在從事兩件事；那是進入謝央山的鑰匙。第一，諸位知道，我們是冰淇淋製造商，包括供應許多軍事基地。空防司令部總部也是由我們的經銷商獨家供應的。』

陸華特停了一會。龐德似乎看見他死人頭上的咧嘴笑容。

『女士先生們，我們剛剛送去一批四天的冰淇淋供應量給那家經銷商。空防司令部會消耗大部份——由於謝央山的氣候與他們長時間呆在地下。我們知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技術人員和員工們經常吃冰淇淋。

『我們剛送去的貨，並不是正常的食物而已。我們也發展了一種和平的痲醉劑，沒有傷害，也沒有副作用。它會製造一種幸福的情緒，可以正常地處理事務，而暫時失去了是非的判斷。任何人服用少量便會毫不懷疑地服從上級命令。他或她甚至可以殺死最好的朋友、最愛的妻子或丈夫。』

龐德想起在小室中的那兩個人，不禁點了點頭。

『還有，』——陸華特似乎非常得意的樣子——『最近的試驗顯示，我們的幸福冰淇淋有十二個

小時的效用。明天中午貨會抵達謝央山。我們有準確的情報，說明晚便會開始分配。這表示天狼行動要開始於後天午餐過後。我們大搖大擺地進去，要「太空之狼」的電腦磁帶，他們會拿出來給我們。當他們犯下賣國大罪時，還是會滿面笑容衷心喜悅。』

『眞就那麼簡單？』聽衆中有個聲音問。

『也不盡然。』陸華特的聲音充滿自信。『自然有些官員、技術人員和軍人不吃我們的甜點。最新報告顯示，這些人約佔百分之十。所以我們可能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你們也必須記住，服藥的人也只會服從上級的指揮。因此我們計劃派一個四星將軍去觀察空防司令部總部。事實上，他是空防方面的新觀察將軍。我會安排在他去觀察前一小時，約略地通知空防司令部——陪同的，大約有二、三十個軍事助理人員。我承認，那些不吃冰淇淋而導致死亡的人，實在可悲。』

房中又傳出笑聲，有個聲音問，誰有戴四顆星的幸運。

接着是可怖的沉默。有如這個問話的人突然發現自已多管閒事，而犯下了一個大罪。

龐德想，四星將軍將是布洛菲，亦卽畢馬克本人。沒有第二個人。然後傳出陸華特冷酷的聲音，像支揷入腹內的冰刀。

『這件工作我們有些特別的計劃，』他說。『非常非常之特別。可憐的人，我怕他熬不過這次折磨。現在，我們必須決定時間、程序、武器與逃避的路線。請把地圖打出來。』

快中午了。龐德想，再十二小時雪南會在大路暗道邊駕紳寶來等他。如果她運氣好，龐德還要躲十二小時，在舞台下竊聽，心中仔細思索。然後等大廳空了，再找個安全的地方躲藏起來等到可以囘暗道出口。假設雪南能夠準時，他們可以一同作戰出去，要不然龐德到什麼地方去鬧事，掩護雪南逃出去把消息報告上級？



總之，一定要有一個人逃出去。除非粒子束的競賽勝敗已定，美國——西方國家也一樣——非常需要太空之狼人造衞星，只有它才能遏止侵略者。

想到這裏，〇〇七忽然發現一項可怕的事：目前在西方世界中，只有一個人能夠避免巨大災難……

……那就是詹姆士·龐德。

# 第十八章　閃電戰術

龐德渴望自地下道鑽出，到星辰如鑽夜色如緞的夜晚中。事實上，他却是在烏雲密佈炎熱潮濕的白天現身路旁。遠處閃電連連，雷聲轟隆。

他深呼吸一口，希望吸到新鮮空氣，但是却嗅到叢林的鬱悶氣味。龐德又把鐵蓋移回原處。

他在會議大廳舞台下面躲了很久，不敢出聲動作，呼吸着發霉的空氣，差不多待了九個小時。現在他覺得最好能洗個澡換套衣服。

一天的工作在午後完畢，等外面沒有人了，龐德才爬出去——他心中一直盤旋着天狼行動的細節；位置，運輸方法，武器，約會地點，動手計劃。他已經完全知道謝央山空防司令部總部即將發生的危險大事——除了一件，誰將扮演觀察大員四星上將。

大廳已空無一人，他心中知道這件任務的重要性。『太空之狼』是西方國家最重要的防禦設施。

它們可以阻止核子攻擊的威脅。任何緊急狀況可以使高空的『太空之狼』衞星作用——它保護着每個大陸。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都祕密地獲知這種情況，也知道謝央山的空防司令部可以發射、控制及操縱『太空之狼』。

龐德知道改變控制中心的事，它相當有道理。沒人懷疑這個計劃在粒子束發展成功之前，有極大重要性。

龐德站在路邊尋找紳寶和雪南的影子。龐德又想到目前的情況，運貨卡車正準備把看上去十分清潔的冰淇淋，送到控制『太空之狼』的空防司令部總部。

已經快半夜了，還是沒有雪南的踪影。龐德不安地彎身接近叢林邊緣。到了十二點十分時，他聽見了紳寶的聲音，車側燈由樹林中的高地而來。

龐德看見雪南臉色十分緊張不安。她的眼睛滿是紅絲，反應迅速而緊張。她像龐德一樣，穿着黑牛仔褲和毛線衫。他跳向車門時，看見她身邊擺着手槍。

『他們在到處尋找我們，』她喘着氣說。『我繼續開車嗎？』

龐德叫她開向單軌車站。

『那邊可能不好，』她說。『他們封鎖了每條路。車站也有警衞。』

龐德抽出大自動手槍。『那麼我們要直衝出去。如果你再看見拒馬，由旁邊過去，他們總不能全部圍起來，無論如何我們都要衝出去。我有自珍珠港事件以來最重要的警告消息——只是他們這次非



聽不可。聽着，我必須對你說個清楚，雪南，萬一我們只有一個人能出得去。』

他開始說明，把重要的事實告訴她。然後她再複述一遍給他聽。『我們一起努力，詹姆士，我一個人做不到的。』

她沿着路邊走，有時下了大道駛過青草地。他們已經看見了搭拉。它周圍是一排排强烈的探照燈，遠處閃電慢慢地移近了。即使在車內，他們也聽得見暴風雨即將來臨的聲音。

最後反倒是暴風雨救了他們。沙漠的天氣一向多變而且變得十分激烈極端。他們沿着樹林掩遮的邊界牆壁前進時，狂風夾帶閃電雷鳴而來，後面緊接着一場豪雨。

他們幾乎看不見窗外，雖然雨刷全力地掃拂，但是趕不上狂風暴雨的速度。龐德探頭出去，離車站只有半哩路，雨點像子彈般打在車身上。

雪南說她知道單軌車已在位置上。『他們有計劃一大早把車開出去，』她對他說，又解釋，因爲重重警衞使她十分困難跑出來。

『最後我鼓起勇氣出去散步。馬克看見我，問我要做什麼。我只說想呼吸新鮮空氣。然後我像隻野兔般奔跑。』

『他抓到你了？』龐德問。

『當然，詹姆士。我過一會慢了下來，怎麼會抓不到。他很厲害。』

談到這裏，雨勢小了一點。

『好，』龐德立刻給她指示。『像魔鬼一樣開快車。別理會開槍，我們在裏面不會受傷。你只要能看見前面，一直開向單軌車的尾部舌架，進入運車室去。』

『你會開單軌火車？』車子出發時，雪南大聲喊。

龐德說，『凡事都有個開頭。』

他們在車站中走了一兩百碼，還沒有被人看見。然後有個警衞在雨中看見了他們。

龐德看見後面有車子開來，然後因爲又是一場大雨，失去了它的踪影。然後又由右邊出現了另一部，他們一同在車站中疾駛。雪南的頭向前伸，幾乎貼着玻璃，尋找車子的尾架。面對車燈，後面和右邊各一，在雨中忽現忽逝。然後紳寶輕搖一下，有顆子彈打在龐德這邊的鐵甲上。另外兩顆打在前方不破的牢固玻璃上。

天氣救了他們。雨勢和緩了一下，又最後一次傾盆而下，有如天空把一桶水全倒了下來。

『那裏！』雪南大聲叫，發現他們已自尾架邊駛了過去。她停了車，推上第一檔，慢慢把紳寶開上單軌車的斜面尾板上。

龐德懷疑追車在大雨中會發現紳寶的去向。現在雪南在黑暗的隧道中打開車燈，顯然後面沒有追兵。

一分鐘後，紳寶燈光照到大大的鐵滑門，他們衝進了貨車廂。

龐德叫雪南把門關上，他由紳寶上跳下，試試發現駕駛廂的門沒上鎖。他爬進去時聽見如雷鳴的



關鐵門聲音。

雨還下個不停，打在車廂的窗子上。在一些全是槓桿和儀表的駕駛台上有個小小座位，龐德看了一眼覺得十分放心，上面全有標記。一個紅鈕，下面兩個開關註明：『**透平：開／關。**』他的手按下開關，壓下按鈕，眼睛望着別的控制儀表。節氣閥是個鐵桿，可以以半圓形移動；煞車便在腳邊，二次設備在節氣閥右邊。他找到速度表、雨刷、車燈和一些按鈕，上面標着：『**門：自動。開／關。**』

他按下紅鈕，透平機轉動起來發出聲響。龐德把所有自動門全關了起來，開動雨刷和燈光，放開煞車，推動節氣閥的拉桿。

他想不到反應這麼快。火車抖動一下，輕盈地滑出車站。雪南在他旁邊，想看向車燈照射大雨滂沱的鐵道前方。

龐德增加馬力，又多了一節，看着速度表上升到每時七十哩，到了八十哩時，外面雨勢忽然小了，車前的燈光照得見長長的單軌。

另一邊鐵絲網出現了，雪南問他們怎麼出去。『他們正在等待，大散彈槍，電網，還有別的。』

『等到了再担心。』龐德增加速度，又大聲說不知道火車能不能衝得過那邊的車站。『如果我們在汽車內，應該可以保護自己。』

『可是這部車全翻倒就不行了，』雪南說。『那我們便自投羅網了，詹姆士。他們在那邊一定會架起路障。』

『而且他們正在等待，』龐德說。

單軌車向前行駛，速度增加，有如飄浮在柔軟的氣墊上。沒有震動，雨勢已停，前面的視界很清楚。

龐德沉思了片刻。他們大概走了有十分鐘。他把節氣閥慢慢拉回，叫雪南去拿她的左輪，把紳寶中的夜鏡拿出來。

她去後，他又把節氣閥再拉回一些，感到車速在輕搖中慢了下來。

『一分鐘後我要把車燈關掉，』他對走回來的雪南說。『現在只有這麼一個辦法。使用夜鏡，停止。你在這裏等，我由鐵軌上進去。』

燈光照不到的地方一片漆黑。這處暴風雨和雷電仍然未停。

龐德戴上眼鏡，拿出ＶＰ七〇，放在儀表盤上，放慢車速。然後他關上燈光。

他們慢慢地在暗中滑行。雪南站在龐德旁邊，一手扶着他的臂膀。龐德向外面看。在夜鏡裏，路軌慢慢轉彎，他必須判斷這裏離沙漠車站還有多遠。又走了一哩，又把車速減慢一節，然後完全關掉，拉上煞車。

駕駛艙有自己的滑門，雖然別的門可以自動鎖上，它仍然可以用手拉開。廂外一定有些鐵環，讓他至少降落一段距離。然後再往下跳。

龐德把他的計劃告訴雪南。『我有夜眼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指指夜鏡。『我把門打開，關了透



平機，我悄悄下去，你一個人留在車上。』

『詹姆士，注意那些鐵絲網。』雪南聲音顫抖，表示出她的心情。

『不用担心，我自己會小心。』他用夜鏡望着前面黑暗中的動靜。『如果他們在等——我確信他們在等我們——但是他們絕想不到我們會關了車燈停下來。如果我運氣不壞，至少他們會派個人出來看，我正是要他們那麼做。等我處理他們之後，關了電流，打開大門，立刻就回來。你在這裏的工作是殺——我是說殺死——任何想上車的人。你只准我一個人上車，好嗎？』

她非常堅定地說，『好。』

龐德開了自動門開關，停止透平機。正如他所期望的，門輕易地滑開。『好，雪南。儘快。』他望下看，抓住通向車廂底的鐵環。

龐德把夜鏡調整到最大亮度，由車廂躍出，慢慢向下移動。

到了車底時，他停下來沿着鐵軌看。他估計下面有十五呎高。而支持鐵軌的大水泥柱和鐵絲網間約有十二呎寬。

他抓住最後一圈鐵環，身體懸在空中輕輕搖晃，直到他能控制身體的振幅，又望了望下面，在適當時間放開手。地上堅固而平實。龐德彎着腿着陸時十分順利。

他一踏實地立刻抽出手鎗，沉靜地聆聽，眼睛望着夜鏡前方。

夜晚沉寂得出奇，大地散發出沙漠雨後的特有清朗甜香氣息。前方沒有一點響動。他把手鎗貼在

腿邊開始前進，他貼靠着路基的水泥柱壁，他很高興地看見，每三個柱子便有一個上面附有向上爬的鐵環扶手。

他不時停下來仔細聆聽。他雖然身材高大，但是行動却敏捷迅速得像隻貓。十分鐘後，他淸楚地看見前面的車站。

他們熄了燈光，使火車前進困難，現在他發現前方有了動靜。一個高高的人拿着散彈鎗向他慢慢走來，他也靠向柱邊。

那人的散彈鎗不是夾在腋下，而是待發的姿勢，鎗柄離肩頭幾吋，鎗口向下。

龐德躲到一根石柱後面去。過一會他淸楚地看到來人——龐德判斷那是個內行人，他也聽見那人均勻低沉的呼吸聲音。

警衞一定已本能地感覺到危險。他停在離龐德躲身石柱一呎外轉身聆聽。龐德看見了鎗管。

他等到那人準備走動時，忽然像眼鏡蛇一樣地致命出擊。龐德右手穩穩地抓住手鎗，狠狠地盡全身力量打出去。他在暗中出擊時，那人有所覺察。但是他知道得太晚了點。ＶＰ七〇的鎗管已沉重地打在右耳後的目標上。

傷者忽然斷斷地呼出一口氣，低哼一聲向後倒去。龐德想抓住昏迷的人，但是已來不及了。那人身體倒在鐵絲網上時，發出一道藍色閃光，把强大的電流送進身體。

肌肉燒焦的味道傳進他鼻孔，幾乎使他嘔吐。事情很快便過去了，警衞被電流擊倒，靜靜地躺着



，長鎗掉在龐德腳邊。

電擊在龐德夜鏡中造成强光，使龐德爲之目眩。他眨眨眼睛，跪下去拿起長鎗，把手鎗揷進鎗帶。散彈鎗裝了子彈待發。他的手碰到長鎗時，聽見鐵軌前約五十碼處有人喊叫：『兄弟？你沒事嗎？兄弟？你抓到他了？』

另一個警衞和死者一樣高大，由石柱與鐵絲網中央用電筒照射着走過來。龐德舉起溫徹斯特，對準來人大聲說：『站住不准動。把鎗扔下。你的兄弟已經完了。站住。』

那人站住了，不過他舉鎗瞄對着龐德聲音的方向。第一鎗響時，龐德已經躲在水泥柱後，由另一邊出來舉起長鎗。

那人向前衝，任意開鎗，希望有一鎗能擊中對方。龐德開鎗了，低而準確。目標的雙腿似乎向後折斷，鎗彈的力道使他前仆。他發出痛苦的尖叫，然後低哼幾聲，停止了。

龐德先搜查觸電的屍體，他找不到鑰匙，又慢慢前進，不知道畢馬克調了多少人到車站來支援。另一個警衞昏迷過去，可能還活着。他的腿被散彈擊中而破碎流血。

他徹底地搜查他，也沒有鑰匙。他想警衞一定是突然出來，把鑰匙留在車站裏，那裏也是保護網的控制站。否則便是還有人在等待捕捉龐德和雪南。

他慢慢走了過去，又裝好長鎗子彈，向低屋走過去。

寂靜，龐德走到月台，那裏有大大的馬達平台等待單軌車卸貨。

他站在屋邊在暗中向裏面看。

什麼都沒有。

龐德終于快步出來走進屋子，燈還亮着，裏面空無一人。連附近也沒有一點有人的跡象。

鑰匙放在近大熔絲開關的桌上，控制鐵絲網電流的開關也在旁邊。不到一分鐘內，龐德拉下主開關，拿了鑰匙，用長鎗拐向鐵絲網，確定上面沒有電力，打開大門拉到全開的位置，使他們可以駕駛紳寶長驅直出。

如果運氣仍然好，他們可以在阿瑪里洛打電話給有關人員。

他很快地回頭奔跑。受傷的警衞雖然還沒清醒，但是已經開始呻吟。他的兄弟則靜靜地躺着發出衣服肌肉燒焦的氣味。

龐德終于看見了前方的火車。它的曲線側體懸過月台邊，由水泥柱支持着。龐德不停地跳上最下的鐵扶手。月台上有個空間，約是三、四呎的加强鋼鐵——有水泥基礎——安裝在水泥大柱與鐵軌之間。

龐德站直身體，沿着支架爬向前方的火車。空間只夠他跪着移動，他可以看得見火車的側面。車門也開着，他方才拉着下來的鐵環正在他的下方。

但是距離太遠，他伸手夠不着。他站起身後退幾步，然後雙手併攏向前跳過去，但是一手抓滑了。



他身體角度顯然太斜。他輕輕彎腿向前移動。他眼睛望着長方形的鐵扶手，它一節由車廂下方向上而來。如果手滑，會摔到月台下面深處去。

這次他必須敏捷而靈巧。一旦他的手抓到鐵桿上，他必須再一躍而抓住扶手，而且要緊緊地抓住。

他深呼吸一口，彎着雙膝，重踢開月台，使用所有技巧使重心前傾接近火車側面。他一手抓住鐵扶手，但是抓得並不緊，他向下墜落，雖然只有很短時間，但是在他已經像是永久。然後他全身劇搖——一條手臂幾乎關節拉脫——他左手緊緊抓住鐵條。

龐德一手抓住鐵扶手身體搖晃了一兩秒鐘，他終于用雙手抓緊了它。他深呼吸一下，向上攀登。他的臉和車門齊平時，龐德喊，『是我，雪南。我回來了。我們立刻出發。』他氣喘吁吁地爬進了車廂。

雪南不在車廂裏。她也沒有回答他的叫喊。

龐德跳向控制盤打開燈光開關。火車內全亮了起來。這時，車門突然自動關了起來。他過去拉手動控制器，但是沒有效用。

龐德又回身叫喊雪南。他抓出手鎗向後面車廂走去。紳寶仍然在那裏，但是沒有雪南的影踪。當他站起身時，通駕駛廂的門，和那一端的門，同時地關閉了。

『雪南?』龐德高喊。『你在那裏?那些混蛋抓到你了?』

一個令他汗毛豎立的幽靈般聲音說，『哦，是的，龐德先生，彭約瑟太太跑不掉，跟你一樣。何不輕鬆點，龐德先生。先休息一會。』

那是陸華特的聲音，由擴音機中傳出來的。

龐德忽然發現另一件事情發生了，空氣中有種味道，很令人愉快，而有點刺激鼻孔。他又看見輕霧由地上細縫中裊裊升起。毒氣，一種毒氣，龐德知道。

龐德覺得自己遲鈍了起來，他頭腦思索了一會才起作用。氧氣。不錯，氧氣。他有氧氣。在汽車裏的乘客座下有氧氣筒。

他慢慢爬過去，心中不斷地說，『氧氣……氧氣……』不斷地再三說着。

龐德的手碰到車門，把它拉開，身體轉向車內。然後他覺得自己向下滑——在一個緩和的斜坡上——一個管道，通向灰色深淵，下面越來越黑，直到他似乎被射入太空，世界一片黑暗，所有知覺都已喪失。



# 第十九章　四星上將

龐德只有在很短的一點時間恢復了知覺，他知道自己是什麼人：詹姆士·龐德，英國情報局特派員，有特別雙〇的頭銜。〇〇七號。

這個知覺只延續了一兩秒鐘，然後便像飄浮于溫暖愉悅的水域中。他也聽見一個聲音在說什麼哈洛百利多。他知道那是一種藥品，一種鎮靜劑與催眠劑的藥物。然後是一下刺痛，針頭打進肉中。詹姆士·龐德不存在了。

上帝，什麼時候了？他一直在做夢。十分清楚的夢，大多數是惡夢，關于他在學院裏的夢。媽和爸，上帝讓他們靈魂安息。朋友，訓練，然後是受派的第一項職務。

詹姆士·貝克將軍在桌子上找電子錶。早上三點。不該再喝最後那一杯威士忌。應當戒酒。自從

升官之後，這種夜晚過得太多了。

他的頭又倒在枕頭上，滿身流汗，立刻又睡着了。

陸華特在紅外線玻璃中看着他，然後轉向布洛菲。『很好，』他尖聲說。『還有許多時間。我再灌輸他一些戰爭的經驗。』他拉過麥克風開始輕聲地說話。

在他們下面是間臥室，完全是軍中佈置，一個基地中，高級官員的臥室，只有幾張私人照片和一些記事簿打破嚴肅的氣氛。

詹姆士・貝克將軍在深沉的催眠熟睡中，他在枕頭上，不知覺到上面有低語的聲音。

『好，將軍，』聲音說。『你完全知道你是什麼人。你應當還記得你兒時的事，你自軍中的升遷。我把升遷再對你說明一遍。關于你的服役，和你現在的職務工作。』聲音生動而長久地訴說將軍在越南以前的工作，以及在越戰中的特別任務。有勇敢的行動與恐懼的過程，有絕望的時刻與朋友的死亡。有些事件講得非常入微，還配有聲音效果；武器的聲音和其他人的說話。

詹姆士・貝克將軍在睡中吶吶說話，轉個身又醒了。主，他覺得難過極了；他明早還有工作得做。非常重要。他又做了許多夢。他記得非常清楚，有如他記得他的妻子黛兒。越南：他夢見越南的血腥與悲慘。

他十分想叫喊黛兒，但是她的頭一碰到枕頭便進入夢鄉。如果他在半夜喚醒她，她會很不高興。將軍記不得經過多久時間，才替她找到合適的房子。她去再看第二次時，是週末嗎？他希望明早



會變得清醒些，否則去視察時會像個糊塗蛋。睡。好好多睡一會。再看一眼手錶才四點鐘。起床還嫌太早。他要多睡養神。

將軍又輕柔進入多夢的睡鄉。而陸華特在臥室外又輕柔地開始說話。

這種事以前只做過一次，而且那次的時間比較從容。他用手蓋住麥克風，對畢馬克說。『不壞，你知道。他內心裏眞正相信，他是個四星上將。二十四小時做到這種程度很不錯了。我現在要再加強一下。』陸華特說話時，通下面臥室的門打開，出現了馬沙的魁梧身材。他望了一下上方隱匿的地方，做了個動作，躡足地走到床邊拿起時鐘，按照指示調撥了時間。

陸華特又開始說話。他也覺得疲倦了。他知道，普通這種方法需要超過二十四小時以上的時間，但是要對方改變個性，即使較短時間也可以做到完全成功的地步。

龐德一被帶到莊中，他們便立刻開始。注射哈洛百利多及其他催眠劑，跟着的是短暫交替的音響催眠强迫灌輸，先給對象完全的引導，再使他復原，他有了新的記憶與新的身分。

他們也知道這種灌輸方法在幾天後，便會被對象拒絕。不過一天以內是不會有問題的。

龐德一開始便像根頑强的荆棘。有人會迅速地被孤立而破壞——立刻順從屈服。所以布洛菲起先另有指示。但布洛菲的心思十分縝密，而且具有彈性。

陸華特在賽車場失敗之後，變得必須留下龐德的性命。布洛菲對這點感到十分堅持。

本來他們打算另找一個人扮演將軍。陸華特對那人也已經加以試驗，直到了崩潰的程度。結果他

死了。

然後布洛菲引誘了幽靈黨的死敵到德州來，並且選擇龐德使他失去控制，現在時間已經不多，必須讓這個新將軍好好再睡三小時，陸華特認爲這是計劃中最具諷刺性的部份。龐德扮演將軍在謝央山成功後，會使多少人下不了台。

陸華特又談了十五分鐘，然後關上麥克風。『我只能到此爲止。他有點抗拒。但是我認爲他可以當你的四星上將了。布洛菲，我建議你自己對馬沙說明。那個自認爲是詹姆士·貝克的人，必須死在謝央山裏。』

布洛菲微笑了。『完全有諷刺性。我會辦到這一點。現在讓他睡覺。』

貝克將軍終于可以休息了。夢境已去，他睡得十分沉熟。但是當他醒過來時，却有另一種夢，性感得奇怪，關于只有一個乳房的女人。他甚至于想她在依靠着他，有時出現個他無法分辨男女的聲音。『詹姆士，』聲音說。『我親愛的詹姆士。吃了這些藥丸。來……』一手扶着他的頭，他覺得什麼東西餵入他口中，然後一杯水。他非常口渴，儘量不抵抗地多喝下去。『幾小時就生效了，』聲音說。『等到生效的時候，你就恢復正常。神幫助你，也幫助我這麼做。』

他醒來時，一個士官正送上熱噴噴的黑咖啡，那是將軍唯一記得的夢境。他自知沒有睡好，昨夜的宴會酒喝多了。



他嘴巴很苦，肚子不舒服，可是至少可以起來做工作了。

將軍剃了鬍鬚，洗了淋浴，開始穿衣服。他有時想，詹姆士，你穿上這身衣服似乎認不得了。將軍總是覺得在軍中熬到今天着實是不容易了。但是他如今是四星上將，有許多戰功，有美麗的妻子，合適的工作。當上美國空防視察將軍，的確不簡單。

敲門聲後進來的仍然是他的副官馬沙少校，他應將軍的叫喚，進來敬了個禮。

『早安，將軍。今天可好？』

『可怕極了，馬沙。我好像染上豬瘟，被拉過幾個沼澤，吃了什麼大便似的。』

馬沙笑了笑，『將軍，你不用怪你自己。昨夜宴會實在太過份了。』

將軍點點頭。『我知道，我知道。你可別——看老天份上，可別告訴我太太。我實在該戒酒，馬沙。』

『你要早餐嗎，長官？我們可以——』

『不用，馬沙。不用了。再來杯好咖啡。』

『我去，長官。送到這裏？』

『爲什麼不？然後我們可以安靜地重溫一遍今天的安排。我怕你必須處處提醒我。』

『啊，將軍。像你這樣好波士頓人，』馬沙站在門邊說。『你知道些可笑的事嗎？』

『你以爲我該聽聽？』

『嗯，還是波士頓的事。我聽見有個軍官說，他說你是眞正古老的波士頓世家，任何人聽你說話就……』

『如何？』

『可笑的事，長官，他說，「如果給貝克將軍一頂帽子和西裝，一把傘，你會以爲他由英國銀行走出來的。」』

將軍點點頭。『我知道，馬沙。越南有個英國記者以爲我是他同鄉。』他笑了笑。『你要我學紐約人說話嗎？』

馬沙笑笑，走出去端咖啡。

陸華特等在室外。『怎麼樣？』

『驚人，』馬沙搖搖頭。『我眞不敢相信。能維持下去嗎？』

『夠久的，馬沙少校。夠久的。你接到布洛菲的命令了？』

『我會很高興地親手完成。放心。現在，將軍的咖啡呢？』

五角大廈太空情報處裏，一個年輕上尉在上班前兩小時就來値勤了。夜班的人還沒走，但是沒人理會他。因爲他一向以勤奮熱心著名。

在這麼早時刻，主電傳機器並沒有人使用。這部機器是他的上司負責太空防衞單位的將軍專用的



。年輕上尉拿出一套鑰匙，它不僅可以用將軍辦公室，而且可以打開電傳機器。

上尉走進辦公室時，裏面沒有人，他輕輕又把門鎖上。然後開啓電傳機發報。

第一封電文是給科羅拉多州比德生美國空軍基地的指揮官。電文如下：

請準備

一、武裝待命小組，包括約二軍官、四士官及三十士兵，于本晨由公路抵達。

二、空防巡視官詹姆士●貝克將軍將乘直升機與小組同時抵達空防司令部總部作例行視察，請提供一切協助。請覆電並毀去本文件。

他在下方簽了他長官的官階與姓名。

十分鐘後，對方來電證實已悉。

第二件電文是給科羅拉多州謝央山空防司令部總部的指揮官。它寫：

謹此私下奉告巡視官詹姆士●貝克將軍將于今日訪問貴單位作非定期檢查。

請予以協助及招待。

切勿告知本人已事先通知貴單位。

請覆並毀去本電。

下面也簽了上尉長官的姓名官階。過一會回電來了：

指揮官本日公出，抱歉。本人將負責安排一切。

下面簽名的是代理指揮官的上校。

上尉笑笑，把電文正副本全撕成碎片，然後拿起電話撥個德州區號的號碼。

對方答應時，他問布萊克上尉在不在。

『對不起，先生。我想你打錯電話了。』對方的聲音高而尖。

『對不起，先生，我一定是撥錯號碼了。希望沒有打擾你。』

『沒關係，』陸華特說。『再見，先生。』

貝克將軍和他的副官馬沙少校走出軍官餐廳，兩個值勤的軍人向他尊敬地行禮。他們離去時，許多官兵向他行禮。至少有兩三個人對將軍說，『昨夜的宴會很不錯，長官。』

『我已經惡名昭彰了，』將軍咕噥地說。『今晚不行了，馬沙，注意今晚早睡。好嗎？』



『是，長官。』

直升機已在軍官餐廳前面的停機坪上等待，翅翼慢慢地轉動着。

『哦，不，』將軍喃喃地說。『我們坐這東西去，馬沙？』

『是，長官。』

『但願天氣很好。今天再要顛簸，我可受不了。』

『氣象報告很好，長官。』

當他們坐着喝咖啡時，將軍的副官說明了當日的程序。

『由這裏直飛比德生基地，那裏有兩卡車三十個軍人，幾個軍官幾個文職人員——陸上尉和另一個人。他們是去表演的。除非你認爲空防司令部的戰鬥中心需要考驗。你的車子和司機也在那裏等待，長官。』

『好。然後我們再去謝央山？』

『我們去二號大門。那是最好的路，一直到指揮官辦公室。你在備忘錄裏寫，目標是測驗指揮大樓的準備與應變能力。那是優先任務。』

『是，我似乎記得……』

『我們要指出一個問題，』馬沙說，『對，「太空之狼」的問題。』

將軍皺着眉頭。『記不清楚了，馬沙。是。我要他們把電腦磁帶交給我？』

『正是。「太空之狼」的磁帶有些規定。他們那裏所有的人都沒有把磁帶交給你，甚至于不讓你看。這項作業是試驗最高級長官命令的反應。』

『好，我們去試驗看。』將軍登上直升機和駕駛員打個招呼，綁好安全帶。馬沙接着上來坐在將軍旁邊。

過一會引擎轉動，小直升機向上升，繞了一圈，升起向西北方的科羅拉多州而去。



# 第二十章　深山基地

將軍又在飛機上小睡片刻後，覺得精神好了些。駕駛員轉身指着下面。他們在科羅拉多州晴朗無雲的天空中。遠方是岩石嶙峋的高高山峯。

幾分鐘後，他們向比德生基地和將軍的等待護醫部隊下降。馬沙扶着將軍下機，問他要不要檢閱站在機前的軍人。將軍望了那邊一眼，點點頭，走過去，一個像死人頭異常瘦削的上尉過來迎接他。

『陸上尉，長官。』軍官敬個禮，引導將軍視察部隊。

『我以前見過你嗎，上尉？』將軍望着陸上尉問。

『沒有，長官。』

他們走向軍用車，陸上尉離他們比較遠時，貝克將軍低聲問馬沙。『那個上尉，我相信以前見過他，馬沙。』

『你見過他的照片，將軍。』少校同樣低聲地說。『所有報紙都登過。一個整容醫生替他大大修補了一番。可憐的傢伙，整個臉在越南被燒焦了。』

『混蛋，』將軍低聲詛咒。

車隊頗爲壯觀，兩輛摩托車，跟着一部M一一三裝甲車，上面有兩人駕駛和一隊戰鬥部隊，沉重的十二點七公厘的白朗寧重機鎗架在鎗座上。

貝克將軍的軍用車接在M一一三後面，後面還有一部裝甲車。

將軍不認識他座車上的司機，將軍覺得他像是羅西摩山上的大雕像。他的士官制服非常之緊，但是他駕駛技術很好，而且很有禮貌。將軍寧願要自己的司機，可是他一時想不出司機的名字。

馬沙少校和將軍坐在後座，可怕面容的上尉坐在司機旁邊。小小的車隊慢慢由停車坪開向比德生基地，車頭一邊是將軍的旗幟，另一邊是美國星條旗。

柵欄立刻拉了起來，警衛和軍士們都向四星上將恭敬地行禮。

一小時內，他們一直沿着山腰軍用道路前進。這一區域有空軍和陸軍的警衛，可是沒有一個人企圖阻止他們檢查文件。車隊經過時，憲兵只是肅立致敬。將軍覺得十分奇詫——兩人騎摩托車，兩部裝甲車上的軍士。每輛裝甲車上他數過有十二、三個戰士，包括一個年輕軍官，三十二個人以上，加上他的司機、馬沙、上尉，這支軍隊至少有三十五個人。很好，都裝備了M十六和手鎗。馬沙、上尉和司機還有隨身攜帶的輕武器，一個將軍還能有更好的保護嗎？



『馬沙，你組織得非常好，』將軍高興地說。

『我只是打了幾個電話，將軍，你知道的。』

他們正在上坡，經過了一個指標，上面畫個箭頭，寫着：空防總部。

『那條路是去大門的，長官，』馬沙對他說。『我們由這裏再走五哩然後轉到邊門。那邊是控制室方面的便門。我想比德生基地已經有人通知他們，大門邊一定準備得很周到。』

『邊門也一樣會知道，他們不是傻瓜。他們全知道。不管由那裏進去，他們都一樣會在等待。』

十分鐘後，車隊又到了標着『空防總部二號門』的小路。『我們由這邊去，長官。你覺得沒事嗎？』馬沙伸頭仔細地注視將軍，上尉也轉回頭來。

『將軍不舒服嗎？』

『上尉，』貝克將軍說，『我沒事，很好。只是昨夜多喝了幾杯而已。』

上尉哼了一聲，將軍把它當作幽默感。

將軍轉向馬沙說，『我覺得像個木偶。你帶我走，好嗎？你帶領着我就行了。』

『放心，我們以前也做過這種工作。』

『當然，』將軍點點頭。上面傳來直升機低飛的聲音，有如跟隨着車隊。

他們到了一個在山峯中開鑿出來的峽道，兩邊是直陡的削壁，出了峽口左轉，灰色的道路加寬，塵埃隨車而起，一直到柏油路爲止。

前面是高高的山，在前方一哩遠處，有個堅固的大門，兩邊有高高的鐵絲網，鐵絲網間隔處有些柱子，上面放着擺動不停的攝影機。鐵絲網後面是依山壁建造的大堆房屋。

門前有兩個兵士。車隊接近時，有個回頭向大門右邊的房子中高喊些什麼。他們到離大門一百碼時，一個軍隊由屋中側門走了出來。

車隊放慢速度，摩托車退後保護着將軍座車的左右。第一部裝甲車已經轉右兜個圈子，車頭仍然對向大門。準確的軍事訓練。將軍感覺印象深長。這些人十分盡職守分。他轉向馬沙說。『你去介紹，馬沙，好不好？和以前一樣，不要過份，我留在車子裏面。』

馬沙少校似乎很高興，他放下電動窗，空防軍官——一個年輕上尉——走向座車。

是，將軍想，這邊也已經準備好了。他看着鐵絲網那邊有個榮譽衞隊在大門內的平地上列隊。

年輕軍官必恭必敬地敬禮，有如一生前途全看這次敬禮似的。馬沙冷漠嚴肅地對他說，『美國空防部貝克將軍來巡視你們的基地，上尉。』他遞給他一封漂亮的文件，上尉只看了一眼。他一眼便看得出是高級將領。

『很好，長官，』上尉笑着說。他轉頭命令打開大門。『我們很高興見到你，將軍。基地等你視察。如果有什麼事可以爲你安排使你此行更愉快……』

『此行不是爲了愉快，上尉，』將軍說。『我是來看你們的業務室，問些問題。你懂嗎，上尉？』



年輕軍官仍然帶着笑容。『我們服從你的命令，我們會替你做一切事。請開進去。』

『將軍要立刻進入山內，』馬沙說。

『是，長官。我們指揮官正在總部等候。到那裏沒有多少路。』

大門已經開了，他們駕車進去，一部裝甲車跟在後面。另一部在外面轉個頭向原路回去，它的部隊已經下車佔據了防衞的位置。一分鐘內，將軍的隊伍已經把空防部隊二號門封閉了起來。

座車停止後，榮譽衞隊立正行軍禮。『年輕軍官似乎隨便了點，馬沙，』將軍下車時喃喃地說。

『是。我會記下他的名字。也許以前沒見過視察將軍，以爲友誼是更好的接近方法。』

『記下他的名字，』將軍又說。

『你想不想檢閱榮譽衞隊，長官？』馬沙問。可是將軍雖然宿醉未醒，還是想一切照禮貌行事。

他慢慢走過隊伍，每隔三個人便停下來問些問題。

到最後一個，將軍辭退了指揮，又還了一禮，然後望着先前來迎接的空防部上尉，『好，』他說，『我要你，上尉，帶我去，和我的副官和這個上尉……』

『陸，』瘦瘦的軍官說，『陸上尉。』

『是，』將軍不友善地望了陸上尉一眼。『是，你，馬少校；和陸上尉，不要別人，只要我們四個，我們進去，我要見你們的指揮官。』

在將軍身邊的馬沙立刻說，『長官，你覺得五、六個人是否不妥——』

『不，少校。』將軍十分堅決。『他們不需要看見這些。他們會不解何以我們如此大張旗鼓。不，我們四個人進去看看。好，走。我不要整天待在這裏，我們四個人。』他還沒說便開始向前走向貼着石壁的一堆房屋。

他走在馬沙和陸上尉前面，空防部上尉急跟上去。『長官，指揮官……』

『怎麼樣?』

『哦，長官，我是說我們有個上校在等你。指揮官今天休假出去。我想你應該知道了。』

將軍點點頭。『不要緊。你們上校在也可以。』

在石壁前面的房子只是保護掩體，遮蓋住進口。這堆房子是鋼鐵建造，裏面只容納幾個行政人員，主要的目的是掩蓋進口不讓人進去。

年輕上尉還在說。『在大門——在那一邊——我們有地下停車場和其他設備。』他喋喋不休地說。『這只算是後門。』他們通過兩道鋼門，當上尉手壓在小屏風上，它便打開了。

鋼門後變了另一個世界。過道變成狹窄的包金屬板巷道，只能容一個人通過。它通向一個崗哨，那裏有四個强壯的海軍陸戰隊守着另一個鋼板滑門。

海軍陸戰隊外表十分威嚴，但是也合作而不加詢問。空防部上尉對他們說了句話後，一個陸戰隊員對白色對講機講了幾句話後，鐵門滑開時，他站在一旁。

將軍和隨從並不知道山內會有什麼。將軍心中則想起以往訪問過的軍事設施，雖然那些比較像是



電影的佈景。他想會有部電梯帶他們到地底，或是用煤車般的敞篷有軌車。

結果裏面沒有這些設備。進了門後他們已經到了山腹中的一間圓形房間——接待室，正在石壁之內。空調設備保持愉悅溫度適中的氣氛，地上鋪着地毯。

大桌子後面坐着些漠不關心的人員，他們負責電子追踪器、防竊聽器、武器與炸藥。將軍堅持先要檢查每張座子後，再去見滿是勳標的上校。上校後面跟着四個軍官，大多是少校階級。他們年齡都差不多，三十幾、四十出頭左右。

上校敬禮後介紹自己與人員，爲指揮官不在而抱歉，願意給『將軍一切可能的設備與協助』。

貝克將軍點點頭。注意到上校與同僚都有隨身武器。然後他介紹自己的兩個部下。

上校早上精神很好，忽然注意到驚訝的事實，將軍正式戎裝，可是他的部下却穿野戰服裝，身帶武器。他感到異常，不過不認爲有什麼差錯。他由控制室過來時，接到一項奇特的報告，說將軍的部隊控制並且封閉了二號大門。

現在將軍却沉默寡言，上校解釋說他的四個同事願意自動值班。『他們剛下班，有權離開。』上校驕傲地笑笑。『可是他們願意留下，使你能有個充分的簡報。』他繼續解釋，值班的軍官要視察不同的崗哨，主控制室和監視室。『當你值班時，那是六小時的緊湊工作。』他談起工作時，態度十分認眞。『値勤軍官在目前不方便回答你的問題，長官。』

將軍謝謝上校的周到思想，問他應該先看什麼。

『聽你吩咐，將軍。我們聽你命令。你要看任何東西都可以。我們是工作嚴肅的人，做的是特別的工作，不過我們讓你巡視一切，提供你一切資料。』

將軍認爲上校雖然嚴肅，但是忽然失去理性。一個負責軍官太隨便了點。然後馬沙少校說，『我想，將軍特別想看你們對「太空之狼」的控制，長官。』

將軍伸起一手。『現在我們不用匆忙，少校。上校對這個單位十分瞭解。這裏是全國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對，』上校高興地說。『如果這裏出了什麼事，我們一定第一個知道。我建議先去主作業室。』

『隨你便，』貝克將軍點點頭。

上校向兩扇防彈門點點頭，它正在安全人員座後半圓形牆壁的中央。

『你先請，』將軍跟着空防部上校走過柔軟的地毯，其他官員——包括馬沙和陸華特——跟在他們後面。

門那邊是條寬闊走廊通向T字形廊道。將軍看見左右都有旋轉推門。前面也有些相同的門，標着白色大字：**主作業室**。

上校讓開，將軍先過去，其他軍官恭敬地跟隨着。

裏面有個很寬大的觀察台，上面有高高的椅子，和厚厚的有角度玻璃屏風。台上的情景十分令人印象深刻。下面是個大戲院式座位，坐着一百來個男女，每個人都坐在一排電腦或電子儀表後面——按鈕盤、偵察器，和其他硬體。每個男女都在專心一意地工作，有時作些記錄，或向發話器說些什麼。



在前上方一面大的彎曲牆壁上，有三個大電子銀幕，每個都是世界地圖。三個銀幕上都有一個數字時鐘，標示出各地時間。最重要的是每幅地圖上都交叉地有些不同顏色在慢慢移動——藍色，綠色，灰白色，黑色，桔色，每條線都分成一節節的。

將軍輕輕的吹聲口哨。他記得以前也見過這種情景，但是不像這裏這麼規模宏大。『上校，如果你能過來向我們解釋這個圖形，我會十分感謝。』

上校開始說話。他解釋時的聲音單調而例行公事，說明主控室的目標。

三個銀幕表示正確的人造衞星數目，以及軌道上的其他太空硬體，最左邊的是美國設備，中央則監視所有新的指示。

中央銀幕也可以調整使之表現一切——美國與非美國衞星，以及它們的位置。

『這是所謂預先警報系統銀幕，』上校說。『任何外國把東西發射到太空中，立刻會顯示在中央銀幕上。』

三個銀幕的投影，是由下面戲院座的男女操縱的，所有資料來自許多來源。『任何新的消息都來自我們的一個追蹤站，或是地上，或是衞星上。』上校說話的口氣，覺得它們非常簡單，但是任何人都不能不對之畏敬。

上校還在說，『例如大鳥與鎖洞二號偵察衞星顯示在右邊銀幕上，但是他們的工作是由他們自己

的監視站監視，它正在走廊的另一端。自然，那些衞星發回的資料是送到別的站上去。

『如果，我們發現了新東西……假設那是來自蘇聯，立刻便會被我們偵知。幾秒鐘內我們的人造衞星數據系統便會送下詳細資料。我們會在知道新目標是什麼東西之前，便立卽行動。一切非常快速！不過這種事不常發生。』

他又繼續解釋，每個人造衞星系統有不同的總部和獨立的工作。例如氣象衞星把資料送到氣象台，天空的偵察之眼也一樣。

『我們可以說，像是警察在巡邏。』上校直接對貝克將軍說，『我們可以看見上面，加以檢查，傳送消息，採取行動。但是我們並不負責個別任務。』

『除了「太空之狼」，』馬沙在將軍右邊開口。

上校點點頭。那是特別的計劃，他說，『將軍要不要看「太空之狼」的指揮站？可能是我國最大的指揮站。』

馬沙少校和陸上尉同時替貝克將軍回答。『是，將軍非常想看「太空之狼」的指揮站。』

『悉聽尊命，長官。』上校帶他們走出主作業室，沿着走廊轉到左邊頂端的推門前面。『KS控制』，『殺人者衞星，』上校解釋後，走進大室。

裏面很幽暗。那邊牆上是個發光的電子銀幕，爬行的紅線穿越全世界。管理電腦與控制的是三個人，一個軍官兩個士官長。



『這裏，』上校揮揮手。然後他對三個控制員大聲說，『先生們，貝克將軍，空防部視察將軍。他來參觀。』

馬沙現在在將軍旁邊。『我想將軍此來目的，不只是參觀而已，』他高聲說。

貝克將軍轉向馬沙，正想發問。

『你記得，長官，』馬沙搶先說。『你是這裏的最高級長官。』

龐德皺眉四望。上校站在他旁邊，其他軍官擠在門口。陸上尉站在走廊上，正在上校部下的後面。

『長官，電腦磁帶和印出的表格，』馬沙在他右手肘催促他。

『是，對不起，馬沙。』將軍笑笑，然後提高聲音。『我不想打擾你們，先生們，誰是本指揮站的負責人？』

前行的軍官起立舉手。『長官。』

『你能不能把電腦磁帶和已有的報表裝盒拿給我？我需要拿去研究，』將軍鎭定地說。

負責的軍官慢慢的站起來，喃喃地說，『好，長官。』並且走向大控制盤後面去，幾分鐘後他拿出放磁帶的大箱子，上面是個鐵盤，裏面裝着報表。『將軍，還需要什麼嗎？』軍官問。

『不，就是這些，』馬沙替將軍回答。『把它拿過來。』

『太空之狼』計劃負責在幽暗中向他們走過來。

貝克將軍忽然以驚人的速度衝到上校前面，一手伸出去拉出上校槍帶中的手槍。

將軍轉身時便高聲喊，『站住，不可以交過去！你們大家和我一起抓起那兩個人。他們是冒充的！快，抓住他們！』

這事是發生在直升機飛去比德生基地的那天早上。

將軍因為昨夜的宴會而心神十分不安，他閉上眼睛想小睡片刻。他一輕鬆下來，便感到頭昏眼花，跟着是種奇特的心智經驗。

起初他以為很嚴重，像心臟病發作似的。他覺得昏暈，心中不斷有幻象出現。

那就像是迅速倒着放的電影片，其中夾雜些無法認清楚的奇怪事物。那是最近幾天的回憶，他升了官；越南的情形，以及再以前的景象——有如電影片帶他回到童年。

中間插進來的畫面却相當奇特。一個只有一個乳房的女人在餵他吃藥，至少他想到是她，因為他嗅到她的髮香，妮娜。塔拉。雪南。龐德。詹姆士。龐德。○○七。

將軍睜開眼睛，知道自己不是詹姆士。貝克將軍。他還是感到頭昏，眞相像自打開的窗戶進入他心中。

她讓他吃藥便是為了這個目的。龐德在直升機中一直在想，他是如何被痲醉與催眠的，他目前只有再裝假下去，等待最好的時機。

時機來臨了。



他轉身抓出上校的柯特點四五，龐德發現馬沙正在拔槍，並且大喊：『別聽將軍的！別聽他的！他是個瘋子！別聽他的命令！』

馬沙的槍拔慢了一秒鐘。龐德已經舉起手臂，兩聲槍響像雷鳴似的在室內迴盪。

馬沙被彈了起來。他身體懸空了一下，血自胸中流出，向後撞在牆壁上。龐德立刻轉身找陸華特。

骷髏頭已經不見了。

他鼓起權威，叫他們把電腦磁帶送回去。『上校，叫手下立刻行動。送我來的那些部隊另有企圖。立刻採取防衛行動。』

上校遲疑了一下，控制室中有死亡的氣息，另外兩個軍官拔出手槍，但是不知所措。由龐德來到這裏，已經體認出畢馬克毒藥的效力。他們絕對服從交出磁帶的命令。現在的任務是不能讓磁帶被人用武力搶走。

龐德高聲發號施令，這次是問陸華特到那裏去了。

『他走了——你射擊了——他那時便走了，』一個軍官吶吶地回答。

『上校，你的防衛行動立刻開始。通知附近的基地，你需要支援，』龐德命令道，聲音像是一聲聲皮鞭抽響。

這時大門方向傳來沉悶的轟隆聲響。

一個陸戰隊員在門口出現。他對在打電話的上校大聲喊，『反坦克火箭炮正對大門發射，長官！』

又是一聲，使主控室也隨着震動起來。

龐德望着陸戰隊員。『跟我一起來的那個軍官呢？』

『啊？』

『那個人的臉像個死人……』

『這邊有槍聲，他由我們身邊跑過去，長官，說是去求救兵。』

房間又震動，另一個火箭爆炸。『那就是他的救兵，』龐德說。『叫大家死守，上校已經通知出去了。本基地受攻擊，不是演習。是眞有情況。』

現在他們才知道危險。龐德轉向上校，『他們打算迅速地攻進來，』他說，希望自己保持鎭靜。

『他們用反坦克火箭進攻……』

『M七二，聽聲音好像是的。』上校臉如死灰。『我眞不懂。我們幾乎送出了……』

『放心，上校，不是你的錯。如果那些婊子兒打進來，用赤手空拳也要抵抗他們。我們有什麼防守的辦法沒有？』

上校遲疑地發出命令，龐德知道那是畢馬克的藥在發生作用。龐德叫他下令出去。『前面的守衞在抵抗，』上校呑口口水說。『我想，他們打得很好。援軍就要來了，問題是在這裏。在山裏面。他



們已經衝進大門，到了外面的接待室。我看他們已經接近門口……』

『前面的門戶攻破後，他們會進入窄道。我們有些什麼？』

『幾個手榴彈，一些小武器，一對AR十八。』

『把手提機槍拿來，快！』AR十八是最新式的手提機槍。它是全自動的，發射率每分鐘八百轉。彈夾有二十發子彈。他跟着上校跑向武器櫃。

龐德拿了武器覺得很順手，他自上校手中拿過彈夾，塞進軍服口袋，並且把一個插入槍膛。

他們由軍火櫃轉回身時，接待室傳來爆炸巨響，幾個兵士由通道退入室內。其中一個是先前來報告的陸戰隊員。『他們攻進來了，打破了通接待室的門，』那人氣喘地說，

龐德抵達通圓形大接待室門口時，他看見悲慘的情形。桌子被打碎，到處躺着些人，有些已死，

龐德看見他的手抓住肩上一塊破彈片，血自指頭間向外滲流。

有些受傷在痛叫。他對面的主入口有烟冒進來。

來犯的人一定到了窄道，一個個走進來，龐德想。他身體貼着牆壁，抓住武器。

他由眼角看見上校也採取同樣的姿勢。一個方才和他們一起在太空之狼指揮室的軍官仰躺在地上，喉嚨已被割破。龐德覺得畢馬克要償還的代價可太高了。

在濃烟中，幽靈黨的人一個個進入接待室。

龐德和上校同時開槍，把子彈射進通道。

『好像在桶中射魚，將軍，』上校喊道，因爲進入接待室的幽靈黨人一個個倒在地上。

上校與龐德用輕機槍殲滅來人。子彈使他們後仰側倒，忽然是一片死樣的寂靜。

最後烟霧消失，龐德不禁爲了死亡而皺眉。他又再裝上彈夾，安靜地等待着。

外面又傳來一聲爆炸聲，然後有人高喊，『上校？上校？長官？裏面有空防部官兵嗎？……』

『有，』上校喊，『說出你的階級姓名。什麼人？』

『我是卡特士官。他們在這裏完結了。另一部裝甲車在大門已被圍住。』

上校對龐德點點頭。『好了，將軍。我認識卡特。』

龐德認爲目前最好繼續當四星上將。至少不會有難以回答的問題。天狼已經保全了，現在他最關心的是林雪南。只要他一知道她的下落，便要去追踪畢馬克。

外面死傷更重。醫護隊正在療傷，抬走死者。一輛裝甲車還在燃燒，鐵絲網被轟了個大洞。

沿着公路那邊看不見的地方，偶爾傳來長槍的聲音。

『怎麼回事？』上校問使用通訊無線電的人。一個士官對他回話。更多援軍來了，另一部裝甲車也快解決了。

『我還是不懂我們爲什麼差點把東西交出去，』上校幾乎自言自語地說。『這件事使人很不好過。』

『過一會就好了。不怪你，上校。他們把我當作木鷄土狗……』



通訊人員對上校說，一哩外有架民用直升機。『一個女人。一直在呼叫，要求着陸。想知道有位龐德先生是否和我們在一起。』

『讓她下來，』龐德命令道。『我知道是怎麼回事。把她帶過來。』很可能是畢馬克用槍比着雪南或妮娜的頭。他記得車隊進來時，頭頂上便有架直升機。

『可以嗎，長官？』通訊員問上校。

『好。將軍已經說可以了。』

龐德走向通訊士官。『你不喜歡吃冰淇淋吧，士官？』他問，因爲他不管將軍怎麼說，仍然請示他的直接主管。

通訊士官拿出麥克風，搖搖頭。『我恨那玩意，長官。我看都不想看。』他困惑地望了龐德一眼，轉頭和直升機通話。

龐德向上校告退，說他會儘快回來。『任何問題，打電話給白宮。說你遇見一位龐德先生。他們會澄淸一切。』

上校顯然迷糊地望着白色飛機降下營區。它小心地避免燃燒的裝甲車，那是對畢馬克陰謀的最後紀念品。

小小的直升機緩緩下降，龐德只看見裏面坐了一個人。那顯然不是畢馬克。身體比較瘦小，穿着白色外衣和帽盔。

龐德走過去時，她已經開門跳了下來。

『哦，詹姆士，謝上帝，哦，謝上帝，你平安無事。』妮娜·畢馬克擁着龐德的頸子，緊得有如她再也不能讓他離開她。

他雖然疲倦，担心雪南的安全，渴望查明逃走的陸華特，追踪藏匿起來的畢馬克，但是龐德也覺得絕不願再讓妮娜離開了。



# 第二十一章　盧山面目

直升機低飛在路易斯安納沼澤地帶上空時，天色已經轉晴。妮娜傾身于控制盤上，想找到她說應該在下方的標誌。

他們只在空防司令部總部停留了幾分鐘，龐德像連珠炮似地對她發出問題。經過如何？她怎麼來的？她知道雪南的下落嗎？

妮娜紅着臉而興奮地迅速回答問題。以前在莊園裏，她丈夫教她駕駛直升機，一年前她考取執照。那是她個人的愉悅。

晚上醒來時——四十八小時以前的事了——她聽見些聲音。畢馬克似乎不在屋裏，所以她下去，看見陸華特和幾個人，他們抓住了雪南。

然後她丈夫來了；他發佈命令。她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知道龐德被帶上另一架直升機。她也聽

見畢馬克告訴他們，在事情過後在那裏會齊。『我不知道什麼是事情過後。他們又談起謝央山，如此而已。上帝，你穿這身制服可眞好看，詹姆士。來，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他還是過後告訴她。他現在必須知道幾件事。畢馬克在什麼地方？雪南怎麼樣？

『他帶她去路易斯安納。我知道地方——陸華特也會去那個地方。』她本來高興的臉容又憂鬱下來。『眞可怕，詹姆士。我知道他們會怎麼處置她。馬克曾經帶我去過那裏一次。我從來不想再去。那裏的人認識我——如果我們快點——我們可以趕在馬克和雪南之前先到。他們是由公路走。他們一直想殺的是她，我知道，詹姆士。我聽馬克說，上次用長腳毒蟻的目的，是想殺死她。可怕。他要你活着，要殺的是雪南。願上帝保佑我們準時抵達，因爲我猜得出來他現在是在怎麼對待她。』

幾分鐘後他們起飛了，現在經過穩定長程飛行，下面是一片河水沼澤。

龐德對妮娜的駕駛技術感到十分欽佩。她十分精嫻地控制着飛機，有如她每天都在飛行似的。

『哦，我有空就駕機出去，』她笑道。『總有辦法可以離開馬克一陣子，奇怪，我心裏覺得我有一天總會駕着直升機離開他。』

她開了大降落燈，慢慢地停下往下看，然後大聲叫：『那裏！就是那裏。就在兩條河水交界的地方。』

龐德在燈光中看得出來下面的房屋十分破舊。

『等着瞧，』她又笑了起來。『馬克有幾個人在下面照料房子。外表只是層殼子——像是一個盒



子似的。裏面像是王宮。』

她讓直升機斜飛下降，告訴龐德，她認爲在沼澤的遠處有個地方可以降落。『馬克在這裏準備了許多平底船；我不願用近大路的停機坪。最好不要讓他們知道我們來了。』

龐德同意。他希望和新布洛菲的畢馬克出其不意地相見。他心中想，幽靈黨在謝央山遭遇到徹底失敗後，現在會怎麼樣。

『我還沒向你道謝。』他轉過來望着專心要降落的妮娜。

『把你由謝央山拉出來？』

直升機搖晃一下，穩穩地向下降落。妮娜關上開關。引擎熄火，他們坐在裏面，機翼仍然嗡嗡地轉了一會才停了下來。

『不，妮娜。他們把我痲醉昏迷之後你幫我的忙。你怎麼進去給我解藥的？』

她停了一會。『哦，那個？唔，我總得想點辦法。顯然他們把你痲醉昏迷得很嚴重。我只好禱告沒有選錯藥。』

『你沒錯——可眞靈驗。非常快就復元了。你挽救了國家，妮娜，阻止了畢馬克和陸華特的陰謀。』

黑暗像牆壁一樣圍繞着他們。『你把經過情形告訴我，好嗎，詹姆士？所有經過。我只聽說了一部份——驚險，可怕。我覺得非常複雜。他們會不會眞的獲得一大筆金錢？』

『億萬。』龐德結束了這個話題。『我們先把平底船找到。我一身骯髒，需要洗個澡。在和你陰險兇惡的丈夫見面之前，要好好休息一下。』

『是，』她解開安全帶。『是，他十分陰險兇惡，對不對？』

他們在她所說的地方找到平底船。前面有盞狹窄光束的探照燈，馬達轉動後，她開了前燈。

他們到了老破屋外面的水域時，一盞燈似乎在門口涼台上亮起來。龐德伸手拿槍，妮娜用手制止他。『沒事，詹姆士。只是馬克的一個聾啞僕人。叫做老高。』

『好極了，』龐德喃喃地說。

『不是老高，便是女人，叫做蒂——一個好廚娘。是，我看見她了。老高帶領我們。』平底船靠在個小碼頭邊，聾啞僕人臉無表情地下來拴好平底船。老高向妮娜一鞠躬，但是不理會手放在左輪槍邊準備拔射的龐德。

她說的話不錯，走過了破舊朽爛的門戶，裏面完全是另一回事。你會立刻忘了外面的掩護，因爲內部美麗精緻，有獨特的格調。

妮娜和老高站在一起對他說話，她仔細地邊說邊打手勢向他吩咐，龐德在周圍看着厚重的絲綢牆飾，古董，和似乎是幾小時前才採下的鮮花。

『畢先生來過沒有？』妮娜問。

老高搖搖頭。沒有。



『注意，老高，』她又說下去。『你去把平底船收到別人找不到的地方，好嗎？』

他點點頭。

『再告訴蒂在主臥室裏準備食物飲料。』

老高咧嘴笑着點點頭。

『還有，最重要的事。懂嗎？最重要。畢先生正在回來的路上。他一乘平底船過來，立刻叫醒我們。立刻。好好守夜。你做好，我會給你好禮物。好嗎？』

老高點頭不停，好像要把頸子折斷。

『他會辦到，』妮娜望着龐德。『我們很安全，詹姆士。我們可以放心。馬克來了老高會警告我們；然後我們可以先準備好。』

『眞的？』

『絕對。』

她握住他的手，拉他上樓去。

主臥室非常寬闊，地毯十分厚，可以睡在上面舒適地入睡。床也是典型的畢馬克式；很大的四柱床，床頭板上刻着雕花金葉——上面有個大寫的畢字。

浴室中有很大的浴池和淋浴。龐德覺得這裏有臥室的一半大小。

過後他們圍着睡袍坐在床上吃美味的螃蟹秋葵湯，妮娜說本地人認爲這是最好的催情食物。

龐德剛到時已經筋疲力竭，他不知道是該感謝螃蟹秋葵湯，還是感謝妮娜的女性魅力。他們精神集中地做了幾次愛，雙方都感到一次比一次愉悅——然後他們關上燈，相擁入睡了。

起初龐德以爲在做夢，以爲槍聲只是立刻遺忘的惡夢遺跡。他立刻睜開眼睛，在暗中躺着，注意聆聽。

他知道是眞的了。又是兩聲。他伸手摸向妮娜，她已經不在了。

他打開燈光，抓向睡袍和點四五左輪，下了床。

睡袍還在，可是大左輪槍不在了，他明明記得放在床邊的。

穿上睡袍，他又關了燈光，向門口摸索走過去。房中還有槍聲的迴響。他想是來自樓下，他彎着腰在地毯上輕輕前行。

他又在梯頂停下來聽了一會。他似乎聽見樓下樓梯邊有開門的聲音。門下露出一線銀色的微亮。他想那是妮娜，心中不禁重跳。畢馬克已經來了，啞巴也沒有警告他們。要不然就是她想一個人去對付他。

他快步走下樓梯，在門邊停了一下，又注意地聽着另一邊傳來的窒悶聲音。慢慢那聲音成形，成爲低聲懇求的呻吟。龐德沒有等待，一腳把門踢開，正好看到畢馬克的最後一幕。

那是長長的房間。一張發亮的橡木桌子佔據了大部份空間。周圍擺着椅子。遠處的牆壁是玻璃的



，而大窗邊的畫面使龐德感到痲痺地站在門口。

那是個滑稽的場景。委頓地倚靠坐在牆邊的是紅臉的畢馬克，一肩和雙腿在流血，顯然是膝蓋和臂膀被三枚子彈擊中。粉紅的臉容改變了——一個恐怖而痛哭的孩童。

站在他前面的是全身赤裸的妮娜，她的美麗獨乳在強集的燈光下發亮。她拿着點四五柯特左輪，指着畢馬克的頭，他在痛苦中向她苦苦哀求饒命。大熊變得馴良而無助。

她似乎沒看見——甚至于沒注意到——龐德也站在房內。反之是他被眼前的情景震驚欲呆。

『我一向知道你沒全心全意在做這件事，馬克。』清脆的笑聲變爲沙嗄的粗話。

『不，馬克。我本來可以饒恕你，但是你沒有掩蓋你自己。英國人龐德全說出來了。我們把他安排好了——替他製造了新的人格——你進去了，無疑是由我床上爬過去的，因爲他對我說嗅到我的髮香。

『你去找他替他嘴裏餵了解藥，對不對？又是你的新愛人，馬克？你愛上了他？就像你喜歡那姓林的母狗？任何能動的東西，你都會動情？陸華特、我、林雪南、龐德。好，沒理由再多留你一會了……丈夫。』

當她扣扳機時，龐德跳了過去，但是畢馬克的頭已經變成一團血肉，血水濺在妮娜赤裸的身上。

『我的上帝，你這母狗。』龐德以爲他沒有罵出聲來。但是妮娜急轉回身，柯特左輪冷亮的鎗口對準龐德的胸膛。

她臉容已經改變，在光亮中，龐德看得見她變老了許多。頭髮散亂，眼中的黑火轉爲仇恨的光芒。這是計劃整個陰謀的眼睛。以前不管如何使用隱形眼鏡，如何化妝，恩斯特·布洛菲的眼睛永遠是黑的；黑得像死亡王子本人。

妮娜不平衡地笑了起來，笑容顯示出她的瘋狂。

『唔，詹姆士·龐德。終於會面了。我很抱歉要你來看這下流的事。我的確想放過他一命，但是你謝謝我給你解藥，使我改變了主意。我那時知道他非死不可。可惜。他有些事情十分有才能。我的組織一向可以用些有天才的化學家——像畢馬克這種人。但是這個人不能成大事，眞的。』

她向龐德走近一步，又改變了主意。『無論如何——我必須承認你在某些方面相當英勇——我認爲我們還沒有眞正的互相認識。我的姓名是妮娜·布洛菲。』她笑了出來。『我應該說，你名叫詹姆士·龐德，我現在要領取我的報酬。』

『他的女兒，』龐德的聲音低不可聞。

『我的報酬，』她又說下去。『我在你的頭上定個價錢，準備在適當時機領取。你奇怪嗎？奇怪我設法愚弄你們英國人與美國人？我們知道你會被派來——幽靈黨專家詹姆士·龐德先生。是，我在遙遠的地方設下陷阱，你來自投羅網。

『現在我要親手領取報酬。我想，你殺了我父親。我自小便聽見他對我警告關于你的事。馬克已去，現在輪到你了。』



她舉起柯特時，龐德突然跳到桌子旁邊，同時陸華特骯髒脆弱的身體衝進門，喊道，『這裏被包圍了，布洛菲！他們來了——到處都是軍警！』

她開鎗了，龐德看見頭上一吋的地方木屑飛濺。他轉身抓住最近的一張椅腳，扔向衝過來的陸華特，自己則猛向開第二鎗的妮娜·布洛菲衝過去。

子彈却打進陸華特的左胸，他像個陀螺般在牆邊轉動。他似乎釘住了一秒鐘，然後滑倒下去，像個支解崩潰的骨架，在身後流下一灘猩紅。

龐德聽見布洛菲驚呼一聲，因爲她當時還沒有站穩，他鼓起全身力量，抓起沉重的椅子，努力向她擲了過去。

椅子似乎凍結在半空中，她想低頭躲過它。但是龐德求生的意志加上對布洛菲家的深仇大恨，使他以每一滴力量向目標攻擊。

椅子的底部打擊在她的胸脯上面，四隻椅腳剛好釘住了她的四肢，很大的衝擊力使她倒向窗戶。立刻響起令人噁心的玻璃破碎聲音，然後是可怖的嘶叫。妮娜·布洛菲落在外面實地上，滑向沼澤邊的蘆葦莠草地上。

尖叫聲不停，龐德癡呆地站在窗邊注視着。當布洛菲落地時，一個外面覆蓋著鐵絲網的大鐵籠，由上方黑暗中落下。同時，破窗外面似乎活了起來。龐德看見鐵籠有個頂蓋，三面鐵柵，只有前面是向沼澤草地開放。

鐵籠降落下來時，房中的燈光暗了下來，但是仍有足夠的亮度看見蜿蜒爬上來的蟒蛇。至少有兩條——龐德也能感覺到附近還有一些——牠們巨大，肥胖，致命，長約三十來呎。

蟒蛇爬上嘶叫踢動的身體時，龐德聽見椅子像三夾板般破裂的聲音。然後叫聲停止。他感覺到另外有人走進房間，他認出有一個人的背影是他的老友林飛力。

林飛力跛着腳走向窗邊，他人造義肢上戴着黑色手套。龐德看見雙手舉起並且合攏。他轉開眼睛，聽着三聲鎗響，林飛力向每條蛇頭上開了一鎗，然後最後一鎗爲被壓扁可能還未死去的妮娜·布洛菲作個迅速的了結。

『來，詹姆士，』他旁邊的雪南帶他走出有死屍的房間。

幾分鐘後，她在沼澤的大廳裏告訴他，她在單軌車站裏的經過。『我無法把他們都殺死。你叫我把所有强行上車的人全殺死。他們至少有十幾個人。也許我們離開莊園時，他們已經躲在車上了。我只能趕快下車，對不起，詹姆士，我想趕上你去向你警告，但是事情發生得太快了。我不敢喊叫，似乎四處都是他們的人。我又看不見。我們一定是差之毫髮。我唯一碰到的是一具屍體。』

『怎麼——？』他問。

『我走路。一直在夜裏向大門走去。最後我終于到了阿瑪里洛，可是已經太晚，無能爲力了。由車站到鎮上中間沒有一點事。



『然後事情發生了，謝央山那邊的鎗炮聲大作，那時爸爸和許多人來了。他們終于找出畢夫人直升機的去向。所以他們一直追踪你到這裏。我早就告訴過你，她不是好人。』

龐德只是搖搖頭。他對事情還沒弄個水落石出。

林飛力走進大廳。『很高興再見到你，詹姆士老夥伴。』他的笑容仍然那麼幽默溫馨，使龐德覺得他永遠可信可親。『你要知道，我女兒眞正的愛上你了，詹姆士。』又是一笑。『做爲她的父親，我希望你把她變成一個忠實的女人——或是不忠實的女人。兩樣都可以，只要叫她少說話就好。』

『爸爸！』雪南叫，但是她震驚的口吻，不會使任何人受騙。

# 第二十二章　薄禮哂納

林雪南和詹姆士・寵德站在紐奥良維爾旅館，他房間的陽台上望着風景。下方附近什麼地方傳來彈奏鋼琴的聲音。雪南與詹姆士正在爭辯。

『你說過，如果我不是你老朋友的女兒，一切就不一樣了的話，詹姆士。你不能忘了那句話嗎？』

『很難。』自從詹姆士打過長途電話給局長之後，局長高興地叫他去度一兩個星期假期後，他變得沉默寡言起來。『不，〇〇七，一個月好了。這次你眞正可以休息一陣子。這次表現得十分傑出。』

『你說什麼，很難？』雪南變得兇狠起來。『你自己說過，詹姆士。你會把我抱上床，要不是—』

『要不是因爲你父親，是的。這件事不要再說下去了。』

『那又不是親屬通姦！』

『但是總是不好。』龐德心裏明白，如果事情眞發生了，倒也沒什麼不對。但是……

『好，我有時間要消遣。你也一樣。至少我們一起去度個假。』她手掌上擧，掌心向外。『不嚕嘛，詹姆士。我保證絕不嚕嘛。』

雪南立刻把雙手放到背後，像童年一樣做出可以說謊的手指交叉姿勢。

龐德嘆口氣。『好。只是爲了使你不再吵鬧。不過我要警告你，雪南，如果你想怎麼樣，上天饒恕我——我的年齡已經可以當你父親——你再糾纏不清，我會狠揍你的屁股。』

『哦，我保證。』雪南吃吃地笑了起來。

他們默默地站了一會，她尋找他的手。『那不是很美嗎？天空像絲緞，還有星辰？』

可是他們實在不知道，就在這個時刻，蘇俄境內近普勒西特克北方發出一枚火箭，向亞安吉南方而去。幾分鐘後，謝央山中空防司令部總部的主控制室，中央銀幕上響起嗶嗶的聲音與信號。幾秒鐘內，太空之狼的指揮站把一個有雷射武器的火箭，也架在發射台上準備自同一軌道去攔截不明物體。

太空之狼在等待，以後三十分鐘中，衞星數據系統認出，新的發射物是個隕星式氣候衞星。然後太空之狼悄悄地收回原位置去。



但是雪南和龐德對這件事一無所悉。他們只是靜靜站立望着星辰，龐德的手漸漸握緊雪南的手掌，他捏了她一下。『好，女兒，』他問，『你想去什麼地方？』

『唔——』雪南的話被電話聲打斷。

『嗨，詹姆士。』林飛力的聲音使龐德感到十分罪咎。『我在酒吧，這裏有個你的小包裹，老友，』林飛力對他說。

『過兩分鐘就下來。』龐德放下電話。『你父親。我猜他一定拿着根馬鞭。』他叫雪南等他，然後一同出去吃晚飯。

飛力不在酒吧間，旅館所有公共場所裏都找不到他。但是酒保告訴龐德說，剛才有個跛子來過。櫃台上有龐德先生的一個包裹和一封信。

不錯，一個包裝美麗的沉重小包。還有一封打字齊整的信。裏面還有個封着的信封和一封信。『先開包裹，』它寫。『那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送來的。再拆信封，飛力。』

龐德把包裹拿到酒吧，要了杯伏特加馬丁尼，點上一支特製香烟，小心地打開小包。裏面是個盒子，就像裝昂貴珠寶的箱子。蓋子上有總統的印記。

龐德慢慢打開扣子掀起蓋子。在特別絲綢墊子上，有把銀柄的特製點三八左輪。鎗管上刻着：『**致詹姆士·龐德，謹謝特別服務。**』下面的頭銜及簽名是美國總統。

龐德關上盒子，撕開另一個信封。

一張小心手寫的卡片。上面寫：『致詹姆士•龐德。以小女——或且你願意稱她作其他名份——作為薄禮，敬請哂納。』

底下簽名是『林飛力』，當龐德讀着它時，他知道和雪南計劃的假期會充滿嬉笑歡愉，以及一直是種柏拉圖式的關係。

可是在樓上等待龐德的雪南，心中却另有想法，他們兩個人都頑固得像騾子。

林飛力坐在前往機場的計程車中，不禁對自己微笑。

（本書完）



# 跋

一九四一年。伊安•佛萊明陪同高佛萊上將前往紐約，商談與美國建立情報組織間的關係。佛萊明在紐約結識了威廉•史蒂文生爵士（以『沉默的加拿大人』見知於世），兩人成了終生莫逆。史蒂文生讓佛萊明參加一項對抗洛克菲勒中心中日本密碼專家的祕密行動。後來佛萊明把這次任務，寫在第一本〇〇七小說『皇家夜總會』中。史蒂文生也把佛萊明介紹給威廉•唐諾萬將軍，後者新任新聞協調官，這次工作後來演變成，戰略局局長和中央情報局局長。在唐諾萬的請求下，佛萊明寫了一篇很長的備忘錄，描述一個祕密組織的結構與功能。這個論文以後成爲戰略局及後來中情局的章則，爲了表達謝意，唐諾萬送了佛萊明一把點三八特製左輪，上面刻着：『敬謝特別服務』。

約翰•戴法托爾　迪拉華大學

（譯畢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

# 當代名著精選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每週出版一種新書
優先評介當週『全美最佳暢銷小說金榜(BEST SELLERS)』上的新書
同時評介當代歐美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
國內讀者參加『皇冠讀書俱樂部』每週收到新書一本每季新台幣九九九元共收新書十五種

**1** 嫵媚的面具　VICTORIA HOLT著・陳旻苹譯
扣人心弦的死亡悲劇和年輕孤女的曲折遭遇……寫作二十周年的最新紀念傑出名著………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四元・美金五元一角

**2** 別愛陌生人　HAROLD ROBBINS著・林靜華譯
從孤兒院裏的混混・妓院的保鑣・海軍英雄和雜貨店跑街・到紐約賭場老大的歷程中……新台幣一百一・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3** 那接棒的人　HAROLD ROBBINS著・余國芳譯
財富、權勢、名譽、女色的貪婪橫奪中・這羣傳播事業的掌握者・最後終於發現了…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4** 風去無痕　BELVA PLAIN著・陳旻苹、林靜華譯
這個勇敢的醫生家族・三代都在傳統壓力下掙扎奮鬥・從窮鄉僻壤走進繁華都市的路途…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5** 嚮往 HOWARD FAST 著•張 時譯

江紀東高大强壯•當他雙手執鎗走近魂牽夢繫的家鄉時……比『根』更具震撼力的鉅著•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6** 白宮大血案 M. TRUMAN著•張 時譯

花花公子的美國國務卿在白宮裏被謀殺•總統的千金和無數神祕的女郎被捲進這場………新台幣八十元•港幣十二元•美金四元五角

**7** 杜鵑休向耳邊啼 M. H. Kingston著•張 時譯

移民生涯中傳統與鄉愁的掙扎•中國男性生命中神祕而奇妙的……繼女鬥士後又一鉅著•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8** 哈安瑙小姐 D. DU. MAURIER著•徐鍾珮譯

年輕勇敢的女郎•在戰爭•愛情•與生離死別的衝擊之中•訴說出驚濤駭浪的偉大故事•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9** 紡月的女神 MARY STEWART著•張 時譯

美麗機智熱情的英國女郎•不知不覺地踏進這一場希臘叢林中撲朔迷離的謀殺陷阱………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10** 燃燒的凝視 STEPHEN KING 著•茅及銓譯

她的眼神可以點爆物體•人身•甚至一座城市•這個八歲的小女孩却被政府特勤機構追殺……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六元

**11** 諜夢尋謎 KEN FOLETT 著•陳旻芊、林靜華譯

隆美爾能否突破防線決定於這通密電•但是當熱情的肚皮舞孃和美麗的埃及女郎也涉入………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六元

**12** 比翼之歌 PIERRE LA MURE 著•張 時譯

音樂偉人孟德爾遜生來是個天之驕子•周旋在美貌的妻子和熱烈的情婦間最後却因爲……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13** 古鏡雲烟 MARLYS MILLHISER 著•林 瀅譯

無可奈何的女郎•婚禮前夕從古鏡中穿越時空回到老祖母的時代•無奈地面對着……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14** 第二夫人 IRVING WALLACE 著•張 時譯

兩個一模一樣的美國總統夫人•一個在莫斯科•一個在華盛頓•都爲愛情與生命掙扎……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15** 夏威夷 J. A. Michener 著•雲菁、孟絲、張時譯

公認『最偉大小說』成名經典鉅著•完整刻劃出這方樂土的慾望•奮鬥•衝突和多采……新台幣一百六十元•港幣二七元•美金九元

**16** 我友我鄰 AVERY CORMAN著•陳旻芊譯

『克拉馬對克拉馬』原著者的新著•廣告界的佼佼者放棄了事業•家庭•財富而重歸……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17** 我曾經愛過 INGMAR BERGMAN等著•張時等譯

九篇當代最負盛譽名家的精華作品•愛情•懸疑•刺激•尖銳深刻的人性剖析令您難忘•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18** 豪門恩怨(上) SUSAN HOWATCH著•鄭光立譯

在這上下二冊鉅著裏你將闖進一個豪富世界的核心•一個冷酷無情而飛黃騰達的銀行投資家由於他一向慣於支配主宰周遭一切及……

**19** 豪門恩怨(下) SUSAN HOWATCH著•鄭光立譯

兩個富可敵國的豪門家族•因上一代的私密•仇恨延續到世世代代的……上下二冊合計新台幣二百元•港幣三十元•美金十一元四角

**20** 礦工的女兒 LORETTA LYNN著•陶曉清譯

今年提名奧斯卡金像獎呼聲最高的電影名著•全美家喻戶曉女歌手的一生坦誠的敍述……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 21 水都奇遇

D. DU. Maurier著 • 費禮、張時、心寧譯

威尼斯的水色如畫・古老的街巷充滿……全書集鳥・愛娜・逍遙遊水都奇遇四篇佳作・新台幣一百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 22 不飲更何待

C. Freeman著 • 林靜華、陳旻苹譯

一個女人發現自我的動人歷程・她離開家鄉到紐約闖天下・美貌和努力使她成爲……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 23 好望角（神約第一部）

J. A. Michener著 • 施寄青譯

被推崇爲『本世紀最偉大小說之一』・背景是美得驚人的南非・以特具風格的筆調將…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 24 南極星（神約第二部）

J. A. Michener著 • 施寄青譯

被推崇爲『本世紀最偉大小說之一』・背景是美得驚人的南非・以特具風格的筆調將…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 25 隱藏的目標

H. Macinnes著 • 种衍倫、戴國光譯

海倫・麥錫妮曾任職英國情報局・以她處理偵探小說獨到手法・把一連串的線索在…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 26 山林之神

K. Hamsun著 • 劉晞儀、鄭永孝、夢天譯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諾特・哈姆生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書・並加『乳泉』『夢碎山林』……新台幣九十五元・港幣十二元・美金五元四角

## 27 逸園狂歡

VICTORIA HOLT著 • 林靜華譯

維多利亞・赫特以其充滿浪漫懸疑的迷人風格・繼『米蘭夫人』『嫵媚的面具』又一鉅著・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 28 色誡

LAWRENCE SANDERS 著 • 余國芳譯

高佑大——他的名字就是一篇玩笑人生的開端・當他挾著矮小的身形鑽入驚心動魄…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 29 金色的陰影

VICTORIA HOLT著 • 施寄青譯

意志堅強・果斷勇敢而美麗的譚珞萊・因爲黃金失去了唯一的親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 30 頭腦失竊記

ROBIN COOK著 • 陳旻苹譯

一位年輕的女孩到醫學中心取資料・一去不回・另外一位在手術台上死去・還有一……新台幣九十五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四角

## 31 裸殺

TREVANIAN 著 • 張　時譯

這個超級圍棋士和憑持『赤裸空無』爲武器的藝術家・同時是本世紀最昂貴完美的殺手・新台幣一百十元・港幣十九元・美金六元二角

## 32 第五騎士

Larry Collins著 • 戴國光、种衍倫譯

這顆相當三百萬噸炸藥威力的氫彈・爆炸時間和地點就在眼前・美國總統無奈地……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 33 千秋舌（華府春秋第一部）

A. S. Drury著 • 彭中原譯

國會山莊和白宮橢圓辦公室之間充滿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直到那一記閃電霹靂似地……新台幣一百六十元・港幣二十元・美金九元

## 34 大丈夫

IRVING WALLACE著 • 張　時譯

他是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黑人總統・外受俄國人的挑釁・內遭國務卿及國會領袖的……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二元・美金五元一角

## 35 舊歡如夢（上）

F. M. STEWART著 • 施寄青譯

這個偉大壯觀的冒險故事從一個貧無立錐之地園丁開始・要綁架美貌王妃而…上下二册新台幣二百元・港幣三十元・美金十一元三角

## 36 舊歡如夢（下）

F. M. STEWART著 • 施寄青譯

全書刻劃出一個移民美國義大利家族的百年恩怨及愛恨・情節緊張刺激生動・上下二册新台幣二百元・港幣三十元・美金十一元三角

**37　再見珍妮**　H. ROBBINS著・茅及銓、張時譯

珍妮從小不懂得愛・她的母親捲進醜陋的謀殺案中喪生・而她的繼父是全世界最卑鄙的…新台幣一百十元・港幣十九元・美金六元二角

**38　高貴之家（上）**　JAMES CLAVELL著・施寄青譯

廣東奶媽帶大的男子漢・英俊瀟洒又野心十足・他熟讀孫子兵法・介於正邪之間・他接收了家族產業・後在風雲際會的焦點掀起……

**39　高貴之家（中）**　JAMES CLAVELL著・施寄青譯

一顆燦爛的『東方明珠』・一丸光怪陸離人慾橫流的小島『香港』百年來一直是投機冒險・娼賭走私・情報詐欺的天堂・滋生出……

**40　高貴之家（下）**　JAMES CLAVELL著・施寄青譯

作者以雄壯大筆掃出這權力利益衝突・陰謀鬥爭暗殺・浪漫刺激的偉大故事・本書共三册新台幣三百元・港幣三十九元・美金十七元

**41　飛翔的愛**　ERNEST K. GANN著・鍾衍倫譯

一個孤僻的飛行員・一個天眞的小女孩・這架深山中失事的小飛機使他們面臨着一場……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二元・美金五元一角

**42　大海盜**　HAROLD ROBBINS著・鄭光立譯

這個位高而權重的阿拉伯家族繼承人・無窮的野心和慾望驅使他在全世界掀起無窮的……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43　有女爲伴**　MARY GORDON著・陳旻華譯

在五個女人和一個神父的呵護下，她這一顆掌上明珠漸漸長大，她却爲了自由而付出……新台幣九五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四角

**44　火爆行動**　WILBUR SMITH著・戴國光、施寄青譯

兩對瀟灑的年輕男女・一身度假打扮・他們帶著一對椰子登機・却引發一場驚心的危機・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45　大地之頌**　JAMES HERRIOT著・鍾衍倫譯

『大地之歌』作者的新著・年輕熱情獸醫在英格蘭鄉間溫暖感人妙趣橫生的親身經歷…新台幣一百十元・港幣十九元・美金六元二角

**46　月光石**　WILKIE COLLINS著・張　時譯

這一顆巨大而完美的稀世鑽石・反映出多少人的殘暴貪婪・更帶給多少人無窮的噩運……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47　剛果驚魂**　MICHAEL CRICHTON著・林靜華譯

兩男一女和一頭會手語交談的猩猩・配備最現代最先進的技術・深入最蠻荒險惡地區……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48　格殺勿論**　JOHN GARDNER著・張　時譯

〇〇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的最新最精采故事・只要您翻開第一頁就無法再放得下手…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49　紅色的墜落**　J. D. MACDONALD著・陳旻華譯

一個瀟灑迷人的多情偵探・一段牽涉到財富、謀殺、亡命騎士、性感演員的驚險戀情……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50　丁香島（上）**　M. M. KAYE著・施寄青譯

一個充滿正義和自信的美國上流社會女孩・千里迢迢・勇敢堅定的來到這個黑暗大陸的販奴中心・她一心想施展滿懷的改革抱負……

**51　丁香島（下）**　M. M. KAYE著・施寄青譯

何典娜・當她遭遇一連串奇異的……當她面對這個脫逃的奴隸販子時……上下二册新台幣一百八十元・港幣二十六元・美金十元二角

**52　魔鬼的抉擇**　F. FORSYTH著・湯新華譯

俄國公安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這一場極端爆炸性的危機・只有這一對戀人能夠……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53** 夢幻商人　HAROLD ROBBINS著•余國芳譯

由一部舊放映機開始•這野心十足的孤兒終於將好萊塢開拓成一片美麗的電影王國…新台幣一百二十元•港幣十八元•美金六元八角

**54** 沙漠之戀　JAMES A. MICHENER等著•張　時譯

詹姆士•米契納、伊力卡山、雷馬克三位文壇不朽大師三篇精選無比珍貴代表性鉅著結集•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55** 被遺忘的女兒　JOHN SHERLOCK著•陳旻萃譯

藍西倩擁有無比的美貌財富和事業，却得不到父親的鍾愛，當她承繼兩千億美元……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56** 大地之愛　JAMES HERRIOT著•种衍倫譯

大地之歌的第三部曲•鄉間獸醫的溫暖眞實生活•幽默風趣•全家大小喜愛的暢銷名著•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57** 孩子，你在那裏　BETH GUTCHEON著•施寄青譯

七歲的小艾力迷失在這個大城中究竟遭遇到什麼……而他年輕堅強的母親更遭遇到了……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58** 夏日千愁　GARSON KANIN著•彭歌譯

這是一本能夠使女人心碎的『男人的書』，也是本同樣能夠使男人心動的『女人的書』•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59** 高爾基公園　M. CRUZ SMITH著•戴國光譯

三具屍體躺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而這個獨斷獨行警探和電影公司黑眼女郎的戀情……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60** 夜渡關山　CLIVE CUSSLER著•湯新華譯

美麗聰明的女郎，當她嘗盡痛苦與狂歡的滋味，而身陷情慾、生死、責任的掙扎……新台幣一百二十元•港幣十八元•美金六元八角

**61** 殺手　HAROLD ROBBINS著•陳欣譯

他是義大利貴族、世界聞名賽車手、美麗女郎的剋星，同時是黑手黨的最後一張王牌……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三元•美金五元一角

**62** 狂犬庫丘　STEPHEN KING著•陳旻萃譯

這頭性情溫馴、忠厚可愛的兩百磅重超大型聖伯納狗•只因爲野地上的一次追逐居然……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63** 孽障　COLLEEN McCULLOUGH著•施寄青譯

『刺鳥』一書原著者五年來的新著•一個堅强美麗的護士和她的野戰醫院精神病患們……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64** 讀心人　C. TERRY CLINE, JR.著•王瑪麗譯

沒有任何人能夠欺騙他，當他透視出任何人心靈深處的祕密，當他掌握住世界的命運……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65** 蓋世梟雄　JACK HIGGINS著•湯新華譯

一個修女•一個情報少校•兩個仇視憤怒的黑手黨教父，和這場千萬聯軍繫命的戰爭……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66** 薪傳　HOWARD FAST著•張　時譯

這位美麗女郎曾經繼承億萬的財富•曾經遭遇殘酷的愛情悲劇•但是她却始終保持着……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67** 新城舊夢　JOHN IRVING著•林靜華譯

暢銷金榜冠軍名著•一個奇妙的家庭•一段坎坷的遭遇•和一部幽默感人深刻作品•新台幣一百一十元•港幣十六元•美金六元二角

**68** 飛鴿行動　IRVING WALLACE著•湯新華譯

影壇性感女神、伯爵夫人、神父、總理、市長和這位美國作家，都陷進這一項神祕的……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七角

## 69 波蘭風雲
LEON URIS 著 • 張　時譯

波蘭，終於震撼了全世界每一個人類的心靈，當這些前仆後繼、誓言犧牲的男女……新台幣一百四十元 • 港幣二十元 • 美金七元九角

## 70 美國的末日
PAUL ERDMAN 著 • 鄭光立譯

當您掀開美國經濟政治結合的內幕，當您涉足這些億萬元交易和陰謀的殘酷衝突之中……新台幣一百元 • 港幣十五元 • 美金五元七角

## 71 最後一吻
VICTORIA HOLT 著 • 林靜華譯

『米蘭夫人』原著者維多利亞赫特最新的一部傑作，一對遭遇波折、感人心弦的姊妹……新台幣一百元 • 港幣十五元 • 美金五元七角

## 72 此情可追憶
DANIELLE STEEL 著 • 陳旻華譯

一個浪漫美麗的公主，當她在戰爭中邂逅這位美軍少校，當她在寂寞中又遇見了那位……新台幣一百元 • 港幣十五元 • 美金五元七角

## 73 機緣
JACKIE COLLINS 著 • 施寄青譯

這個從街頭混混搖身變成財閥的漢子，當他那刁蠻任性、胡作非為的女兒將他……新台幣一百五十元 • 港幣二十三元 • 美金八元五角

## 74 第三死罪
LAWRENCE SANDERS 著 • 余國芳譯

性感美艷的女郎，每當她寬衣解帶，每當她神魂顛倒，而當這把鋒利的瑞士軍刀出現……新台幣一百元 • 港幣十五元 • 美金五元七角

## 75 魔胎
DAVID SHOBIN 著 • 种衍倫、戴國光譯

美麗熱情的少婦，墜入慾海難以自拔的年輕科學家，和這對邪惡結合的電腦和『魔胎』……新台幣九十元 • 港幣十三元 • 美金五元一角

## 76 夜半陌生人
MARY H. CLARK 著 • 陳旻華譯

神祕瘋狂的陌生人，黑暗角落裏的凶器，而這些受害的女郎和那個被蒙上不白之冤的……新台幣九十元 • 港幣十三元 • 美金五元一角

## 77 唱斷雲和月
MARIE R. RENG 著 • 施寄青譯

天真美麗的少女，當她陷入混亂動盪的戰爭歲月以及婚姻與畸戀的痛苦徬徨矛盾……新台幣一百一十元 • 港幣十六元 • 美金六元二角

## 78 魔鬼的獨奏
JACK HIGGINS 著 • 湯新華譯

他是舉世聞名的鋼琴家，也是風流倜儻的大情聖，却同時是神祕完美的超級職業殺手……新台幣一百元 • 港幣十五元 • 美金五元七角

## 79 浪子吟
HAROLD ROBBINS 著 • 林靜華譯

一個拳擊冠軍選手的故事，一段天涯浪子淪入犯罪集團勒索陷阱中的曲折刺激遭遇…新台幣一百一十元 • 港幣十八元 • 美金五元七角

## 80 大地之戀
JAMES HERRIOT 著 • 戴國光譯

『大地之歌』系列作品中最風趣生動、最詼諧幽默的一段感人肺腑的溫暖親切紀錄…新台幣一百二十元 • 港幣二十元 • 美金六元八角

## 81 火狐狸
CRAIG THOMAS 著 • 湯新華譯

米格三十一，代號『火狐狸』，唯一的選擇是到莫斯科去偷一架回來，但是到底誰去呢？新台幣一百元 • 港幣十六元 • 美金五元七角

## 82 燦爛宮
JOSEPH WAMBAUGH 著 • 茅及銓譯

比佛利山腳的狂歡殿堂 • 好萊塢影界的光怪陸離 • 色情藥物毒品和暴行變態公然泛濫……新台幣一百元 • 港幣十七元 • 美金五元七角

## 83 現代神話
CYNTHIA FREEMAN 著 • 陳旻華譯

一對充滿酸甜苦辣滋味的年輕夫妻 • 一段現實生活中充滿驚濤駭浪遭遇的掙扎與陷落……新台幣一百元 • 港幣十七元 • 美金五元七角

## 84 春月
BETTE BAO LORD 著 • 湯新華譯

華裔女作家包柏漪暢銷全美煌煌鉅著 • 中國時報連載期間備受歡迎故事極感人肺腑 • 新台幣一百一十元 • 港幣十九元 • 美金六元二角

**93 死亡拼圖**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這幅謎樣拼圖・引發了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間諜大戰・當最後一片生死關鍵……新台幣一百七十元・港幣二十七元・美金九元六角

**94 聖彼得堡夜客** KEN FOLLETT 著・施寄青譯

他的內心冰凍而野蠻・當他面對這兩個美麗的女人和這一場勢將改變世界命運的…………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七元・美金五元七角

**95 綠色誘惑** ANTON MYRER 著・种衍倫譯

被鮮綠色美鈔誘惑着的這對兄弟・同時愛一個女人・同時失去他們最珍貴的自我……新台幣一百三十元・港幣二二元・美金七元三角

**96 四個女人** JUNE F. SINGER 著・參倩宜譯

她們是童話中的公主・却各有一段隱密難言的過去・而當她們珍貴溫暖的友誼終於…新台幣一百二十元・港幣二十元・美金六元八角

**97 連環計** DICK FRANCIS 著・姜恩娜譯

一對正直善良的兄弟・被三捲神祕的錄音帶捲入一連串貪婪兇殘的復仇陰謀陷阱中………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一角

**98 兄弟之妻** ANDREW M. GREELEY 著・張時譯

神父也具有常人一般愛情謊言虛榮和性慾的人性掙扎・而當他和他兄弟的妻子陷入那段…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一角

**99 浪蕩女子** JEFFREY ARCHER 著・施寄青譯

她擁有過人的美貌和聰明才智・又繼承了龐大的環球企業・那份潛伏的野心終於…………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七元・美金五元七角

**100 最後的十二月** SAUL BELLOW 著・吳安蘭譯

諾貝爾文學獎主得獎後第一部作品・現今舉世公認爲『當代美國最偉大小說家』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七元・美金五元七角

**85 天恨** WILLIAM D. BLANKENSHIP 著・林靜華譯

一模一樣的雙胞胎兄弟，却有完全兩樣的天使和魔鬼個性，十七年後，當這項惡毒的……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七元・美金五元七角

**86 黑寡婦** CHRISTINA CRAWFORD 著・參倩宜譯

美艷如花的女郎，毒比蛇蠍的心腸，當她狠辣無情地一次又一次毀滅這些無辜的人們……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一角

**87 閣樓裏的小花** V. C. ANDREWS 著・龔珊麗譯

情竇初開的富家少女，意亂情迷的狂野畸戀，但是當龐大的財富待領，這四個無辜的……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七元・美金五元七角

**88 發燒** ROBIN COOK 著・陳旻苹譯

癌症研究中心的年輕科學家，當他面對前妻和愛女陷入相同的惡境，當他瘋狂的抵抗……新台幣一百元・港幣十七元・美金五元七角

**89 南與北** JOHN JAKES 著・施寄青譯

一部美國的冒險故事，一對豪門富邸出身的熱血青年，當他們的命運不可分割地…新台幣一百四十元・港幣二十三元・美金七元九角

**90 兔子發財了** JOHN UPDIKE 著・林靜華譯

本屆普立茲小說獎得獎鉅著，當『兔子』繼承了這家汽車公司，當他面對中年的壓力…新台幣一百十元・港幣十九元・美金六元二角

**91 大地之歌** JAMES HERRIOT 著・林瀅譯

哈利醫生的成名鉅著・當他跨出校門・踏進這個優美純樸・人情濃郁的英國鄉村……新台幣一百二十元・港幣二十元・美金六元八角

**92 馬可波羅行動** W. F. BUCKLEY Jr. 著・戴國光譯

赫魯雪夫藉酒吐露艾森豪的最機密談話・於是那架全世界最神秘的U－2偵察機起飛了…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一角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八五九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〇三

非常任務
FOR SPECIAL SERVICE

原　著：JOHN GARDNER
譯　者：張　時

發行人：平鑫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213422
出版經理：張柱國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　話：7213422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循心・雲　菁・余國芳・林靜華
种衍倫・戴國光・湯新華・林少岩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主　編：陳旻苹
美術設計：吳璧人・林莉娜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娍・鮑秀珍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101** 陌路緣　DANIELLE STEEL著・謝瑤玲譯
美貌高貴的巨賈夫人・當丈夫生命接近尾聲・當全然陌生的風趣男子再度開啓…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一角

**102** 外星人　WILLIAM KOTZWINKLE著・施寄青譯
『他』害怕而完全的孤獨，離家三百萬光年，深愛這個地球小男孩却又不得不…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一角

**103** 非常任務　JOHN GARDNER著・張時譯
詹姆士・龐德在坝機事件後與死灰復燃的幽靈黨再度展開驚險刺激的生死搏鬥…新台幣九十元・港幣十五元・美金五元一角